

舊



清野史  
第一編

蔡正題



# 清宮歷史演義

▲紀載清宮的穢跡趣聞儘情罄述

▲紀載清代的專制惡毒暢所欲言

◎淫后奸妃的層層黑幕和盤托出

◎外交內政的重重巨案完全披露

本書紀載清代宮禁之事實備極詳博上自佛庫倫吞果懷孕迄於隆裕后下詔遜位其中十三朝之宮闈軼事朝野異聞像那淫后奸妃之秘密外交內政之巨案莫不原原本本披露真相編者對此搜集千餘種之秘籍經越四五載之光陰方告厥成以作故語語有來因事事可徵信絕非憑空結撰之作品所可比擬且文詞淺顯雅俗共賞可作小說看可當歷史讀誠當代小說中之傑構也內容特色限於篇幅不克備載

書內附贈希世珍品銅版照像圖十數幀

▲全書十四冊 ▲裝一錦套 ▲定價洋二元

## 清 史 紀 事 本 末

△最新出版

△清朝實錄

▲欲知滿清開創歷史者

……不可不看此書

▲欲知滿清歷朝政治者

……不可不看此書

▲欲知滿清宮禁秘聞者

……不可不看此書

▲欲知滿清滅亡原因者

……不可不看此書

清代歷史首推東華錄一書乾隆朝重加修訂頗多諱飾之慮故後之編史者欲求徵信殊非易易本編博采羣書搜羅極富取諸中籍而不足更益以歐美日本之紀載提綱揭要語語可證欲知滿清之成敗得失者盍興乎來一冊一元



清野史  
第一編

蔡心題



圖 繪 像 繡

# 神州光復志演義

●是滿清第一的大說部

●詳載無遺

●光復事蹟

- 欲知……前清之始末事實者
- 欲知……前清三百年黑幕者
- 欲知……前清外交之失敗者
- 欲知……前清歷朝之人物者
- 欲知……前清十三朝政蹟者
- 欲知……前清開國時方略者
- 欲知……前清亡國之原因者
- 欲知……前清宮闈之秘事者

不可不讀

本書宗旨純正全書原始於滿清入關以迄民國初建演述光復事迹不偏不載紀倚詳實取材豐富搜羅舊編秘籍至數百種之多力求完備既爲說部之大觀且爲信史之巨製苦心結構一氣貫串非假小說之空中樓閣任意點綴者可比文筆警暢插圖精美洵可稱爲近時之第一才子書也全書分裝十六冊定價洋二元四角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627.04  
8467  
14  
v.1  
清季野史 例言

一是編所採輯皆清末遺聞逸事。足補正史之缺。

二是編仿叢書之例。采各家雜記。訂爲一編。

三是編悉出一時名人手筆。事既翔實。文尤雅馴。

四都門識小錄。述菴祕錄。原本甚多。其無關政治風俗者。稍刪節一二。

五多鐸妃劉氏外傳。及漢人不服滿人表。非專記清末事宜。不得編入。而

其事足資參攷。因收入之。而曰附錄。

六編中之作有成于前清者。語氣固自有殊。今一仍其舊。而于篇首註明成于某年。以示區別。

編者識



# 清季野史 目錄

- 一 中日兵事本末
- 二 庚子國變記
- 三 拳變餘聞
- 四 都門識小錄
- 五 述菴祕錄
- 六 故宮漫載
- 七 清室餘聞
- 八 慶親王外傳

## ● 附錄

- 多鐸妃劉氏外傳
- 二百六十年漢人不服滿人表



羅惇融  
羅惇融  
羅惇融  
蔣芷儕  
王无生  
劉識微  
遠生

胡蘊玉  
胡蘊玉

# 清季野史卷一

安吳胡寄塵編

中日兵事本末

羅惇融

朝鮮自前明隸中國藩服。脩職貢甚謹。與日本並國於東海。明萬厯間。日本豐臣秀吉大舉入朝鮮。覆其八道。朝鮮幾亡。明竭中國兵力。不足救之。會秀吉死。兵遽罷。八道復入於朝鮮。滿清入主中夏。鄭芝龍據臺灣。唐王魯王。憑海隅以謀恢復。疊乞援日本。皆拒之。自康乾以來。商船東趨日益衆。日本乃設奉行三員於長崎。以領華商。道咸後。中國既與泰西互市。立約開諸口岸。尙未與日本互市也。同治元年。日本長崎奉行遣其屬附荷蘭船載貨達上海。因荷蘭領事言於上海道吳煦。請依西洋無約諸小國例。專至上海貿易。并設領事官照料完稅。不敢請立約。通商大臣江蘇巡撫薛煥許之。聞於朝。是爲日本互市之始。三年。因英國領事巴夏禮。請許其商民自報吾海關完稅。七年。英國領事代請。許其商民至內地。給護照驗行。皆其大將軍德川時事也。明治三年。遣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謁直督李鴻章於天津。請依泰西諸國例立約。總署僅許通商。

而拒立約。前光力請於鴻章。卒許之。十年。其大藏卿伊達宗城來議約。前光爲之副。與鴻章議於天津。定通商條約三十三款。而禁運貨入內地。與西約蓋殊焉。十一年。前光復來求改約。鴻章却之。是冬。復遣外務卿副島種臣爲全權大臣。要改約。遂允之。十二年四月。改約成。互換於天津。先是。琉球船遇颶。漂抵臺灣。死於生番者五十四人。日本商民四。亦漂至。遇禍。種臣旣成約於天津。入都。呈國書。命前光至總署。言生番事。總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答之曰。番民皆化外。猶貴國之蝦夷。不服王化。亦萬國所時有也。前光曰。生番殺人。貴國舍而不治。敝國將問罪於生番。以盟好故。使某來告。昶熙曰。生番旣我之化外。伐與不伐。惟貴國自裁之。前光歸報。日本遂有征臺之役。同治十三年三月。日本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都督。征臺灣生番。先命廈門領事致書廈門道。呈閩浙總督李鶴年。言去年副島大使。得請於貴國。今將興師問罪於貴國化外之地。若貴國聲教所暨。則毫不敢犯。鶴年復語拒之。不聽。蓋自聞昶熙等答前光言。知中國不足畏矣。日軍薄社寮澳。登陸。熟番迎降。熟番於生番。世讎也。導擊生番。敗之。進焚村落。深入至牡丹社。生番伏叢莽間。時起狙擊。日兵不敢進。從道退守龜山。建都督府。闢荒蕪。

屯田爲久駐計。閩督聞於朝。詔海疆戒嚴。徵發旁午。命船政大臣沈葆楨爲欽差大臣。督福州水師赴臺。戒毋輕動。別遣閩藩潘蔚。臺灣道夏獻綸。就西鄉從道議。至琅璦灣。日兵露刃夾道立。爵等嚴詰從道。論辨久不決。爵作色行。從道挽之。謂我國暴師海隅。爲貴國征化外。闢荒穢。甯獨無報耶。爵曰。若速退師。甯償軍費。與草約三款而還。柳原前光以公使至京師。與總署議。久不協。將決戰。閩撫王凱泰率兵二萬五千將渡臺。日軍之屯龜山者。受暑瘴多死亡。思退兵。聞大軍至。益思言和。乃以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爲全權大臣。來議和約。辨番地界。兩月不決。英使威妥瑪居間。要償兵費三百萬元。巡視臺灣大臣沈葆楨電奏力爭。謂倭備雖增。倭情漸怯。大久保之來。中情窘急。而故示整暇。我當堅持之。廷議不欲遽啓戰事。乃允償金五十萬。九月。鈴印換約。日兵歸國。行凱旋禮。進從道爵。蓋自是益輕中國矣。光緒元年秋。日本以兵艦突入朝鮮江華島。毀其礮台。焚永宗城。殺朝鮮兵。掠軍械以去。復以兵艦駐釜山。要盟。方副島種臣之來議約也。乘間語總署。朝鮮是否我屬國。若爲屬國。則句我主朝鮮通商事。總署答以朝鮮雖我藩屬。而內政外交。聽其自主。我朝向不與聞。當時大臣闇於國際法。對外惟知自

大泊屢遣英法之役。惕於兵燹。遇事退讓。凡所要求。無不如志。其明告日本以朝鮮自主。實圖省事也。至是日本以兵脅朝鮮。而遣開拓使黑田清隆爲全權大臣。議官井上馨副之。赴朝議約。二年春。約定認朝鮮爲獨立自主國。互派使臣。並開仁川元山兩埠通商。日艦得隨時測量朝鮮海岸。中國視之漠然也。是年春。始派侍講何如璋充日本使臣。設橫濱神戶長崎等領事。三年。朝鮮以天主教事與法國有違言。介日本駐釜山領事調停。書稱中國爲上國。言候上國指揮。日本以交際敵體。何得獨尊中國。如朝鮮爲中國屬。則大損日本國體。嚴詞詰責。朝鮮上其事。總署致辯日本。謂朝鮮久隸中國。其爲中國所屬。天下皆知。卽其爲自主之國。亦天下皆知。日本豈能獨拒。其語不倫。日人弗顧也。五年。日本入琉球。滅之。夷爲冲繩縣。虜其主而還。琉球久在藩服。職貢甚謹。其王卽位。輒命專使冊封焉。至是詰日本滅我屬國。日人拒焉。是時以伊犁邊界與俄羅斯爭甚烈。方備戰。不能復與日本啓釁。琉球遂永爲日有。日人復以長崎假俄泊兵輪。中國不能引公法以爭也。泰西諸國。皆援日本通商朝鮮例。請通商朝鮮。中國諭朝鮮以相機因應。勿固拒。八年春。朝鮮遂與美國議互市之約。請蒞盟。鴻章派道員馬建

忠水師統領提督丁汝昌。率兵輪偕美國全權公使東渡。朝鮮國王先以國書致美總統。自明爲中國藩屬。所以請中國蒞盟之故。美使許之。乃定約於濟物浦。汝昌建忠監之約成。朝鮮命其臣齎美約。并致美國書。呈禮部轉總署備案。未幾。英法德三國皆遣使先後東渡。建忠爲之介。皆依美國例。先後成約。日本亦遣兵輪至。謁約事。其駐朝鮮公使屢詰約文。朝鮮不之告。乃叩於建忠。建忠秘之。約文及與西使磋商。皆主於建忠。朝鮮奉行而已。日人滋不悅。然無可如何。朝鮮國王李熙。以支派入繼。其父是應。柄國號大院君。頗拒外交。及王年長。親政。王妃閔氏。強宗專柄。裁抑大院君。大院君恆鬱鬱思逞。六月。朝鮮軍士以軍糧蠹腐。殺倉吏。執軍士數人置法。軍譁將變。大院君乘機使殺執政。率兵入宮。將殺閔妃。魯王及世子不得通朝。士遂殺日本練兵教師。堀本以下七人。焚日本使館。有預告者。日使花房義質逃而免。走歸長崎。時建忠歸國。鴻章以憂去。張樹聲署北洋大臣。聞朝鮮變。命建忠會丁汝昌率三兵艦東渡觀變。抵仁川。而日本海軍少將仁禮景範。已率兵艦先至。朝鮮惶懼。望中國援兵甚急。建忠上書樹聲。請迅入王京。執逆首。緩則亂深。而日人得逞。損國威而失藩封。汝昌內渡。請增兵。是時日

艦先後泊仁川。陸兵分駐濟物浦。花房義質將率師入王京。朝人大恐。樹聲命汝昌統七兵艦至於仁川。命提督吳長慶率所部三千人援東。便宜行事。朝命尅五日期。以七月初四日航海。初七日抵朝鮮馬山浦。師既濟。薄王京。長慶汝昌建忠入城。同候大院君。滅鷓從示坦率。大院君來報謁。從者五百人。長慶命部將納其衆而守之。與大院君筆談。設食。禁從官不得輒白事。大院君疑焉。語長慶使召從者還取衣。長慶出朝旨宣其罪。執而致之天津。朝命安置保定。乃幽之於蓮池書院。凡四年。其王李熙再上書請歸大院君。不許。仍許歲遣吏省問。熙亦不遣也。長慶既平朝鮮亂。駐師漢城。日人大失望。花房義質要挾不遂。聲言決絕去。朝鮮懼。畏建忠留之仁川。派全權就仁川議。朝鮮使請命於建忠。建忠授之辭。使磋商。乃朝人畏日甚。卒償金五十萬開揚華鎮市埠。推廣元山。釜山。仁川。行程地。宿兵王京。與長慶對鎮。若公同保護焉。是年秋。給事中鄧承脩。翰林侍讀學士張佩綸。請乘兵威。伐日本。責琉球事。付鴻章議。鴻章以海軍未備。渡遼遠征非計。覆奏不果行。朝鮮志士奮起言新學號維新黨。目執政爲守舊黨。相持甚急。光緒十年。維新黨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等。謀殺執政而代之。玉均

等曾游日本。曠日人。至是倚爲援。英植時總郵政。延中國商務總辦。及各國公使。與朝鮮各官宴於郵署。日人預其謀。公使竹添進一郎不至。預運械入使館。酒間火起。亂黨入。傷禁衛大將軍閔泳翊。殺朝官數人於座。外賓驚散。日本兵排門入景祐宮。金玉均等直入寢殿。挾其王。矯令速日兵入衛。殺其輔國閔台鎬等八人。次日。亂黨自署官。洪英植爲右參政。泳孝等管兵。議廢立。欲幽王使江華島。而日使欲致諸日京。議未決。而勤王兵起。朝鮮臣民籲長慶靖難。長慶責日使撤兵。不答。其臣民固請長慶兵赴王宮。及闕。日兵發槍拒焉。長慶疑國王在正宮。恐傷王。未還擊。而日兵連發槍斃華兵甚多。乃進戰於宮門外。金玉均等皆出助戰。王乘間避至北闕廟。華軍偵知之。迎王歸於軍。斬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殉。泳孝光範載弼奔日本。而日使自焚使署。走濟物浦。朝民彌仇日人。長慶聚其官商妻孥。衛之出王京。朝鮮具疏告變。命吳大澂爲朝鮮辦事大臣。續昌副之。赴朝鮮籌善後。日本派全權大使井上馨。至濟物浦。以五事要朝鮮。一修書謝罪。二卹日本被害人十二萬圓。三殺其大尉磯林之兇手處以極刑。四建日本新館。朝鮮出二萬圓充費。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鮮任建兵房。朝鮮皆聽命成約。而日

本怨中國乃愈深矣。光緒十一年春。日本遣宮內大臣伊藤博文。農務大臣西鄉從道。來津議朝鮮約。鴻章爲全權大臣。吳大澂副之。與議定約三款。一兩國屯朝鮮兵。各盡撤還。二朝鮮練兵。兩國均可派員爲教練官。三將來兩國如派兵至朝鮮。須互先行文知照。當時鴻章左右。皆不習國際法學。有此巨謬。成公同保護之條約。鴻章不之知。舉國亦無人詰其謬誤。猶泰然曰。朝鮮我屬國也。以至於甲午。遂啓大爭。成中國之巨禍。皆此約成之也。先是俄人以伊犁界務糾葛。將失和。以兵艦駛遼海。英人亦以兵艦至。踞朝鮮之巨文島。以泥俄人。及伊犁約成。英人慮擾東方大局。冀中國始終護朝鮮。屢爲總署言。總署漫不爲備。至是日人謀朝鮮益急。光緒十二年秋。駐英法德俄使臣劉瑞芬。致書李鴻章。謂朝鮮毗連東三省。一有搖動。震撼邊疆。宜乘其內敝。收其全國。改建行省。此上策也。如以久脩職貢。不忍刑其土地。則約同英美俄列強。公同保護。亦足以保安全。鴻章韙之上。之總署。總署不可事遂寢。鴻章亦深惜焉。光緒十五年。朝鮮饑。其咸鏡道觀察使趙秉式禁糶。日人詬焉。至明年。禁弛。日人謂其元山米商折本十四萬餘元。責償於朝鮮。朝鮮爲罷秉式官。許償六萬元。不可。日人至三易公使。以爭償金。

至光緒十九年。卒償金十一萬元。事乃寢。今總統袁公世凱時。充朝鮮商務總辦。朝鮮倚中國。其執政尤善袁公。日人深忌之。償金之役。久乃決。日人疑袁公陰持之。朝鮮執政閱泳駿。閱妃之族也。素疾日本。而國中新進。厚自結於日人。朝鮮亂事。金玉均。朴泳孝等。皆逃於日本。日人深庇之。朝鮮極欲得玉均等。李逸植。洪鍾宇。乃分往刺之。鍾宇。英植子也。痛其父爲玉均所煽。被誅。欲甘心於玉均。乃佯交歡之。光緒二十年二月。鍾宇偕玉均來游上海。同寓於東和館。日人所設旅館也。鍾宇擊斃玉均於旅舍。滬官捕繫之。以詰朝鮮。朝人謂玉均叛黨。鍾宇其官也。請歸其獄。自讞之。乃以鍾宇暨玉均屍歸於朝鮮。朝鮮戮玉均屍。以鹽漬其首。而擢鍾宇官。日人大譁。乃爲玉均發喪。赴者數百人。李逸植亦刺泳孝於日本。未中。日人捕獲逸植斃之。朝鮮不敢問。朝日之隙日深。而日人怨中國亦愈甚。圖朝鮮之謀。乃益亟矣。泊朝鮮東學黨變起。隸學者起於崔福成。刺取儒家佛老論說。轉相衍授。當同治四年。朝鮮禁天主教。捕治教徒。並捕東學黨。喬某戮之。某黨卒不衰。至光緒十九年。黨人詣王宮訟喬冤。乞昭雪。不許。請益急。乃捕治其魁數人。憤益思逞。民久怨政府。思暴發。黨人乘機煽之。光緒二十年春。乃倡亂於

全羅道之古阜縣。朝主以洪啓勳爲招討使。假中國平遠兵艦。蒼龍運船。自乃川渡兵。至長山浦。擊亂黨於全州。初戰甚利。亂黨逃入白山。朝兵躡之。中伏大敗。幾覆師。亂黨由全羅犯忠清兩道。兵皆潰。城陷。揚言直搗王京。朝鮮大震。來乞援師。鴻章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蘆榆防兵東援。屯牙山縣。按光緒十一年條約。電諭駐日公使汪鳳藻。告日本外部。以朝鮮請兵。中國顧念藩服。遣兵代平其亂。日本外務卿陸奧宗光復鳳藻書。謂貴國雖指朝鮮爲藩服。而朝鮮從未自承爲屬於貴國。鳳藻以聞。日本既聞中國出師援朝。亦以兵北渡。其駐朝公使大鳥圭介適歸國。因命其以兵八百先入王京。大隊繼至。前後八千餘人。命其駐京公使小村壽太郎。以出師平朝鮮亂。照約告於中國。總署復書。謂我朝撫綏藩服。因其請兵。故命將平其內亂。貴國不必特派重兵。且朝鮮并未向貴國請兵。貴國之兵。亦不必入其內地。日使復書。謂接本國復電。本國尙未認朝鮮爲中國藩屬。今照日朝兩國濟物浦條約。及中日兩國天津條約。派兵至朝鮮。兵入朝鮮內地。亦無定限。朝鮮亂黨。聞中國兵至。棄全州遁。朝兵收會城。亂平。而日兵至不已。中國約日本退兵。日人要改朝鮮內政。約兩國各簡大臣至。

朝代其更革。駐日使臣汪鳳藻復書。謂整頓內治。任朝鮮自爲之。我中國不願干預。貴國既認朝鮮爲自主之國。尤不應預其內政。至彼此撤兵。請稽和約專條行之。中國屢以朝鮮自主之文。彰諸公牘。而又屢稱朝鮮爲藩服。背馳已極。而總署以及外交官。不悟其大謬。至啓大爭。以迄喪敗。國中尙鮮明此義者。日本堅不肯撤兵。復書謂中日兩國同心預其內治。則朝鮮足以安全。萬不料中國概置不講。而但要我國之退兵。英政府善意調停。而中國謬執殊甚。若因此而啓兵端。實惟貴國執其咎。蓋其意已決用兵矣。日本以朝鮮請兵中國。皆閔族所爲。惡其執政閔泳駿。遂惡王妃。以執政親中國。疑朝鮮拒日。皆中國駐朝總辦袁世凱所爲。殊怨袁公。欲藉兵力改革其內政。去泳駿等。收其國權。以遏中國。故堅不肯撤兵。日兵皆據王京要隘。而中國屯牙山兵甚單。袁公屢約志超。電請北洋發戰艦至仁川。並增陸軍駐馬坡以備日本。鴻章始終欲據條約。要日本退兵。恐增兵益爲日本藉口。終不許。並戒志超勿以兵近王京。妨啓釁。各國使臣居間調停。皆無成議。日使大鳥圭介逼朝鮮完全自主。謝絕中國。朝鮮不敢從。鴻章屢議與日和。而日本索賠款三百萬。朝士大譁。以日本蕞爾。敢抗大邦。宜大張撻伐。樞

臣翁同龢握大政。脩撰張謇其門生最親者也。力主戰。並力言北洋軍之可恃。乃決備戰。而鴻章意謂不欲失和。朝野益詆鴻章。謂鴻章貳心於日本。其子經方久旅日本。曾納日婦。時論謂經方爲日本駙馬。鴻章與日本姻婭。乃始終言和。及喪敗賠款。猶謂鴻章有意賣國也。當海軍衙門建立時。醇親王奔謬爲總理。孝欽后大建頤和園。撥海軍經費三千餘萬。供建築費。奔謬向將順后。故后尤信任之。海軍費絀。設備多不完。惟鴻章知之深。朝野皆不習外事。謂日本國小不足平。故全國主戰。獨鴻章深知其強盛。逆料中國海陸軍皆不可恃。故甯忍詭言和。朝臣爭劾鴻章誤國。樞臣日責鴻章。乃不得已而備戰。時日軍已久踞朝鮮矣。日兵既據朝鮮王京。徧布水雷漢江口。以兵塞王京諸門。凡華人出入必搜索。華僑乃爭內渡。袁公赴仁川還國。駐朝華員均逃歸。六月二十一日。大島圭介率兵入王宮。殺衛兵。擄朝鮮王李熙。以大院君主國事。大院君於光緒十一年釋歸。方閒居也。矯王令流閔泳駿等於惡島。凡朝臣不親日本者皆逐之。事無鉅細。皆決於日人。袁公歸力言於鴻章。以不能不用兵之故。乃以大同鎮總兵衛汝貴率盛軍十三營發於天津。盛京副都統豐伸阿。統盛京軍發於奉天。提督馬玉崑統

毅軍發於旅順。高州鎮總兵左寶貴統奉軍發於奉天。四大軍奉朝命出師。慮海道梗。乃議盡由陸路自遼東行。渡鴨綠江入朝鮮。蓋迂遠甚矣。牙山兵孤懸。援師久不至。鴻章租英商輪高陞。載北塘防軍輔以操江運船載械赴援。日人預賄中國電報生洩行師期。以兵艦預邀之。截操江船。操江懸曰旗任掠去。日艦吉野浪速以魚雷擊高陞沈之。初光緒十年立海軍衙門於京師。建旅順大連灣威海衛礮台。十四年定海軍經制。以丁汝昌爲海軍提督。海軍大半閩人。汝昌淮人。陸將孤寄其上。大爲閩黨所制。威令不行。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蓋海軍之廢弛久矣。朝鮮變起。鴻章令濟遠兵艦率揚威平遠往護朝鮮。及日本兵大集。濟遠管帶閩人方柏謙以濟遠逃歸。鴻章方冀和。召諸艦悉歸。泊日本虜朝王絕海道。乃命濟遠威遠廣乙先後赴牙山。遇日艦先擊。廣乙受殊傷。逃焉。濟遠繼逃。日艦吉野浪速追之急。方柏謙豎白旗。繼樹日本旗。仍追不已。有水手發礮中日艦。柏謙生還。以捷聞。塞威海東西兩口。而朝鮮海上遂無中國艦隊。日艦縱橫海上。中國但爲防海計。不復能爭海上之權矣。湖南巡撫吳大澂自請赴前敵。至威海相

礮台。汝昌率全軍抵旅順。陸軍四大軍俱集平壤。海軍大發。集於大東溝。鴨綠江口。汝昌自坐定遠爲督船。與日艦相見。戰既酣。定遠擊沉其西京丸一艘。而中艦超勇沉焉。致遠最奮戰。與吉野浪速相當。吉野日艦之中堅也。致遠藥彈盡。督帶粵人鄧世昌。素忠勇。閩人素忌之。致遠戰酣。閩人相視不救。世昌憤痛決死敵。乃鼓快車撞吉野。思與同盡。吉野駛避。致遠中其魚雷。鍋裂。遂沈焉。世昌死之。全船皆殉。無逃者。而濟遠方柏謙不戰而逃。轉舵誤撞揚威。壞其舵。行愈滯。日艦至。擊沈之。濟遠既逃。廣甲從之。靖遠經遠來遠不能支。經遠管帶陣亡。日人擄焉。諸艦既爭逃。惟鎮遠定遠猛戰。日五艦繞攻之。定遠轟其松島艦。幾沈之。日海軍中將伊東祐亨坐船也。定遠亦受重傷。礮械俱盡。日既暮。日艦解圍去。定遠等脫歸旅順。濟遠已先歸。廣甲已抵大連灣。誤觸礁。不得出。越日日艦至。礮碎之。是役凡失五艦。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廣丙也。其存者惟定遠鎮遠來遠靖遠濟遠平遠擊甲七艘。已不能軍矣。汝昌立定遠敵樓督戰。中彈傷腰仆地。管帶總兵閩人劉步蟾聞戰震悚失次。洋員漢納根代其指揮。始能畢戰。汝昌歸於威海。鴻章命斬方柏謙於旅順。以鄧世昌死事上聞。得旨謚壯節。葉志超軍駐牙山。聞高

陞被擊沈。聶士成言於志超曰：海道旣梗，牙山絕地，不勢守背州公山利。江面與戰，可而勝，可據守以待後援，不勝猶可繞道出也。志超從之。日兵已逼成歡，士成率五營駐成歡。日前鋒至，獲迎擊勝。日兵大至，以無援敗。趨公州，就志超。而志超已先棄公州，行士成追及之。以兵單恐與日軍遇，乃繞道渡大同江，至平壤，與大軍合。兩日始達。志超以成歡之戰，殺敵相當，鋪張電鴻章，乃據以入告，獲嘉獎。奏保員弁數百人，賞軍士二萬兩。遂拜總統諸軍之命。是時中國軍隊並屯平壤。高麗之舊京也。朝民素親中國，聞大軍至，爭獻酒漿餉軍。而軍士殘暴奪財物，役丁壯淫婦女，衛汝貴軍尤甚。朝民大失望。志超抵平壤，統諸軍。志超素庸懦，不足服諸將。汝貴尤貪縱。左寶貴、聶士成皆忠勇善戰，而志超漫無布置。大軍聚平壤，諸將日置酒高會，築壘環礮爲固守計。日兵偵探隊至大同江，華軍聚而殲之。繼至者均逐去。志超以屢獲大捷，聞盛軍夜出哨，與毅軍遇，互疑爲敵，相轟擊，死傷甚衆。志超聚全軍爲嬰城計。日本分道來攻。馬玉崐守大同江東岸，血戰久。汝貴援之，日兵敗去。而左寶貴扼元武門嶺，日兵大隊至。志超將冒圍北歸。寶貴不從，以兵守志超，防其遁去。日軍猛撲寶貴軍，酣戰久，卒不敵。寶貴矢必死。

登城指麾。連中礮墮。地猶能言。及城下。始殞。部將死數人。日兵佔元武門。開城以納大軍。志超徧懸白旗。乞緩兵。馬玉崑聞元武門失守。奉志超令速撤軍。乃歸平壤。志超旣樹白旗。日人來議受降。志超乞率兵歸。日人拒焉。志超乃率諸將棄平壤北走。日兵逐之於山隘。兵潰。回旋不得出。槍礮齊擊。人馬枕藉。死二千餘人。被擄數百。而將領皆得生逃。軍儲器械。公牘密電。盡委之以去。朝鮮境內。華兵絕迹矣。當大軍屯平壤。朝命諸軍繼發。爲後援。四川提督宋慶。以毅軍發旅順。提督劉盛休。以銘軍發大連灣。將軍依克唐阿。以鎮邊等軍發黑龍江。皆會於東邊九連城。軍未集。而平壤軍已退。志超率殘軍萬餘人。過安州定州。皆棄不守。聶士成時在安州。以安州山川險峻。宜固守。以遏日兵。志超不聽。奔五百餘里。渡鴨綠江。入邊止焉。九連城與朝鮮之義州。隔水相對。界鴨綠江。大軍旣先後集。九連城。朝旨奪志超職。衛汝貴逮問。以宋慶接統諸軍。汝貴治淮軍久。以貪諂。至提督。援朝時年六十矣。其妻貽書曰。君起家戎行。致位統帥。家旣饒於財。宜自頤養。且春秋高。望善自爲計。勿當前敵。汝貴守婦誠。益避敵軍。敗逃後。日人獲其書。後引諸教科書。以戒國人。宋慶忠勇敢戰。然無調度。非大將才。諸將行輩相若。驟

稟節度。多不悅。故諸軍七十餘營。散漫無紀。又坐守江北一月以待敵。日軍全據朝鮮。軍實既厚。乃渡江來攻。逮九連城不守。長驅之勢成矣。宋慶駐中路九連城。以聶士成守虎山。九連城要隘也。日軍集於義州。作欲渡狀。中路嚴備之。而日軍乃潛襲上下游。其枝隊出東路。渡安平河。依克唐阿棄防走東北。奔寬甸。其義州軍乘夜造浮橋。達北岸。軍竟不覺。侵曉。日軍於南岸列礮隊。護其軍渡橋者數千人。銘軍潰。諸軍從之。獨聶士成尚保虎山。日軍環攻之。士成力不支。退而西。宋慶遣援軍來。而虎山已失。退渡鰲河。擠而死者相藉也。宋慶棄九連城。北趨鳳凰城。日兵分隊東下。豐伸阿聶桂林棄安東。奔岫巖州。於是東起安平河口。至安東沿鴨綠江境。皆爲日據。宋慶以鳳凰城不可守。退握大高嶺。以守遼陽州。日軍遂佔鳳凰城。時旅順圍急。乃詔宋慶回援旅順。而大高嶺之防。專屬於聶士成。日軍趨寬甸。依克唐阿遁。寬甸及蒲石河諸軍。望風潰。日軍分兵三路撲岫巖州。豐伸阿等棄城奔析木城。是時日第二軍已陷金州大連灣。進逼旅順。據東邊之第一軍。分兵出遼陽之西。與第二軍會。以斷大高嶺後路。宋慶回援旅順之師。屯蓋平。屢擣金州不得進。而豐伸阿聶桂林駐析木城。日軍駐牽馬河。以綴宋

慶兵而分兵撲析木城。豐仲阿聶桂林奔海城。日軍并逼之。復遁去。關外戒嚴。其東路聶士成駐大高嶺之軍。直鳳凰城西北。依克唐阿之軍。直鳳凰城東北。呂本元孫顯寅率盛軍守連山關。日軍至。本元等遁。遂逼大高嶺。士成守備嚴。乃移向草河口。依軍擊敗之日軍。乃棄連山關。聚兵草河口。橫斷聶依兩軍。聶士成屯分水嶺。以拊日軍之背。依軍夾攻之。陣斬一中尉。鳳凰城日軍以大隊來援。依軍連戰勝之。日軍退守鳳凰城。依克唐阿遣軍會士成趨鳳凰城。大戰於國遠堡。死傷相當。依軍逼斃河而軍。日軍夜襲之。多傷亡。翌日大戰於一面山。右翼兵擊死日軍甚衆。左翼兵先潰。右翼兵不支。遂退。中途遇伏。馬隊統領永山死焉。安東之日軍已西陷海城。遼西危急。詔依克唐阿移軍援遼陽。吉林將軍長順會宋慶軍與日軍相持。互有勝敗。聶士成請自率精銳出敵後。往來游擊。截其饜道。令彼首尾兼顧。敵乃可克也。諸帥不許。士成自率兵過通遠堡。逼雪裏站而陣。日軍致伏兵起。擊走之。鳳凰城日軍大隊至。士成預伏兵。張疑軍以待之。復敗日軍。是時遼東金復海蓋盡爲日本有。山東之威海衛亦燬焉。依克唐阿長順宋慶吳大澂諸軍屢敗於海城。疆畿危迫。詔士成入關衛畿輔。以江蘇臬司陳湜率湘

軍二十營代士成守大高嶺。鳳皇城日軍以兵單。故不復出兵四犯。而鳳皇城以北。遂鮮戰事矣。鴨綠江之戰。海軍敗後。不復能軍。日軍以兵艦至金州東之貔子窩登岸。以襲旅順。旅順形勝之險。爲海疆最。自光緒六年。經營軍港。建礮臺。凡十六年。置重兵守焉。東事起。旅順守將宋慶。大連灣守將劉盛休。並率所部赴防。九連城。鴻章別命提督姜桂題。程允和。募新兵守旅順。總兵徐邦道以馬礮隊協守。銘軍分統趙懷益募新兵守大連灣。日軍襲據花園港。餌土人導至貔子窩。運馬閱礮。十二日。海陸軍無阻者。徐邦道謂金州失。則旅順不可守。請分兵逆之。諸將各不相統。莫之應。邦道自率所部行。懷益部將請往備戰。懷益不許。曰。吾奉命守臺。不聞赴後路備敵也。邦道至。固請兵。乃分部隊隨邦道行。日軍大隊至。兵單將不守。電懷益告急。懷益方督所部運輜重渡海。作逃計。弗之應也。日軍遂佔金州。進逼大連灣。懷益奔旅順。大連險隘蔽旅順後路。軍儲最厚。懷益預括餽逃。大砲百二十尊。彈砲槍械無算。盡資敵矣。日軍駐大連灣十日。始向旅順。旅順諸將皆倉皇備逃計。懲大連軍儲之資敵。乃先輦糧餉還烟臺。不復作守備矣。營務處道員龔照璣聞金州陷。陸路絕。大懼。渡烟臺至天津。鴻章斥之。乃還旅。

順自照瓊之逃。軍民皇擾。船隲工匠。奪庫款大掠而行。軍中弗問也。旅順六統領不相轄。乃共推姜桂題主之。桂題闇於調度。相顧無措。徐邦道率殘卒歸旅順。憤痛思自效。請增兵。不許。請械。許之。乃率所部拒戰於土城子。大挫日軍。及大隊繼至。邦道軍饑疲。無援。乃退兵。照瓊先一日。乘魚雷艇遁於烟臺。黃仕林。趙懷益。衛汝成。先後遁。其部卒肆掠。奪民船而渡。日軍未至。而旅順墟矣。徐邦道孤軍再拒戰。傷殘幾盡。日艦已縱橫海面。其陸軍分踞礮臺。守兵皆逃。徐邦道。張光前。姜桂題。程允和。四將雜亂軍中。而奔旅順。遂陷焉。宋慶與日軍相持於海城。日軍攻缸瓦寨破之。宋軍退守田莊臺。旅順陷後。諸軍均奔復州。依宋慶。宋慶命章高元。徐邦道。張光前。守蓋州。自率軍北援。日軍撲蓋平。與章高元相持蓋平河上。高元鏖戰甚烈。日軍乃繞攻鳳皇山。張光前聞敵至。先潰。日軍遂佔蓋平。分軍夾攻高元。徐邦道方自牛莊移師還。合高元拒戰。不敵。敗退。姜桂題率銘軍來援。邦道請夜搗蓋平。謀克復。桂題辭焉。諸軍皆退營口。宋慶自率徐邦道。馬玉崑。兵萬二千人屯太平山。日軍猛攻之。邦道。玉崑皆力戰。却之。日大軍並集。邦道等敗退。日軍據太平山。依克唐阿。長順。以兵三萬人。圖收復海城。屢戰不利。李光久

以湘軍至。會邦道攻海城。皆不克。日軍踞海城。僅六千人。而宋慶所部四萬人。益以提督唐仁兼。駐奉兵萬六千人。凡五攻海城。不能拔。日軍堅守海城。綴中國大軍。以便海道。擾山東也。自平壤敗後。朝廷慮淮軍不可恃。乃思用湘軍。故湘將魏光燾。陳湜。李光久等。皆令募軍北援。召兩江總督劉坤一至。授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駐山海關。湖南巡撫吳大澂。及宋慶副之。大澂已先駐山海關也。大澂率軍圍海城。環海城而軍者六萬餘人。日軍逼遼陽。依克唐阿託詞援遼東移軍遁。長順隨之。魏光燾敗於牛莊。李光久棄軍逃。死二千餘人。虜八百餘人。軍械甚富。吳大澂棄田莊臺。夜奔入關。將士從風而靡。宋慶方以三萬人屯營口。而軍資皆在田莊臺。及大澂逃。宋慶回軍援之。蔣留希夷守營口。希夷遽棄營口遁去。宋慶扼遼河北岸。日隊盡以所獲礮列河遼南岸。猛攻守岸兵不支。日軍踏冰渡河。宋軍潰而西。而遼是河以東。盡爲日有矣。旅順陷後。海軍提督丁汝昌褫職。仍統海軍駐威海。兵艦旣弱。坐守而已。朝廷逮問汝昌。鴻章請以戴罪立功。日艦集大連灣。將襲威海。先攻登州。陷榮城。日艦二十五艘環威海口。外海軍方新敗。並匿不出。道員戴宗騫統綏鞏軍駐守北幫礮臺。以分統劉朝佩駐南幫礮

臺日軍奪楓嶺攻南幫後路。朝佩敗奔北台。汝昌恐砲臺不能守。命卸巨砲機件以歸。免資敵。宗騫持不可。何南臺陷。宗騫奔劉公島。日軍踞砲臺以臺之巨砲俯擊澳內兵艦。別以魚雷艇入口襲擊中定遠。傷甚。駛泊劉公島沈焉。復以魚雷襲來遠。威遠。沈之時來遠管帶邱寶仁。威遠管帶林穎啓。方登陸冶游未歸也。魚雷管帶王登瀛。率雷艇十二艘。欲逃出口。日艦追之。並擄焉。海軍水手並登岸。噪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乞生路。劉公島中大擾。諸洋員請姑許乞降。以安衆心。汝昌不可。諸洋員與兵輪管帶等已密有成議。欲以衆挾汝昌降。靖遠已爲砲擊沈。汝昌駐鎮遠。軍士擁護軍統領張文宣至汝昌所。噪圍之。營務處道員牛昶炳及各管帶至。相向泣。乃集洋員記事。皆主降。德員瑞乃爾入艙密告汝昌曰。兵心已變。勢不可爲。不如沈船燬砲臺。徒手降敵。計較得。汝昌從之。乃令諸將俟令。同時沈船。諸將不應。汝昌復議命諸艦突圍出。亦不奉命。軍士露刃挾汝昌。汝昌入艙仰藥死。牛昶炳乃集諸將推英員浩威作降書。仍託汝昌語鈐印。命廣丙管帶程璧光乘鎮邊艇懸白旗詣日軍乞降。日軍既受降。乃以康濟艦載汝昌櫬送於烟臺。海軍掃地盡矣。方東事初起。李鴻章已主和義。及諸城邑相繼陷。

朝意亦思言和。十月。侍郎張蔭桓至津。就鴻章議。未決。鴻章命稅務司英員德瑾琳東渡。齎鴻章致日相伊藤博文書。抵神戶。日官電達內閣。內閣謂私函非國書。德瑾琳非中國大員。非欽派不能與議。瑾琳歸。日人謂議和須割地。並償兵費四萬萬元。由美國公使居間。乃命侍郎張蔭桓。巡撫邵友濂。爲全權大臣。赴日本會議。瑞良。顧肇新。伍廷芳。梁誠等從。至廣島。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爲全權大臣。互校勅書於廣島縣廳。日人謂中國全權之勅書。非全權通例。以書告絕。蔭桓等力爭不得。遂歸國。日人致書美使。謂中國如誠意求和。當派位望素隆之大員。畀以全權。仍可隨時開議。蓋陰指鴻章也。正月十九日。命鴻章爲頭等全權大臣。赴日議和。以王文韶代爲直督。美使函告鴻章。言日本來電云。除先償兵費。並朝鮮自主外。若無商讓地土。及畫押全權。則使臣可無庸前往。鴻章請諸朝許之。鴻章乃行。挈其子經方。及美員福世德。參贊羅豐祿。馬建忠。伍廷芳等。從抵馬關。日本全權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等。集馬關。以春帆樓爲會議所。互勘勅書。伊藤博文要以大沽。天津。山海關爲質。始允停戰。鴻章不可。伊藤執愈堅。鴻章謂若不允停戰。請勿攻大沽。天津。山海關三處。先議和。

約。伊藤不可。乃先議約。二十八日。鴻章自會議所歸。遇刺客小山豐太郎。狙擊彈傷額。創甚。日皇深至歉意。遣醫慰治。歐亞輿論頗沸。乃允停戰。不索質地。訂停戰約。惟奉天直隸山東暫停戰。以二十五日爲限。伊藤以和約十款相要。限四日議覆。鴻章電告總署。言日款最要者。一朝鮮自主。二奉天南邊各地臺灣澎湖各島均割棄。三賠兵費三百兆兩。所索過奢。請密告英俄法三國公使調停。鴻章先覆伊藤。一朝鮮自主。須改日本所擬約文。二奉天南境難割棄。三賠款三萬萬。非力所及。伊藤復書拒焉。仍促速議。鴻章乃允割奉天之安東寬甸鳳凰城岫巖州四地。及澎湖諸島。賠款一萬萬兩。鴻章創已癒。復會議於春帆樓。伊藤再交約稿於割地款內減去寬甸。賠款減至二萬萬兩。分六期。七年償清。謂此次約稿中國但允不允兩言而決。勿糜時日。鴻章辨久。伊藤持愈堅。且限四日覆。鴻章電奏。得旨允可。乃互簽約。展停戰期二十一日。約互換於烟臺。約文大略。一朝鮮完全自主。二奉天南從鴨綠江溯江抵安平河口。致鳳凰城海城營口臺灣澎湖及所屬島嶼均割讓日本。三割讓界務。限一年畢事。四賠款二萬萬兩。分八次交清。五人民遷徙。限二年以內。逾期不遷。永爲日民。六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

口通商。七換約後三月內撤兵。八暫佔守威海衛。候賠款清償後撤兵。九俘虜不得虐待。十本約批准互換罷兵。十一定期在烟臺互換。既簽約。鴻章還天津。稱病不入都。而遣伍廷芳齎和約至。當鴻章未發時。朝命諸臣議和戰。及割地議起。朝野大憤。臺灣臣民爭尤力。及鴻章成約歸。中外諸臣章奏凡百十上。康有爲等數千人。上書尤激昂。朝意頗爲動。命鴻章改議。鴻章以全權簽約。無更改理。慮騰笑萬國。堅不從。樞臣孫毓汶。徐用儀。主速換約。主事何藻翔。羅鳳華。上書請戮毓汶等。以謝天下。不報。和局之成。美國爲介紹。英人頗陰袒日。而俄法德三國滋不平。日據遼東。俄引爲大害。三國駐日公使。力阻其議。而俄兵艦已紛集日本之長崎。及遼東。勢張甚。日俄本不敵。又新戰中國。斷無餘勇以戰俄。乃隱忍還遼東。三國公使告總署。遼東地不悉歸。毋批准換約。時朝廷意猶豫。乃命王文韶。劉坤一。議決和戰。文韶等言。瀋陽京師兩地。所關重大。務策萬全。以直隸言。如提督聶仕成。總兵吳宏洛。章高元。陳鳳樓等軍。均堪一戰。其榆關以迄遼瀋諸軍。未敢臆斷。今勢成孤注。與未議約前不同。乞飭下諸臣熟議。朝意乃決簽約。命道員伍廷芳。聯芳。爲換約使。赴烟換約。日本換約使伊東美久。治至烟。謂更易割遼

條約未奉國令。馬關約不可改。俄艦泊烟臺十艘。將備戰。伊東恐。電請國命。乃從歸遼。議夜半換約。時王之春以赴俄弔賀專使歸。道出法京。說法干預和約。以臺灣質法。議無成。駐法使龔照瑗密以電鴻章。鴻章慮破和約。乃電促伊藤博文。遂據換約。四月二十五日。命李經方爲割臺灣使。日本以樺山資紀爲臺灣總督。於日艦中交割。時日兵尙據遼東。俄法德三國嚴詰退兵。日乃索贖遼東費一萬萬兩。徐減至五千萬兩。八月三國公斷爲三千萬兩。日人要贖款償清後三月始撤兵。仍命鴻章與日使林董議還遼約。林董要約四條。一償款三千萬兩。二俄法德永不得佔東三省。中國亦不得割讓。三大連灣通商。四大東溝大孤山開商埠。議未定。而三國嚴責日本速撤遼東兵。乃僅償款三千萬。定約互換於京師。和議旣大定。乃先輸贖遼費三千萬兩。十月日本撤遼東兵。交還奉天南邊諸城。兵事乃告終焉。當中國盛時。日本不敢與抗。咸豐庚申中英之戰。敗釁開五口通商。英法俄美並爲有約之國。日本不得與。及伊藤博文來議約。謁李鴻章於天津。李鴻章卑視日本。其倨貴之態。伊藤不能堪。不敢與較。至馬關議約時。伊藤爲廷芳言。猶有餘憤。海軍之力倍於日本。以將校驕淫。結黨以脅其帥。丁汝昌非

習海軍。不足統馭。平時訓練不力。士卒嬉游成性。臨戰不能調度。方柏謙輩遇敵先逃。一戰而海軍燬焉。旅順威海。皆天險。經營十餘年。敵至皆委之以去。其後日俄之戰。殞士卒十餘萬。攻四閱月。僅乃克之。而是役失旅順僅數日。威海相繼陷。軍心先變。汝昌僅以一死免生降之辱。及海軍部立。乃鳩集當時生降逃竄之士。以謀海軍。率先請泊卹汝昌。復其官。葉志超以便滑致統帥。屯師平壤。望風先逃。諸軍雲集遼東。散漫無紀。以成敵軍長驅之勢。鴻章始終主和。而樞臣翁同龢與鴻章不睦。軍事既一以責鴻章。而樞臣又陰持其後。鴻章既倉猝備戰。而將帥又皆非才。是役敗後。一乃蹶不復振矣。日人懾於俄法德三國之威。忍辱以還遼東。全國引爲大恥。資中國賠款以興百政。培力既厚。遂有報俄之役。俄法德以仗義歸遼。責報殊奢。而中國復乖於應付。於是俄据旅順。大連灣。英据威海衛。德据膠州灣。法据廣州灣。以互爲鈴制。均權之說昌。中國乃不國矣。

庚子國變記

羅惇融

義和拳起嘉慶時。民間私相傳習。其時禁令嚴切。犯者凌遲死。燕齊之間。猶有祕傳其

術者。光緒庚子。毓賢爲山東巡撫。民間傳習義和拳。以扶清滅洋爲幟。時各省多鬧教案。外人逼我甚。民情益憤。聞滅洋說。爭鼓吹之。義和拳自山東蔓延及於直隸。聚衆稱義和團。遂圍涑水。縣令祝芾請兵。直隸總督裕祿遣楊福同勦之。福同敗死。義和團進攻涿州。知州龔蔭培告急。順天府何乃瑩格不行。以蔭培召變。免其官。慈禧太后以戊戌政變。康有爲遁。英人庇之。大恨。己亥冬。端王載漪謀廢立。先立載漪之子溥儀爲大阿哥。天下震動。東南士氣激昂。經元善連名上書。至千數人。太后大怒。逮元善。元善走入澳門。屢索不與。載漪使人諷各國公使入賀。各公使不聽。有違言。載漪憤甚。日夜謀報復。會義和團起。以滅洋爲幟。載漪大喜。乃言諸太后。力言義民起國家之福。遂命刑部尙書趙舒翹。大學士剛毅。及乃瑩。先後往道之入京師。至者數萬人。義和拳謂鐵路電線皆洋人所藉。以禍中國。遂焚鐵路。燬電線。凡家藏洋書洋圖皆號二毛子。捕得必殺之。城中爲壇場殆徧。大寺觀皆設大壇。其神曰洪鈞老祖。梨山聖母。謂神來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羣。呼嘯周衢。令居民皆燒香。無敢違者。香烟蔽城。結爲黑霧。入夜則通城慘慘。有鬼氣。神降時。距躍類巫覡。自謂能祝鎗礮。不然。又能入空中指畫。則火起刀

槩不能傷。出則命市人向東南拜。都人崇拜極虔。有非笑者。則僂辱及之。僕隸廝圉。皆入義和團。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護。稍有識者。皆結舌自全。無有敢訟言其謬者矣。義和團既徧京師。朝貴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學士徐桐。尙書崇綺等。信仰尤篤。義和團既藉仇教爲名。指光緒帝爲教主。蓋指戊戌變法。效法外洋。爲帝之大罪也。太后與端王載漪。挾以爲重。欲實行廢立。匪黨日往來宮中。匪黨揚言欲得一龍二虎頭。一龍指帝。二虎指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也。奕劻時充總理衙門大臣。鴻章則時論所稱通番賣國者也。時各國公使均曰危。俄使上書言他國將藉亂事圖不利於中國。俄與中國親睦。二百餘年。義當告總署得書不敢上。俄使欲請入見不許。五月以啓秀溥興那桐入總理衙門。以載漪爲總理。日本書記杉山彬出永定門。董福祥遣兵殺之。裂其尸於道。拳匪於右安門焚教民居。無老幼男女皆殺之。繼焚順治門內教堂。城門晝閉。京師大亂。有旨義和團作亂當剿。而匪勢愈熾。正陽門外商場。爲京師最繁盛處。拳匪縱火焚四千餘家。數百年精華盡矣。火延城闕。三日不滅。時方稱拳匪爲義民。莫敢捕治之。載漪等昌言以兵圍攻使館。盡殲之。太后召大學士六部九卿議。諸臣相顧逡巡。莫敢

先發吏部侍郎許景澄首言中國與外國結約數十年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止惟攻殺外國使臣必召各國之兵合而謀我何以禦之主攻使館者將置宗社生靈於何地太常寺卿袁昶力言拳匪不可恃外釁必不可開殺使臣悖公法聲振殿瓦太后怒目視之太常寺少卿張亨嘉力言拳匪宜勦亨嘉語雜閩音太后未盡晰姑置之倉場侍郎長萃在亨嘉後大言曰此義民也臣自通州來通州無義民不保矣載漪載瀛均言長萃言善人心不可失帝曰人心何足恃徒滋亂耳士夫喜談兵朝鮮一役朝議爭主戰卒至大挫今諸國之強十倍日本若徧啓釁必無倖全載漪言董福祥善戰勦回大著勞績夷虜不足倖也帝曰福祥驕而難馭各國器利而兵精非回部之比帝自戊戌幽閉後每見臣工恒循例三兩言而止絕不言事政是日獨峻切言之蓋知啓釁必足以亡國也侍講朱祖謀班在後力言福祥無賴萬不可用太后厲聲言汝云董福祥不可用誰其可者祖謀言若必命將則袁世凱可匪拳亂民必不可用載漪叱之載漪語狂恣帝默然而止廷臣皆出載漪剛毅合疏言義民可恃其術甚神雪恥強中國在此一舉聞者太息然畏禍莫敢言也是日遣那桐許景澄往楊村說敵

兵令無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幾死。洋兵援使館者。以兵少不敢進。至落岱而還。太后復見召大學士六部九卿議。太后曰。皇上意在和。不欲與夷戰。爾等可分別爲上言。帝曰。我國積弱至此。兵不足戰。用亂民以僥倖求勝。庸足恃乎。載漪曰。義民據忠憤以衛國家。不因而用之。以雪國耻。乃目爲亂民而誅之。人心失將。不可以爲國。帝曰。亂民皆烏合耳。各國兵利。亂民豈足當之。奈何以民命爲戲。太后慮載漪辨窮。戶部尙書立山。爲內務府大臣。最得太后歡。思得立山以助載漪。乃問立山。汝言如何。立山曰。拳民雖無他。然其術多不效。載漪憤然曰。用其心耳。奚問術乎。立山必與夷通。乃敢廷辨。請以立山退夷兵。必聽立山曰。首言戰者。漪也。漪當行。臣主和。又素不習夷事。不足任。載漪詆山漢奸。太后兩解之。乃命兵部尙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及立山。至使館。告勿調外兵來。兵來則決裂矣。次日復開御前會議。載漪請圍攻使館。殺使臣。太后許之。聯元力言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兵入城。雞犬皆盡矣。載漪怒。斥聯元方自使館還。懷貳心。罪當誅。太后大怒。立命斬聯元。左右力救之而止。大學士王文韶言。中國自甲午以後。財盡兵單。今徧與各國啓釁。衆寡強弱。顯然不侔。將何以善其後。願太后三思。太后大

怒而起。以手擊案罵之曰。爾所言吾皆熟聞之。爾爲夷人進言耶。帝持許景澄手而泣。曰。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太后陽慰解之。景澄牽帝衣而哭。太后怒叱之曰。許景澄無禮。旣罷朝。太后已決意主戰。載漪載瀛。剛毅徐桐。崇綺。啓秀。趙舒翹。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贊之。遂下詔。褒拳匪爲義民。給內帑十萬兩。載漪於邸中設壇。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夫小工。棄業從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爲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殺人刀矛並下。肢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慘無人理。京官紛紛挈眷逃。道梗則走匿僻鄉。往往遇劫。屢瀕於險。或遇壇而拜求保護。則亦脫險也。太后召見其大師兄。慰勞有加。士大夫之諂諛干進者。爭以拳匪爲奇貨。知府曾廉。編修王龍文。三獻策。乞載漪代奏。攻交民巷。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圍。中策也。若始戰終和。與銜壁輿櫬何異。載漪得書大喜曰。此公論也。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沒。御史陳嘉言。自云得關壯繆帛書。言夷當自滅。編修蕭榮爵。言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時不可失。曾廉。王龍文。彭清藜。御史劉家模。先後上書。

義民所至。秋毫無犯。宜詔令按戶搜殺以絕亂源。郎中左紹佐請。修郭嵩燾丁日昌之尸以謝天下。主事萬秉鑑謂。曾國藩辦天津教案。所殺十六人。請議卹。主義民者恒十九。湘人也。侍郎長麟前以附於帝爲太后罷斥。久廢於家。至是請率義民當前敵。太后棄前憾而用之。當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設壇。謂之保護。士夫思避禍。或思媚載漪者。亦恒設壇於家。晨夕禮拜焉。當僞詔命各省焚教堂殺教民。諸疆臣皆失措。李鴻章久廢居京師。方起爲粵督。乃各電商鴻章請所向。鴻章毅然復電曰。此亂命也。粵不奉詔。各省乃決劃保東南之策。鴻章領銜。偕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川督奎俊。閩督許應騤。福州將軍善聯。巡視長江李秉衡。蘇撫鹿傳霖。皖撫王之春。鄂撫于蔭霖。湘撫俞廉三。粵撫德壽。合奏言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燹不可開。言至痛切。東撫袁世凱亦極言朝廷縱亂民至舉國以聽之。譬若奉驕子。禍不忍言矣。皆不省。義和拳既縱橫都下。因派載勳剛毅爲總統。比於官軍。然拳匪專殺自如。載勳剛毅不敢問。都統慶恒一家十三口皆死。載漪素嗜慶恆。不能庇也。尙書立山不附載漪。侍郎胡燏芬。學士黃思永。通水道沈能虎。皆以談洋務著稱。拳匪皆欲殺之。燻

芬逃。沈能虎以賄免。立山思永並下獄。指爲通夷。編修杜本崇。檢討洪汝源。主事楊芾。皆指爲教民。被傷幾死。太后諭各國使臣入總理衙門議。德使克林德先行。載漪令所部虎神營伺於道。殺之。後至者皆折回。徐桐崇綺聞之大喜。謂夷酋誅中國強矣。太后旋命董福祥及武衛中軍攻交民巷。砲聲日夜不絕。拳匪助之。披髮禹步。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洋兵僅四百。董福祥所部萬人。攻月餘不能下。武衛軍死者千人。董軍武衛軍與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貝子溥倫。大學士孫家鼐。徐桐。尙書陳學棻。閣學貽穀。副都御史曾廣鑾。太常陳邦瑞。皆被掠。僅以身免。徐桐貽穀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倫等爭告榮祿。祿不能制。民居市廛。數里焚掠一空。獨東交民巷使館。以塞門德土爲垣。嚴拒守。不能破也。尙書啓秀奏言。使臣不除。必爲後患。五台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之會殲逆夷。曾廉。王龍文。請用決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館。必盡淹斃之。御史彭述。謂義和拳咒礮不然。其術至神。無畏夷兵。太后亦欲用山。東僧普法。余蠻子。周漢。三人者。王龍文上書所謂三賢也。普法本妖僧。余蠻子以攻剽爲盜魁。至盡發蜀中兵。乃捕得之。周漢則狂夫也。朱祖謀請勿攻使館。言甚痛切。不報。曾廉聞之曰。祖

謀可斬也。載漪亦欲殺祖謀。未發。及城破而免。御史蔣式芬請戮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以其貳於夷。不奉朝命也。載漪爲匪黨論功。封武功爵者數十人。賞賚無虛日。載漪每出。扈從數百騎。擬於乘輿。出入大清門。呵斥公卿。無敢較者。五月二十五日下詔宣戰。軍機章京連文冲筆也。詔曰。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互市。並乞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爲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範圍。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怒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者。恐傷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卹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諭。原爲民教解釋。宿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礮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

決裂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聖中興宇宙。患德所被。泱髓淪肌。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彼尙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卽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翦彼兇燄。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仗義捐資。助益饟項。朝廷不惜破格懋賞。獎勵忠勛。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卽刻嚴誅。決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朕有厚望焉。詔書以外人索大沽口爲詞。而大沽口已先於二十一日失守矣。敵兵之攻大沽也。提督羅榮光守礮台。礮傷英兵艦一。俄而兵大至。榮光走。臺遂陷。榮光至天津仰藥死。而直隸總督裕祿。謬報大捷。太后及載漪皆喜。發帑金十萬兩。犒將卒。京朝士大夫附拳黨者皆喜。謂洋人不足平也。時有詔徵兵。羽書絡繹。海內騷然。以載漪。徐桐。崇綺。奔動主兵事。軍府專恣。所請無不從。奔勵心知其

誤。枝梧其間。不敢發一言。徐桐以道學自任。每朝奏事。太后輒改容禮之。自戊戌以後。大事皆決於桐。然康有爲盛時。桐亦不敢言也。詔遣倉場侍郎劉恩溥至天津。招集拳匪。直督裕祿亦極言拳民敢戰。夷甚畏焉。拳匪驅童稚爲前敵。直犯敵軍。排槍起。恆斃數百人。初直隸提督聶士成。奉命勦拳匪。有所誅鋤。旣而朝議大變。直督又袒拳匪。深恚士成。朝旨嚴責士成勦夷。時論又多所責讓。士成憤懣無所洩。乃連戰八里台。陷陣而死。任李鴻章爲直隸總督。鴻章自粵行留於滬。以廷雍爲直隸布政使。廷杰罷。以廷杰不主義民故也。聶士成旣死。馬玉崐代統其衆。攻紫竹林。死者三千人。天津陷。裕祿走北倉。從者皆失。欲草奏無所得紙而罷。久之乃上聞。京師大震。彭述曰。此漢奸張夷勢以相恫喝也。姜桂題殺夷兵萬餘。夷方窮蹙。行乞和矣。時桂題方在山東。未至天津也。崇綺授戶部尙書。崇綺以穆后父貴。封公爵。穆后旣殉。穆宗。崇綺卽乞病免。及光緒己亥。爲穆宗立嗣。將圖廢帝而代以大阿哥溥儀。乃起崇綺於家。使溥儀。若太子太傅也。崇綺再出。與徐桐比而言廢立。得太后歡。恩眷與桐等。六月二十二日。有旨保護教士。及各國商民。殺杉山彬。克林德者。議抵罪。大學士榮祿意也。王文韶附之。載漪大

怒不肯視事。太后強起之。董福祥之攻使館也。太后問幾日可克。福祥曰。五日必殲之。既而言不驗。提督余虎恩與福祥論事。榮祿前語侵之。福祥怒。欲殺虎恩。榮祿以身翼蔽之。乃免。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召見甯壽宮。語移日。秉衡力主戰。且言義民可用。當以兵法部勒之。太后詰與李鴻章等公奏。何以主和。秉衡言此張之洞入臣名耳。臣不與知也。太后聞天津敗。方旁皇。得秉衡言。乃決戰。遂命總統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七月初四日。殺許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天下冤之。刑部侍郎徐承煜。監斬。色甚喜。徐桐曰。是死且有餘罪。王龍文曰。可以懲漢奸。令後無妄言者。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庫教堂。既屢有殺傷。教民亦結羣自衛。拳匪不得逞。乃日於城外掠村民。謂之教民。以送載勳。載勳請旨交刑部斬於市。前後死者男女百餘人。號呼就戮。皆不知何以至此也。既而北倉失。裕祿自戕死。聯軍方佔天津。畫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倉。玉崑力戰三晝夜。大敗。至楊村。不復能軍。榮祿以聞。太后泣問計於左右。以新誅袁許。無敢言者。洋兵既將逼京師。乃變計欲議和。以李鴻章爲全權大臣。停攻使館。使總理衙門章京文瑞齎西瓜間饋之。以桂春陳夔龍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肯行。覆

書詞甚慢。彭述請俟其出。張旗爲疑兵。數百里皆滿。可以怵夷。聞者笑之。是日李秉衡出視師。請義和拳三千人以從。秉衡新拜其大師兄。各持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擁秉衡而行。謂之八寶。北人思想多源於戲劇。北劇最重神權。每日必演一神劇。封神傳。西遊記。其最有力者也。故拳匪神壇。所奉梨山聖母。孫悟空等。皆劇中常見者。愚民迷信神權。演此劫運。蓋蘊釀百年以來矣。及戰。張春發。萬本華。敗於河西。鄔死者十之五六。潞水爲之不流。御史王廷相走。渡河溺死。廷相故與曾廉。王龍文。張季煜。從秉衡軍。廷相詔附拳匪。載濂剛毅聯名之疏。廷相屬草焉。陳澤霖自武清移營。聞礮聲。全軍皆潰。秉衡走通州。載濂請斬榮祿。王文韶。太后未許。載濂復命董福祥。余虎恩。急攻使館。武衛軍。虎神營。神機營諸軍。皆會誓。必破之以洩憤。無何通州陷。李秉衡死之。是日殺徐用儀。立山。聯元。仍以徐承煜監斬。用儀尸橫道二日。無收之者。旬日之內。連殺五大臣。詔書皆曰通夷。又欲殺奔助。榮祿。王文韶。廖壽恒。那桐。會城破而免。載濂謀弑帝。御醫姚寶生洩之。乃下寶生獄。欲殺之以滅口。城破。與龔照璠。徐致靖。何隆簡。黃思永。席慶雲。皆逸出。是日太后聞秉衡軍敗而哭。顧廷臣曰。

余母子無所賴。甯不能相救耶。廷臣相顧皆莫對。議遣王文韶趙舒翹至使館。文韶以老辭。舒翹曰。臣資望淺。不如文韶。且拙於口。不能力爭。榮祿曰。不如與書觀其意。乃遣總理章京舒文持書往。書達使館。約明日遣大臣來。以午相見。及期皆不敢出。時方攻使館。舒文至。董福祥欲殺之。稱有詔乃免。敵兵自通州至。董福祥戰於廣渠門。大敗。時日暮。北風急。礮聲震天。風雨暴至。乃休戰。七月二十日黎明。北京城破。敵兵自廣渠朝陽東便三門入。禁軍皆潰。董福祥走出彰儀門。縱兵大掠而西。輜重相屬於道。彭述方徧諭五城。謂我軍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及城破。印度兵屯於道。都人尙謂回都救兵來也。是日百官無入朝者。徐會瀾授工部尙書。謝恩至神武門。聞哭聲。宮中人紛紛竄出。知城破乃走還。二十一日。天未明。太后青衣徒步泣而出。帝及后皆單袷從。至西華門外。乘騾車。從者載漪溥儀載勳載瀾剛毅等。妃主宮人皆委之以去。珍妃帝所最寵。而太后惡之。既不及從。駕乃投井死。宮人自裁者無數。或走出安定門。道遇潰兵。被劫多散。犯公士民四出逃竄。城中火起。一夕數驚。滿洲婦女懼夷兵見辱。自裁者相藉也。京師盛時。居民殆三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所過一空。無免者。坊市蕭條。孤

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是日駕出西直門。馬玉崑以兵從。暮至貫市。帝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獻麥豆。至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時天漸寒。求臥具不得。村婦以布被進。濯猶未乾也。岑春煊爲甘肅布政使。率兵來勤王。奉命往察哈爾防俄。至於昌平。入謁。太后對之泣。貫市李氏者。富商也。以保標爲業。北道行旅。均藉之。從取千金。帝及太后乃易騾轎而行。太后倉皇出走。驚悸殊甚。得春煊。心稍安。春煊勤護從。一夕宿破廟。春煊纒刀立廟門外。徹夜。太后夢中忽驚呼。春煊則朗應曰。臣春煊在此保駕。春煊於危難之中。竭誠扈從。以達西安。太后深感之。泣謂春煊。若得復國。必無敢忘德也。次日行至岔道。延慶州知州秦奎良進食。從者不能徧。奎良懼。太后慰遣之。太后易秦奎良轎行。暮至懷來。縣令吳永供張甚備。左右皆有餽遺。塞外已嚴寒。而太后方御葛衣。永進衣裘。太后大喜。立擢永通永道。王文韶與其子追駕出西直門。及於懷來。乃入見。太后垂涕勞之。趙舒翹亦至。帝及后至沙城。乃易轎行。車駕至太原。總兵何金龍率兵迎駕。駐於太原。時聯軍入都。各國劃界。分屯軍隊。美日兩國兵均嚴守紀律。不擾居民。德軍憤使臣之被害。其出師時。德皇誓於軍。謂破都城時。當以入野蠻國。

之法待之。故德兵淫掠殊甚。其他國軍隊亦略同焉。聯軍既佔北京。分兵追駕。至保定而還。太后聞洋兵將追至。甚皇懼。江蘇巡撫鹿傳霖以勤王兵至。及於太原。入謁言太原不可居。西安險固。僻在西陲。洋兵不易至。乃定入陝之策。至於西安。陝西布政司端方。暑巡撫。迎駕設行在政府於撫署。授岑春煊陝西巡撫。榮祿至於行在。命長樞垣載漪。剛毅輩。不敢言國事矣。聯軍舉德大將瓦德西爲統帥。入居儀鸞殿。整隊入宮。見穆宗瑜妃。猶致敬禮。殿宇器物。戒勿毀掠。逮回鑾時。尙無恙也。城內外民居。則恣意搜括。廟觀曾設拳匪壇者。則焚之。拳匪亂時。積屍於道。聯軍則驅華人負屍出城。有達官貴族。被驅遺負屍。不順則鞭之。其掠人筐篋。則奪大車載之。行。牲口不足。則執華人於道。以代騾馬。陳璧方官御史。亦被執。使負縶焉。侍郎李昭煒所居。有小童擲石傷洋兵。則入執昭煒至營。痛撻之。復驅出。暈墮於玉河橋下。于式枚方居賢良寺。趨救始獲甦。聯軍以非李鴻章來。不能言和。乃命鴻章與奕劻同爲議和全權大臣。至於京師。奕劻一以讓鴻章。不敢置一詞。聯軍索罪魁。載漪。載勛。載瀾。剛毅。趙舒翹等數十人。鴻章屢與辯護。瓦德西曰。吾等所列罪魁。皆其從者。爲全中國體面。其首罪名。尙未提出也。此而

不允。則吾將索其爲首者。其意蓋指太后也。鴻章亟以電告。乃允以載勛等賜死。而特原載漪配新疆。并黜溥儀大阿哥。使出宮焉。鴻章與各國磋商。已歷數月。心力交瘁。行在政府。屢傳電諭授意駁辨。鴻章謂樞臣不明敵情。徒亂意。閱竟旋毀之。幕僚不及見也。鄂督張之洞亦迭電干議。鴻章笑曰。張某作官數十年。猶書生也。之洞深恨之。各國持之堅。久未定議。而鴻章積勞病深。卒不起。瀕危。猶口授計畫。秩然不紊。各國聞鴻章逝。皆感愴。乃悉如鴻章議。卒簽約。而鴻章不及見矣。先逝一日。口授于式枚草遺疏。保今總統袁公繼直督任。謂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并力請回鑾。保外人無他電。達行在。太后及帝哭失聲。輟朝。立授袁公直督。既定約交還北京。太后尙未敢還都。王公大臣既漸趨行在。其留京者。合辭請回鑾。疆臣復連名力請。乃下詔還都。命都御史張百熙爲蹕路大臣。先馳還。逮蹕路成。車駕發於西安。改峯春煊山西巡撫。而以端方爲陝西巡撫。至于保定。謁西陵。乃還京師。初太后藏金宮中。聞達三千餘萬。聯軍護存之。及還宮。金無恙。太后則大喜。自經巨變後。羣臣爭言新政。乃開經濟特科。詔天下辦學。命張百熙爲學務大臣。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以瞿鴻禨爲尙書。新政

漸繁興焉。當在行在時。下詔罪己。榮祿幕客樊增祥筆也。太后每見臣工。恒涕泣引咎。臣下請行新政。多所采納。及還都。中外漸安輯。漸益奢恣。大脩頤和園。窮極奢麗。日費四萬金。歌舞無休日。已忘喪亂矣。惟惕於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各國公使夫人。得不時入宮歡會。間與內政。日本內田公使夫人解華語。尤濃洽。內監李連英。最用事。與白雲觀高道士拜盟。而華俄銀行理事璞科第交高道士厚。因緣結於蓮英。多所密議。外交尤有力焉。帝既久失愛於太后。當逃亂。及在西安時。尙時詢帝意。回鑾後。乃漸惡如前。公使夫人入宮。有欲見帝者。召帝至。但侍立。不得發一言。帝不得問朝政。例摺則自批之。蓋借庸闇以圖自全也。

拳變餘聞

羅惇融

余既爲庚子國變記。復搜集記載。乃連年旅京津所聞較確者。錄爲拳變餘聞。與  
至卽書不復次。其先後視國變記尤詳盡矣。惇融志

甲午中日之戰。津郡驚擾。官民遷徙。時適北鄉挖支河。獲殘碑一字。漶漫。惟二十字可讀。文曰。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紅燈照滿街。那時纔算舌。類讖語。與莫能明也。及曹

州匪起。今總統袁公方撫山東。獲匪首朱紅燈。戮之時。謂應紅燈之讖。然津郡尙無擾也。庚子四五月間。忽傳有紅燈照者。皆十餘齡幼女。紅衣袴。挽雙丫髻。稍長者盤高髻。左手持紅燈。右手持紅巾。及朱色摺扇。扇股皆朱髻。始老嫗設壇授法。集閨女數十輩。環侍受法。四十九日。術成。稱太師姐。轉教他女。術成持扇自扇。漸起漸高。上躡雲際。擲燈下。其從嫗拾繳壇內。女身植立空際。漸化爲明星。較星差大。其光晶晶。或上或下。或近或遠。或攢聚如聯珠。或迤邐如貫魚。津民狂走聚觀。僉云目覩。有終夜升屋而瞭者。女子自言。能於空中擲火焚西人之居。呼風助火。焚無餘。津民深信之。入夜家家懸紅燈。迎紅燈照仙姑也。城內外列炬高懸。若萬星之齊耀。爭傳拳隊所至。紅燈隨之。每焚洋樓。皆言仙姑擲火也。又有沙鍋照者。以饗神團。人挾一鍋。遇拳民戰時。析薪漸米。炊飯饗之。沙鍋僅如巨鉢。自言飯百人不盡。此團皆乞丐也。沿門索米濟軍。無敢拒者。五月中有黃蓮聖母。乘舟泊北門外。船四周皆裹紅縐。有三仙姑。九仙姑。同居舟中。自言能療疾。拳匪傷者。舁舟傍。傳以香灰。數日而蛆出焉。直督裕祿迎入署。朝服九拜。弗爲動。乃製黃旗兩桿。大書黃蓮聖母。鼓吹一部。送侯家墩某神堂居焉。聖母坐神櫺中。

垂黃幔。香燭清供。萬衆禮拜。城陷逃去。拳匪散爲盜。劫聖母於舟中。審爲聖母也。縛而獻諸都統衙門。獲重賞。一仙姑投水死。一仙姑與聖母同被執。皆謬之。或云西人載之游歐洲。而紅燈照皆復其居。大半爲娼焉。

義和拳稱神拳。以降神召衆。號令皆神語。傳習時。令伏地焚符。誦咒。令堅合上下齒。從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則躍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其神則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黃飛虎。黃三太。庚子四五月間。津民傳習殆徧。有關帝降壇文。觀音託夢詞。濟顛醉後示。皆言滅洋人。忽傳玉帝勅。命關帝爲先鋒。灌口二郎神爲合後。增財神督糧。趙子龍。馬孟起。黃漢升。尉遲敬德。秦叔寶。楊繼業。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來會師。其所依据。則西記記。封神傳。三國演義。祿牡丹。七俠五義。諸小說。北中所常演之劇也。洋人教士教民。分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遇之殺無赦。禮神以頂著地。叩首三十六。練術有渾功。清功。渾功百日。清功四百日。渾功避槍礮。清功能飛昇。然習者利速成。多渾功也。臨陣時。佩小黃紙畫像。有首無足。銳指頭。四周有光。耳際腰間。作狗牙詰屈狀。不名何神。心以下書一行文。曰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誦咒曰。左青龍。右白虎。雲涼佛前。

心立火神後心。先請天王將。後請黑煞神。誦此祝槍礮不然。誦聲未絕。中彈斃。其焚教堂。大師兄率衆握刀來。轉向東南跪伏。突立起呼殺。其聲動天。大師兄焚香擲堂中。俄而燄發矣。有張天師擁衆橫殺。俄別出一張天師。不相下。時互鬥。後其一誑鉅金遁。其一仍專橫。大師兄曹福田至。獲天師。斬之。

義和拳源於八卦教。起於山東堂邑縣。舊名義和會。東撫捕之急。潛入直隸河間府景州獻縣。乾字拳先發。坎字繼之。坎字拳蔓延於滄州靜海間。白溝河之張德成爲之魁。設壇於靜海屬之獨流鎮。稱天下第一壇。遂爲天津之禍。乾字拳由景州蔓延於深州冀州而涿州而定興固安以入京師。天津北京拳匪本分二系。皆出於義和會。其後皆稱義和團。坎字拳爲林清之餘孽。乾字拳爲離卦教鄧生文之餘孽。故皆尙紅。其後有黃色一派。則乾字拳所創也。坎字乾字。授法各殊。坎字拳傳習時令焚香叩拜後植立而仆仆而起。跳躍持械而舞。乾字拳則令閉口伏地。少時白沫滿口。則呼曰神降矣。亦起躍持械而舞。又有震字。則山東王中之遺孽。中於乾隆間被戮。坤字拳不詳所自。震字拳見諸永定河南岸。坎字拳見諸京西。從者蓋鮮。惟坎字乾字最勢大矣。乃分擾於

京津。京師從授法者。教師附其耳咒之。詞曰。請請志心歸命禮。奉請龍王三太子。馬朝師。馬繼朝師。天光老師。地光老師。日光老師。月光老師。長棍老師。短棍老師。要請神仙某。隨意呼一古人。則孫悟空。豬八戒。楊香歌。松黃天霸等也。又一咒云。快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門動。一指地門開。要學武藝。請仙師來。一咒云。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標黃三太。八請前朝冷于冰。九請華陀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諸壇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諸葛武侯。趙子龍。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又有供紀小唐者。則小說之年羹堯。最奇者爲山西祁相國。則祁文端也。大約祀神無規定。意中所欲奉。則祀之耳。自乾隆時。高宗恆以小故殺人。詩詞戲劇。皆足殺身。供奉者乃雜取封神傳。西遊記諸小說。點綴神權。以求絢爛而免禍也。浸淫百年。蒸爲民俗。愚民受戲劇之教育。馴至庚子。乃釀此巨變。豈得曰非人爲哉。

津郡拳匪。始於靜海屬之獨流鎮。稱天下第一壇。直督裕祿不之禁。漸延入郡城。張旗

挾刃游於市。轉相煽誘。旬日之間。壇林立。業冶鐵者。家家鑄刃。丁丁之聲。日夜相續。若鈴鐸之互答。官不敢禁挾械。但禁冶鐵。示甫下。匪紛集縣署。露刃逼官弛禁。不得已從之。冶鑪徧衢巷矣。匪誦言滅洋。租界戒嚴。教堂尤汲汲。津保之間。迭燬電線鐵路。五月朝旨嚴剿拳匪。裕祿承端剛意。故縱之。匪燄益熾。教士皆避居租界。官臨視各教堂。加鎗焉。匪猶揚言教堂藏地雷火藥。定期轟燬津城。鼓樓東教堂洋樓特高。夜半忽傳中有火光。游民漸聚。漸衆。匪率衆焚之。燼焉。破獄出獄囚。洋貨店及藏洋書器者皆焚燬之。禁民間著白衣。謂其近洋派也。以河東民居鄰租界。謂藏奸細。焚殆盡。令民家焚香供清水一盂。饅首五枚。青銅錢數枚。家置一梳櫛。粘紅紙。供五日。持以揮敵。首自落。匪紛集督轅求槍礮。裕祿命赴軍械所自擇焉。盡擢以去。又令居民喊大得勝。以助威。有閉火門神咒。徧張通衢。其詞曰。北方洞門開。洞中請出鐵佛來。鐵佛坐在鐵連臺。鐵盞鐵甲鐵壁塞。閉住礮火不能來。旣而洋兵槍彈屢及。神咒不驗。又令居民焚香叩首。時以拇指掐中指。男左女右。力掐不放。曰避火訣也。已而又不驗。匪揚言海口起沙橫五百里外。阻夷船。團中海乾神師爲之也。旣而一僧來自稱海乾。衆虔奉之。着黃緞服。手

念珠持禪杖。受衆供養。城陷後。不知所終。復有一道士來謁大府。自號天滅。謂天滅洋人也。官吏恭送入壇。團匪與語不合。斬之。懸首西門。曰此僞天滅也。匪劫掠無虛日。富戶一空。及城陷。匪首張德成挾重資遁。日本兵先至。津民大書大日本順民。或揭諸門。或纏諸臂。以求保護。拳民一時絕迹焉。

拳匪之禍。成於匪首張德成。曹福田。皆直督裕祿所曾奏保也。德成白溝河人。業操舟。往來玉河西河間。時義和拳已傳至靜海縣之獨流鎮。有童數輩。方習拳。德成睨之而笑。衆詰之。德成曰。此爲神拳也。衆叩其術。德成乃取一秫楷。以黃紙擲地上。令衆拾之。壯夫數人不能舉。羣大驚。羅拜曰。眞神師也。擁之入巨宅。設壇焉。遠近拳匪爭來附。遙受節制。德成居獨流。聲勢甚雄。曹福田爲天津拳匪之魁。其自署門榜曰。署理靜津一帶義和神團。曹蓋以本任屬德成也。德成語其衆曰。頃睡時。元神赴天津紫竹林。見洋人正剖婦女。以穢物塗樓上。爲壓神團法也。他日又言元神赴敵。盜得洋礮機管。礮不得然矣。更率衆周行鎮外。三匝。以杖畫地。曰。此一週土城。一周鐵城。一周銅城。洋人卽來。無能越者。五月。直隸四道員結伴去津。舟過獨流。遇匪將手刃之。皆叩首乞命。牽赴

神壇。德成審爲大官。釋之。延坐自銜其術。使達諸總督。請餉二十萬。自任滅洋。皆受命。上書裕祿。裕祿乃馳檄召德成。不至。屢檄之。德成怒曰。吾非官吏。何得以總督威嚴凌我耶。裕祿謝過。命使以八人輿禮迎之。德成至。以敵體禮見。啓中門迎之入。次日。宴於節署。德成忽若睡。呼之不應。俄欠伸起。袖出鐵砲機管數事。云元神出新從敵中竊來者。敵砲皆廢矣。裕祿深敬之。德成恆出入節署。以耀其曹。裕祿表薦諸朝。稱其年力正強。志趣向上。復屢報戰功。賞頭品頂戴。花翎黃馬褂。無何城陷。張匪挾鉅資行。至王家口。索鹽商王姓具供。張王以二人輿至。德成怒曰。吾在津。制軍以八人輿迎我。猶不時至。汝乃如是褻神耶。不得已。假關帝廟綠輿迎焉。既至。盛宴之。德成猶謂不能下箸。推席而起。王不能堪。村人憤甚。乃共謀刺之。共捕德成。餘匪盡逃。德成叩頭乞饒。衆曰。試其能避刀劍否。共斫之。成血糜焉。餘匪至白溝河後。推德成之弟張三。稱三師父。挾至獨流鎮。仍立天下第一壇。謂張三神力過德成十倍。聯軍已踞天津。將剿餘匪於諸村。村人共逐張三。餘軍乃四散焉。

曹福田。天津靜海縣人。本游勇。嗜鴉片。無以自存。乘亂煽惑。初至津。登土城樓。詢租界。

何處。土人言東南方。卽伏地向東南叩首。良久起曰。洋樓燬矣。東方烟起。萬衆悚然。蓋適河東民居被焚也。旣入城。商民跪迎。福田坐馬上指揮令起立。曰無須跪也。聞拳壇令闔郡持白齋。諭無須言我亦飲酒食肉也。聞洋貨店多被燬。亦云無須。洋貨入中國久。商民何罪。津民以是尤信奉之。福田室中懸神像。關帝。趙子龍。二郎神。周倉也。另供本主曰聖上楊老師。福田整隊赴前敵。以洋鐵造鼓吹。大螺紅旗。大書曹字。側書扶清滅洋。天神天將。義和神團。福田騎馬。戴大墨晶眼鏡。口銜洋烟捲。長衣繫紅帶。緞靴。背負快槍。腰挾小洋槍。手持一秣楷。語路人往觀戰。至馬家口。謂前有地雷不可進。繞道歸。又令商民備蒲包麻繩。各數千。麻繩備縛洋人。蒲包蒙其首也。福田不敢與洋人戰。日列隊行周衢。遇武衛軍則縛而僇之。報聶士成落笠一戰之讎也。直督祿裕奏保賞頭品頂戴花翎黃馬褂。實虛保戰功也。紳商慮開戰則全城糜爛。力請於裕。祿議和。裕祿令請命於福。由福田不可。曰吾奉玉帝勅。命率天兵天將。盡殲洋人。吾何敢悖命。勅紳商哀之急。則怒命殺之。羣哀請乃免。和議旣阻。乃請別擇戰地。福田不可。曰若別擇地。當先以租界歸我。張德成至。衆復哀請。德成許之。福田不可。衆以商民生命爲請。福

田曰。死者皆劫數中人。吾掃蕩洋人後。猶當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人。完此劫數。及馬玉崑兵敗。津城陷。福田易裝遁。冬間私至靜海境。衆呼捕之。驚走。次年正月。潛歸里。里人縛送之官。磔之於靜海縣。

拳匪之變。以聶提督士成死事最烈。士成安徽合肥人。爲淮軍宿將。髮捻諸役。及剿朝陽匪。皆有功。甲午中日之戰。據大高嶺。阻日兵。尤著名。葉志超逮後。士成代爲直隸提督。率武衛軍駐蘆台。庚子四月。拳匪毀保定鐵路。直督裕祿命副將楊福同。馳往鎮之。及易州。爲匪戕死。朝廷方議用拳匪。不賜卹。匪焚黃村鐵路。聶軍一小隊馳至。突被拳匪迎擊。傷數十人。士成奉相機剿撫之命。軍至落筰。拳匪三千人。方燬郎坊鐵軌。士成諭禁不止。仍撲聶軍。士成命擊之。匪多死。乃大恨士成。匪黨訴諸朝。朝旨嚴責士成。裕祿命士成軍回蘆台。士成至津。遇拳匪於道。匪持刀奔馬首。士成避入督署。裕祿爲之緩頰乃止。時拳匪在津及二萬人。遇武衛軍。輒縛而戮之。士成不敢與抗。端王載漪剛毅等。深恨士成。思乘間除之。榮祿慮聶軍激變。馳書慰之。謂貴軍服制頗類西人。遂致尋釁。聞民志在報國。願稍假借。士成得書。慷慨復書曰。拳匪害民。必貽禍國家。某爲直

隸提督。境內有匪。不能勦。如職任何。若以勦匪受大戮。必不敢辭。聶軍守楊村。遇洋兵。屢戰互有殺傷。洋兵以饜緹兵單折回。裕祿張拳匪功賞拳匪鉅萬。聶軍不與。旋奉命攻天津租界。血戰十餘次。租界幾不支。西人謂自與中國戰。無如聶軍悍者。拳匪恨士成甚。詆聶軍通夷。朝旨又嚴督之。士成憤甚。謂上不諒於朝廷。下見逼於拳匪。非一死無以自明。每戰必親陷陣。一日戰方酣。拳匪擁入其家。繫其母妻女以去。士成聞報分軍追之。部下新練軍一營。多通拳匪。見聶軍追匪急。大呼聶軍反。齊開槍橫擊之。士成內外受敵。被數十槍。乃麾其軍還攻拳匪。自突戰於八里台。以期死敵。麾下執轡挽之。回士成手刃之。將校知不可回。乃隨士成陷敵陣。士成中數彈。裂腸死。麾下奪屍歸。拳匪將戮其尸。洋兵追及。拳匪逃。乃免。裕祿以死事上。朝議賜卹。載漪剛毅力阻。乃下詔責其誤國喪身。實痛堪恨。姑念前功。准予卹典。士成死三日。而天津陷焉。

拳禍始於毓賢。成於載漪剛毅。人所習聞。然最初實爲李秉衡。光緒乙未。秉衡撫山東。仇視西人。山東有大刀會。主仇西教。秉衡恆獎許之。丁酉十月。大刀會殺二教士。德人請褫秉衡職。不允。轉秉衡川督。德人憾不已。乃命開缺。德人堅謂不足蔽辜。卒革職去。

毓賢以曹州府知府至藩司。秉衡所最親善也。及爲東撫。循秉衡之舊。護大刀會尤至。己亥。剛毅入樞府。力薦秉衡。令查辦盛京案。歸卽命巡視長江水師。秉衡過武昌。語鄂督張之洞曰。朝廷將痛除西人。公當默體此意。毓賢旋授山西巡撫。語其屬曰。義和團魁首有二。其一鑑帥。其一我也。庚子五月。匪勢大熾。東南督撫連名請勦匪。粵督李鴻章領銜。約秉衡署名。不得從。己之。旋密奏請募兵北上。謂西兵專長水技。不善陸戰。引之深入。必盡殲之。朝命統兵北上。乃募湘勇十六營行。中途逃散。乃返南京。另率隊北上。比至京。而天津陷。孝欽后正憂惶無策。思與西軍言和。秉衡入對。力以退敵自任。后大喜。命統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出屯楊村河西塢。及至而楊村已失。西軍勢甚銳。秉衡一戰而潰。自維無以對朝廷。乃吞金死。事聞。照總督例。賜卹。聯軍入京。奕劻李鴻章與議和。聯軍請懲辦罪魁。得行在朝旨云。李秉衡固執釀禍。應定爲斬監候。惟念已臨難自盡。着革職撤銷卹典。秉衡負清名三十載。自佐貳致開府。及死人無惜之者。

毓賢以山東曹州府知府至藩司。繼李秉衡爲巡撫。山東大刀會仇視西教。毓賢獎借。

之匪首朱紅燈倡亂。以滅教爲名。毓賢命濟南府盧昌詒查辦。匪擊殺官兵數十人。自稱義和拳。建保清滅洋旗。掠教民數十家。毓賢庇之。出示改爲義和團。匪樹毓字黃旗。掠教民焚教堂。教士屢函乞申理。總署令保護。毓賢均置不問。匪勢愈熾。法使屢責總署。乃召之來京。以今總統袁公代爲巡撫。時拳匪出沒於東昌。曹州。濟甯。兗州。沂州。濟南之間。勢甚盛。袁公至。力剿拳匪。獲朱紅燈戮之。數月而匪勢大衰。山東境不能容。乃竄入直隸境。庚子三四月間。蔓延各屬矣。毓賢入都。見端王載漪。莊王載勛。大學士剛毅。盛誇義和團忠勇可恃。載漪等信之。据以入告。遂拜巡撫山西之命。毓賢至任。衛軍數十人。皆拳黨也。自稱義和團統領。拳術漸被於山西。浸猖獗。平陽府教堂被燬。府縣以聞。稱曰團匪。賢痛斥之。郡縣承風。而莫敢詆拳匪矣。毓賢命製鋼刀數百柄。分賜拳童。勉以殺洋人。大師兄出入撫署。若貴賓。五月。朝旨令保護教民。毓賢承端剛旨。仍置不問。六月。焚匪教堂。毓賢登高觀之。曰。天意也。營官將施救。毓賢不許。英教士逃出。號於衆曰。昔晉省大祲。吾輸財五六萬。活數千人。今獨不能貸一死耶。卒戕之一。英婦挾兒出。跪言吾施醫歲活數百人。今請貸吾母子語未絕。一兵以挺擊之。仆推置火中。復

奮身出。仍推入。與其子同燼焉。毓賢以兵守城門。禁教士出入。復移教士老幼於鐵路公所。以兵守之。他日復驅入撫署。毓賢坐堂皇。命行刑。殺英教男女老幼三十餘人。服役二十餘人。梟首示城門。剖心棄屍。積如邱山。又驅法天主堂教女二百餘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不皆從。令斬爲首二人。以盃承血。令諸女徧飲。有十六人爭飲盡之。毓賢令縛十六人懸高處。迫其餘背教。皆不從。求死益堅。兵士擇貌美者掠數十人去。皆不屈死焉。各屬教民富者皆爲拳拳掠奪。其被逼背教抗而死者。先後數千人。被禍最慘者爲大同朔州五臺太原徐溝榆次汾州平定匪勢蔓全省矣。聯軍破天津。毓賢自請勤王。朝旨命統軍入京。毓賢實不欲行。陰使晉民籲留。朝旨再促不已。就道猶告拳黨曰。教民罪大。焚殺任汝爲之。勿任地方官阻止也。七月。毓賢始去晉。而聯軍已破京師。遇兩宮於途次。李鴻章奉命議和。德皇要懲辦罪魁。鴻章以聞。閏八月。旨有命毓賢開缺另候簡用。以錫良代爲晉撫。各國以罪魁未懲。辦不允議約。駐德使臣呂海寰駐俄楊儒。駐英羅豐祿。駐美伍廷芳。駐法裕祥。駐日李盛鐸。合電請懲辦罪魁。首李秉衡。次毓賢。剛毅。趙舒翹。董毅。福載。漪。載瀾。並述各國堅決之意。鴻章與劉坤一。張之

洞。盛宣懷亦先後電劾。得旨毓賢褫職。配極邊。永不釋回。各國意猶不慊。十二月。得旨毓賢遣發新疆。計已行抵甘肅。着卽行正法。派何福堃監視行刑。署甘督李廷簫爲晉藩時。附和毓賢。縱拳戕教。旣得毓賢正法之命。持告毓賢。毓賢曰。死吾分也。如執事何。廷簫慮不免。元旦仰藥死。蘭州士民謂毓賢伏法爲寃。集衆代請命。毓賢移書止之。并自輓曰。臣罪當誅。臣志無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終沈三字獄。君恩我負。君憂誰解。願諸公轉旋補救。切須早慰兩宮心。毓賢有母八十餘。留太原。一妾隨行。逼令自裁。正月初六日。何福堃至。什字觀呼毓賢出。武員舉刀斫之。傷頸未殊。毓賢連呼求速死。其僕憐之。助斷其項。收葬焉。

拳匪之入京師。剛毅實導之。剛毅識字不多。以清正自詡。由部曹外任巡撫。內召爲尙書。入樞府。后眷甚隆。奉命江南查案。旋之廣東。歛浮賦。括四百萬。歷東南諸省。括千萬。歸於京師。得梁啓超所撰清議報。進於孝欽后。后大怒。憤外國之庇康梁。必欲報此讎。益恨德宗。思廢之。立端王載漪之子溥儀爲大阿哥。將於庚子正月行廢立。剛毅實主之。力引載漪居要職。寵眷在諸王上。后命榮祿告李鴻章。私以廢立意詢各國公使。皆

不協。后益大恨。毅剛日言仇洋。見談洋務者皆斥爲漢奸。過金陵。見劉坤一所立之儲才學堂。立命閉之。董福祥以殺洋人自任。剛毅力譽於后前。恩寵日渥。及匪拳據涿州。朝議勦撫不決。乃命兼管順天府事尙書趙舒翹。偕府尹何乃瑩。馳往解散。剛毅慮舒翹或戾己意。自請繼往。舒翹至。召匪首諭朝廷德意。令解散。匪首堅請褫士成職。舒翹難之。剛毅至。許以先退聶軍。及復命。力言團民忠勇有神術。若倚以滅夷。夷必無幸。舒翹本以剛毅力貴顯。益附拳匪說。后乃命剛毅導拳匪入京。旬日。至數萬人。壇場徧城內外。王公貴人爭崇奉之。漸出入宮禁。莫敢究詰。剛毅與載漪合疏。請用團民。乃奉統率團民之命。董福祥率武衛軍攻使館。剛毅日坐城樓觀戰。曰。使館破。夷人無瞧類矣。天下自此當太平。舒翹起爲壽。曰。自康有爲倡亂。天下擾擾。公起而芟夷之。上病失天下心。幸繼統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剛毅大喜。及聯軍破京師。兩宮倉皇出走。剛毅隨扈至太原。李鴻章電劾肇禍諸王大臣。后召見載漪。痛斥之。自出狩後。剛毅憂懼。不復有所言。及隨扈西安。中道病。折回侯馬。鎮病死。十二月。懲辦罪魁。剛毅以先死免戮。追奪原官。

趙舒翹以刑曹熟習刑律。剛毅援引致位尙書。拳匪據涿州。奉命解散。甫抵涿州。而剛毅繼至。遂導拳匪入京師。剛毅力言拳民忠義可用。舒翹附和之。及聯軍破京城。隨扈兩宮狩西安。各國索懲辦罪魁。舒翹革職留任。各國憾不已。乃改爲斬監候。囚西安獄。次年正月。各國要加重懲辦。西安士民連合數百人。爲舒翹請命。樞臣以聞。乃賜令自盡。派陝撫岑春萱監視。舒翹猶以爲必有後命。其妻謂之曰。君無冀也。吾夫婦同死耳。乃以金進。舒翹吞少許。逾三時不死。猶處分家事。又痛九十餘老母。見此奇慘。旣而自恨曰。剛子良害我。春煊迫於復命。乃更進鴉片烟。兩時仍不死。再進砒霜。始偃臥而呻。夜半猶未絕。乃以厚紙蘸熱酒。連蔽其七竅。乃絕。其妻仰藥殉焉。

徐桐以漢軍翰林。至大學士。以理學自命。日誦太上感應篇。惡新學如讎。門人李家駒充大學堂提調。嚴修請開經濟特科。桐榜二人之名於門。拒其進見。其宅在東交民巷。惡見洋樓。每出城拜客。不欲經洋樓前。乃不出正陽門。繞地安門而出。庚子年八十矣。孝欽后以耆臣碩望。每見恒改容禮之。大政必詢焉。故晚年尤驕橫。拳匪起京師。桐大喜。謂中國自此強矣。其贈大師兄聯云。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左非邪。攻異端而正人心。

忠孝節廉。祇此精誠未泯。爲斯世少留佳話。一驚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膽。農工商賈。于今怨憤能消。聯軍破京城。桐皇遽失措。其子侍郎承煜請曰。父庇拳匪。夷人至。必不免。失大臣體。盍殉國。兒當從侍地下耳。桐乃投繯死。承煜逃焉。爲日本軍拘獲。後奉旨正法。乃拘回刑部。修之。

董福祥以回中梟傑。降於左宗棠。歷保至提督。召對時。孝欽后獎之。福祥對曰。臣無他能。惟能殺洋人耳。榮祿剛毅等皆極重之。徐桐逢人譽福祥。謂他日強中國。必福祥也。福祥益自負。遂浸驕。拳匪擾京師。董軍與拳匪比而焚掠。奉命攻使館。月餘不下。使館守兵僅四百餘人。兵匪死二千餘人。聯軍入京。董軍大掠而西。及懲辦罪魁。以福祥有強力於回部。慮激回叛。不敢戮之。革職留任。仍統回軍駐甘肅。西人猶以爲言。乃革職錮於家。榮祿在西安。綜大政。福祥移書讓之曰。祥負罪無狀。僅獲免官。手書慰問。感愧交并。然私懷無訴。不能不憤。極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隸麾旌。忝總戎任。軍事聽公指揮。固部將之分。亦敬公忠誠謀國。故竭駑力。排衆謗。以效馳驅。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舉。七月二十日。電命祥統所部入京師。實衛公也。拳民之變。屢奉鈞諭。撫囑李來中。命攻

使館。祥以茲事重大。猶尙遲疑。以公驅策。敢不承命。疊承面諭。圍攻使館。不妨開礮。祥猶以殺使臣爲疑。公謂戮力攘夷。禍福同之。祥一武夫。本無知識。恃公在上。故效犬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執政。而祥被罪。竊大惑焉。夫祥之於公。力不可謂不盡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義以從之。公撫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館。祥彌月血戰。今獨歸罪於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議公反覆者。祥惟知報國。已拚一死。而將士憤怨。恐不足以鎮之。不敢不告。端王載漪宥死。配新疆。後屢傳福祥挾回部之衆。擁端王爲叛卒。不果。老死回中。

啓秀以翰林至尙書。自附於理學。大學士徐桐深喜之。徐桐以仇視新學。見重於孝欽。后。戊戌政變後。徐桐尤被優禮。以過老不令入樞府。有大事則諮之而已。桐薦啓秀入樞廷。時剛毅方貴用事。啓秀遂附於剛毅。庚子五月間。修撰駱成驥典貴州試。謁啓秀辭。啓秀謂之曰。俟爾還京時。都中無洋人迹矣。其時政府已蓄意滅洋。偶一流露也。袁昶許景澄之殺。詔書出啓秀手。及兩宮出走。啓秀未及從。與侍郎徐承煜同爲日本軍拘去。承煜。徐桐之子。官刑部侍郎。袁昶許景澄及立山徐用儀聯元之殺。皆承煜監斬。

承煜殊自得。聯軍破京師。承煜給其父引決而已逃焉。日軍執之。與啓秀同拘于順天府。日軍所屯地也。辛丑正月。詔命僂之。奔勳等傳詔旨至。日軍官置酒餞之。酒次。傳中國正法之旨。承煜色變。極呼冤。詈洋人不已。啓秀曰。卽此已邀聖恩矣。吾深悔從前之謬誤。今已矣。願貴國助吾中華光復舊物也。次日。刑部派員提之。日軍官曰。徐侍郎頑鈍如故。啓尙書心地明白。惜其悟之太晚。二人皆貴國大官。已代備輿送之矣。至刑部署。衣冠至菜市。啓秀下輿小立。氣度猶從容。監斬官出席禮之。承煜已昏。不知人。西人集視者咸拍照畢。並就戮焉。

端郡王載漪。爲惇親用之子。惇王宣宗之子。文宗之兄也。孝欽后謀廢德宗。先擇近支王公之子爲皇嗣。其溥字輩最親而最長者。爲溥倫。溥侗兄弟。溥倫爲孚郡王之孫。孚郡王。宣宗之第九子也。穆宗崩無子。溥倫以次立。孝欽后以爲皇帝繼穆宗後。則穆皇后當爲皇太后。而已當爲太皇太后。不足持大柄。乃不爲穆宗立嗣。謂溥倫之父已出繼遠支。溥倫兄弟皆不當立。溥字輩無人。不得不選載字輩。於是選醇親王奕譞之子。入嗣大統。是爲德宗。德宗之母。孝欽后之妹也。孝欽以內親故。冀其長而親我。又利立

少主。則攬權之日長。故載漪以至親最長。不得立。及德宗親政。思變法自強。內壓於孝欽。不能行其志。漸失愛於孝欽。戊戌八月之變。孝欽突自頤哭闈。還宮持帝手和詈曰。我自爾數歲。以帝位授汝。辛勤鞠育。至於長成。汝乃負心欲廢我耶。乃幽帝於瀛臺。復出訓政。日言帝病重。求醫海內。謀廢立。聞各國違言而止。己亥冬。剛毅等謀益極。乃立載漪之子溥儀。爲大阿哥。清世家法。不立太子。其立大阿哥。卽已決行廢立。謂德宗久病不能君天下。欲遂廢之。而立溥儀爲穆宗嗣也。崇綺者。穆皇后之父也。當穆宗崩。不得立嗣。穆后自以皇嫂寡居宮中。又失太后歡。不足自存。乃仰藥以殉。及決立溥儀。乃召崇綺出爲師傅。隱示以大阿哥實繼穆宗也。孝欽慮廢德宗。各國有違言。先命榮祿私於李鴻章。使密詢各國意。鴻章自甲午敗後。入總署。復被逐出。閒居京師賢良寺。鴻章謂我以閒廢。與使署少所往還。若外任我總督。各國必來賀。當乘閒詢之。蓋慮廢立京師生變。思避之也。榮祿諾之。數日而鴻章授粵督。其時康有爲倡保皇會於海外。勢甚大。慮粵或生變。故命鴻章鎮之也。各國使臣來賀。鴻章乘閒言。我國現立大阿哥。行將爲帝。君等入賀否。皆言未洞內情。不知所賀。惟今帝以二十餘年君主。厯與我立約。

將焉置之。隱示不認廢帝意。鴻章默然。走告榮祿曰。各國拒我矣。孝欽后乃大恨。載漪自以將爲天子父。方大快意。聞各國阻之。乃極恨外人。思伺時報此讎。適義和團以滅洋爲幟。載漪乃大喜。剛毅趙舒翹何乃瑩。先後導拳匪入京師。日以仇教爲名。斥德宗爲教主。載漪欲引以謀廢立。屢導匪首入宮演術。孝欽后深信之。載漪兄載瀛。弟載瀾。并以漪故。深被寵任。附和拳匪。五月。以載漪管理總理衙門兼管虎神營。外交權兵權並在掌握。拳匪焚掠殊甚。各國以兵艦至。因開御前會議。許景澄袁昶力言釁不可開。載漪恨之。遂戮袁許。徐用儀立山聯元皆以通夷被戮。每廷議。帝皆言匪不可信。釁不可開。載漪語不遜。載漪既倚拳匪及董福祥尤驕橫。孝欽后亦曲意就之。各國公使赴總署約。載漪遣虎神營兵伺於道。殺德使克林德。後至者皆逃歸。及通州失。李秉衡死。載漪仍兇暴。欲殺弈劄榮祿王文韶廖壽恆那桐。俄而城破。兩宮出走。載漪與弈劄剛毅溥倫那彥圖等隨扈至西安。各國索罪魁急。李鴻章等電劾肇禍諸王大臣。載漪革職。交宗人府圈禁。俟軍務平定後。再行交往盛京。永遠圈禁。各國憾不已。乃定爲斬監候。以懿親加恩發新疆。永遠監禁。卽日起解。載漪自以罪重。計當被戮。奉發配極邊之

旨大喜過望。又詢左右曰：阿哥有罪乎？衆曰：未聞也。載漪曰：本無預渠事，當可免也。乃兼程赴配所。慮西人之續請正法也。大阿哥頑劣無狀，在西安日携數內監至劇院，其父戍邊，亦無戚容。旋斥退出宮，回鑾後閒居京師。載漪家屬皆隨至配所。去年甘肅獨立，後載漪將家屬至蘭州，貧極不能自存，今仍居隴中，不得還京也。

許景澄袁昶徐用儀之冤戮，稱浙之三忠。三人中袁昶最以氣節學問著，以部曹外任皖南道，內轉太常卿。許景澄以翰林歷使外國，通知時事。至吏部侍郎，並在總署。徐用儀以軍機章京，敏給工酬應。至尙書，無矯矯之節。拳匪之擾，心弗善也，亦未嘗廷爭。許袁被戮，端剛有餘怒，家人不敢收尸。翌日用儀往視，涕下收而殯焉。端剛聞而深惡之。後數日，逮發拳匪捕之於家，亂刃戕焉。與立山聯元皆先殺斃。後請旨立法者也。立山以部員至兵部尙書，爲內務府大臣，侵蝕內帑，致富千萬，以心計得孝欽后歡。廷辯時，帝不欲啓釁外國，謂人心安足恃。后度載漪辨窮，乃問立山，思藉以助載漪也。立山謂拳民術多不驗，載漪色變，斥爲通夷。后亦不懌。立山居宅近西什庫教堂，載漪等圍攻使館教堂，久不下。疑立山穴地道濟其糧，使拳匪圍搜之，無所獲。拳匪利其富，乃肆掠。

毀其家。擁立山以去。載漪命付詔獄。數日請旨戮焉。聯元以內閣學士。在總署滿人之號。明通者也。廷詢時。聯元言前史。兩國失和。無戮使臣者。公法以不能保護使臣爲野蠻之國。今使署洋兵。不過千餘人。聚而殲之。固非難事。然各國合而報我。不幸而京師不守。則其禍極烈。后大怒。命斬之。諸臣跪求始免。及歸。載漪命拳匪捕殺之。景澄與袁昶厚。過從最密。景澄時督辦鐵路。兼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拳匪所稱二毛子者也。廷詢時。景澄昶陳奏皆慷慨。帝執景澄手而泣。后怒叱之曰。許景澄無禮。袁昶連上二疏。力言拳匪宜剿。使臣不當殺。皆不報。復與景澄連名上第三疏。劾大學士徐桐。剛毅。啓秀。趙舒。翹。疆臣毓賢。裕祿。更暗指載漪等袒匪。詞甚痛切。疏曰。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餘。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動全球。爲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未有之奇災。昔咸豐年間之髮匪。負嵎十餘年。蹂躪十數省。上溯嘉慶年間之川陝教匪。淪陷四省。竊據三四載。考之方略。見當時興師振旅。竭中原全力。僅乃克之。至今視之。則前數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爲腹心之疾也。蓋髮匪捻教匪之亂。自上朝廷。下至閭閻。莫不知其爲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爲大員。謬視爲義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匪。

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爲各國所仇。且爲各國所笑。查拳亂之始。非有槍礮之堅利。戰陣之訓練。徒以扶清滅洋四字。召號不逞之徒。烏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將弁之能者。蕩平之而有餘。前山東巡撫毓賢。養癰於先。直隸總督裕祿。禮迎於後。給以戰具。附虎以翼。扶清滅洋四字。試問從何解說。謂國家二百餘年深恩厚澤。浹於人心。食毛踐土者。思効力馳驅。以答覆載之德。斯可矣。謂若國家多事。時局艱難。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爲安。曰扶之而先傾之。其心不可問。其言尤可誅。臣等雖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內地。誠非中國之利。然必修明內政。慎重邦交。觀釁而動。擇各國之易與者。一震威權。用雪積憤。設當外寇入犯時。有能奮發忠義。爲滅此朝食之謀。臣等無論其力量何如。要不敢不服其氣概。今朝廷方與各國講信修睦。忽創滅洋之說。是爲橫挑邊釁。以天下爲戲。且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國之洋人而言。僅滅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若盡滅五洲各國。則洋人之多於華人。奚啻十倍。其能盡與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賢裕祿。爲封疆大員。識不及此。裕祿且招攬拳匪頭目。待如上賓。鄉里無賴棍徒。聚衆千百人。持義和團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與該

督分庭抗禮。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靜海縣之拳匪張德成曹福田韓以禮文。霸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斷鄉曲。蔑視長官。聚衆滋事之棍徒。爲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士人莫不知之。卽京師之人。亦莫不知之。該督公然入諸奏報。加以考語。爲錄用地步。欺妄君上。莫此爲甚。又裕祿奏稱五月二十夜戊刻。洋人索取大沽礮臺屯兵。提督羅榮光。堅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開砲攻取。該提督竭力抵禦。擊壞洋人停泊輪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戰。吾軍隨處截堵。義和團民紛起助戰。合力痛擊。焚燬租界洋房不少。臣詢由津避難來京之人。僉謂擊沉洋船。焚燬洋房。實無其事。而吾軍及拳匪被洋兵轟斃者。不下數萬人。異口同聲。決非謠傳之訛。甚有謂二十八日。洋人攻擊大沽砲台。係裕祿令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釁等語。此說或者衆怨攸歸。未可盡信。而誑報軍情。竟與提督董福祥。詐稱使館洋人焚殺盡淨。如出一轍。董福祥本係甘肅土匪。窮迫投誠。隨營効力。積有微勞。蒙朝廷不次之擢。得有今職。應何等東身自愛。仰酬厚恩。乃比匪爲奸。行同寇賊。其狂悖之狀。不但辜負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祿歷任兼圻。非董福祥武員可比。而竟憤憤乃爾。令人不可思議。要皆希

合在廷諸臣謬見。誤爲吾皇太后皇上聖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無忌憚。是皆在廷諸臣欺飾錮蔽。有以召之也。大學士徐桐。素性糊塗。罔識利害。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比奸阿匪。頑固性成。軍機大臣禮部尚書啓秀。謬執己見。愚而自用。軍機大臣刑部尚書趙舒翹。居心狡獪。工於逢迎。當拳匪入京師時。仰蒙召見王公以下內外臣工。垂謁勸撫之策。臣等有以團民非義民。不可恃以禦敵。無故不可輕與各國開釁之說。進者。徐桐剛毅等竟敢於皇太后皇上前。面斥爲逆說。夫使十萬橫磨劍。果足制敵。臣等凡有血氣。何嘗不願聚彼族而殲旃。否則自誤以誤國。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月間。剛毅趙舒翹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該匪勒令跪香。語多誣枉。趙舒翹明知其妄。語其隨人等則太息痛恨。終以剛毅信有神術。不敢立異。僅出示數百紙。含糊了事。以業經解散覆命。旣解散矣。何以羣匪如毛。不勝彌薙似此。任意妄奏。朝廷盍一責詰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節節內逼。曾無拳匪能以邪術阻令前進。誠恐旬月之間。勢將直撲京師。萬一九廟震驚。兆民塗炭。爾時作何景象。臣等設想及之。悲來填膺。而徐桐剛毅等談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長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癡。親

而天潢貴胄。尊而師保樞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亦設有拳壇。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剛毅等。徐桐剛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剛毅等實爲醜鄙之樞紐。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將首先袒護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國法。恐朝臣僉爲拳匪所惑。外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賢裕祿數人。國家三百年宗社。將任謬妄諸臣。輕信拳匪。爲孤注之一擲。何以仰答列祖在天之靈。臣等愚謂時至今日。間不容髮。非焚勦拳匪。無詞以止洋兵。非誅袒護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勦拳匪。方匪初起時。何嘗敢抗旨辱官。毀壞官物。亦何嘗敢持械焚劫。殺戮平民。自徐桐剛毅等稱爲義民。拳匪之勢益張。愚民之惑滋甚。無賴之聚愈衆。使毓賢去歲能力剿。該匪斷不致蔓延至直隸。使今春裕祿能認真防堵。該匪亦不至闖入京師。使徐桐剛毅等不加以義民之稱。該匪尙不敢大肆其焚掠殺戮之慘。推原禍首。罪有攸歸。應請旨將徐桐剛毅啓秀趙舒翹裕祿毓賢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貴議親爲之未減。庶各國恍然於從前縱匪肇釁。皆謬妄諸臣所爲。並非國家本意。棄仇尋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桐徐剛毅諸臣。

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痛憤惶迫之至。疏入。剛毅載漪等大怒。必欲殺之以洩憤。適李秉衡自南京奉命帶兵入衛。載漪令其沿途搜捕奸謀。至清江浦北四十里。獲二人。自京來者。一爲景澄。致江督劉坤一書。一爲袁昶。致鐵路督辦盛宣懷書。皆力詆端剛。及太后受愚。語極憤痛。秉衡繫之北上。以書呈載漪。載漪大恨。請旨逮捕。七月初四日。上諭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屢次被人參奏。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時。任意妄奏。莠言亂政。且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許景澄袁昶。均着卽行正法。以昭炯戒。押赴菜市口。拳匪塞途聚觀。拍掌大笑。端剛趙董等。相賀於朝。景澄在獄中。以鐵路學堂辦理情形。款存何處。詳列付所司。至刑場。刑部侍郎袁承煜爲監斬官。見景澄昶咸衣冠。叱役去之。景澄曰。吾等雖奉旨正法。未奉旨革職。况犯官就刑。例得服衣冠。爾作官久。尙未聞耶。承煜赧然。袁昶問曰。吾二人死固無恨。然何罪而受大辟。請以告。承煜怒叱曰。此何地。尙容爾曉辨耶。爾罪當自知。何煩吾言。昶曰。爾何必如此作態。吾二人死當有公論。洋兵行破京師。爾父子斷無生理。吾等待於地下可也。臨刑。皆神色不變。及京城破。兩宮狩西安。李鴻章請

旨昭雪。上諭。本年五月間。拳匪倡亂。勢日鷓張。朝廷以勦撫兩難。造次召見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正卿袁昶。經朕一再垂謁。詞意均涉兩可。而首禍諸臣。遂乘機誣陷。交章參劾。致罹重辟。惟念徐用儀等宣力有年。平日辦理交涉。亦能和衷。尚著勞績。應加恩。徐用儀立山。許景澄。聯元。袁昶。均着開復原官。辛丑二月。徐許袁遺骸南下。江督以下官吏暨南數省士夫。並致祭焉。

聯軍既陷楊村。乃進向北京。以日英美三國兵爲左軍。法俄德奧意五國兵爲右軍。計四萬餘人。至通州。與李秉衡戰於河西塢。秉衡敗死。七月十七日。破通州。皆息焉。約十八日。進向北京。而日俄兵乘夜發。英美繼之。日軍先至。壁東直門外五里。俄隊壁東便門外三里。英美兵屯通州河南岸。距城七里。法兵二十晚始至。去東城十里。駐焉。而俄兵已於午刻攻東便門。翌晨破之。俄兵先入城。土人見哥薩克兵。猶以爲回部援兵至也。

日軍攻東直朝陽二門破之。亦味爽入城。法兵駐城南。聞城破。始發。餘半入城。英兵由

廣渠門入。皆陸續至使館。二十一日日兵先入宮。途與華兵接戰甚力。日軍不欲轟擊宮殿。乃暫退。兩宮已於二十一日侵晨出走。諸軍俱散。二十二日。聯軍乃佔守各宮門。聯軍入城後。北堂圍未解。法兵攻順治門。英軍置二礮於大清門助夾攻。華軍不支。皆遁。法軍直至西華門。日軍方攻西華門未下。法兵至。開門納日軍。乃解北堂之圍。時被圍已二月矣。日軍先入宮。法兵繼之。過三橋。皆豎法旗。法總兵据煤山。俄英兩總兵据其旁二廟。宮中珍玩重器皆盡矣。

聯軍諸帥協議分理區域。由朝陽門至宮城劃一直綫。俄法佔其東。英美佔其西。日本佔其北。各設民政廳轄民事。聯軍搜殺拳匪。尸山積焉。

城內外民居市廛。已焚者十之三四。聯軍皆大掠。鮮得免者。其袒匪之家。受傷更烈。珍玩器物。皆掠盡。其不便匿藏者。皆賤值售焉。婦女慮受辱。多自經。朝衣冠及鳳冠補服之屍。觸目皆是。有自經久項斷屍墜者。其生存者。多於門首插某國順民旗。求保護。

德帥瓦德西至。聯軍舉爲統帥。入宮居太后之儀鸞殿。後忽火。全殿燼焉。

尙書崇綺奔保定。居蓮池書院。仰藥死。皖撫福潤全家自盡。其母年九十餘。以哀痛死。

祭酒王懿榮夫婦子婦共投井死。主事王鐵珊祭酒熙元及滿官百餘人皆及難。是役滿人死數千人。宗室庶吉士壽富有文學。尙氣節。侍郎寶廷之子。閣學聯元之婿也。聯元被戮。家屬匿壽富家。聯軍入城。壽富與弟富壽皆仰藥未死。其兩妹及婢皆死焉。壽富自經。富壽從容理諸尸。乃自經死。

聯軍日逼京師。七月十六日。兩宮已有西狩之志。以車輛未備。緩行十九夜。砲聲急。知聯軍已至城外。二十日。召見王大臣五次。末次惟王文韶剛毅趙舒翹三人。太后言。今祇餘爾等三人。餘均自爲計。不復卹吾母子矣。爾等當隨吾行。復詔文韶曰。汝老矣。尙長途苦汝。吾心不安。汝以輿後來。彼二人騎以從。必同行也。帝亦顧文韶必當行。二十一日。黎明。兩宮聞洋兵已入城。倉猝出宮。妃主均委之以去。兩宮皆乘道傍騾車。王公內侍皆步行。出德勝門。砲聲不絕。趣行至貫市。東光裕駝行獻駝轎三乘。帝與貝子溥倫同一乘。太后皇后一乘同。太后衣藍布夏衣。尙未櫛也。帝衣黑紗長衣。黑布戰裙。缺具皆不及携。是日勺水未入口。晚宿於民居。隨扈者端親王載漪。慶親王奕劻。肅親王善耆。蒙古王那彥圖。貝子公爵數人。剛毅。趙舒翹。溥興等。暨神機虎神營練兵千人。馬

玉崑兵千餘人。兵無所得食。沿途掠於民間。時酷暑途行甚苦。暮抵居庸關。延慶州知州秦奎良來迎。太后易奎良而行。二十四日抵懷來。縣令吳永聞駕至。倉皇出跪迎。大堂側。太后入居吳夫人室。皇后居其子婦室。帝居簽押房。太后手拍梳桌。命進食。蓋出京三日。僅進三雞子也。隨啓匿自取梳櫛焉。吳夫人曾襲侯紀澤女也。爲太后梳頭。太后乃命帝書硃諭。命吳令往東南各省催饟糈。以典史攝縣印。吳令進燕席。並漢裝女衣。並進帝及大阿哥衣。蓋兩宮出京三日。始得安食易衣也。二十五日諭言不得已西幸。派榮祿徐桐崇綺留京辦事。迅籌辦法。其時尙未知徐崇已死也。二十六日下詔罪己。令各省保護教民。二十七日抵宣化府城。駐蹕四日。八月初六日抵大同府。駐總兵署。駐蹕四日。初十續派留京辦事各員。其餘令赴行在。十三日過雁門關。十五日駐忻州。換黃轎。十七日抵太原。駐巡撫署。陳設周備。多高宗幸五臺時舊物也。江蘇巡撫鹿傳霖以兵六千勤王。聞京師陷。繞道河南。至於太原。謂聯軍將掠保定。追駕西來。太原不可居。力請幸西安。乃下詔。閏八月初八日西行。江督劉坤一。聯東南督撫電阻。謂陝西貧瘠。逼近強俄。甘肅尤爲回教所萃。內訌外患。在在堪虞。如謂陝西地險。可阻聯軍。

則我能往。寇亦能往。山川之險。既不可恃。徧安之局。亦不能幸成。京師根本重地。不可輕棄。各國曾請退兵。不佔土地。回鑾斷無他變。萬不可局促偏安。爲閉關自守之計。詞甚切摯。而太后終慮聯軍之逼。仍決西行。初八日啓蹕。二十六至潼關。以錦舟渡河。太后欲登華山。以道險。又亟西行。而止。僅登萬壽樓禮聖祖龍牌。九月初四日。車駕至西安。改巡撫署爲行宮。儀制略備。帝時服布袍。王公皆衣布。太后胃痛時作。屢泣夜不成寐。各省紛進方物。時賚羣下。御膳費日二百金。太后謂岑春煊曰。向在京師。膳費數倍於此。今亦可謂省矣。京師以兩宮器服至。鹿傳霖授尙書。入樞府。彌執拗用事。榮祿旋至西安。與王文韶仍筦樞要。兩侍兵衛。日擾民間。秦民苦之。大修戲園。諸臣娛樂如太平時。帝見貢物至。必垂涕。各省協解款。已五百餘萬。每解款至。內監需索尤苛。諸臣漸趨行在。百物漸集。西安逾興盛矣。

拳擾方亟。李鴻章方爲粵督。召速來京。六月。德使克林德被戕。大沽礮台爲西兵攻陷。以鴻章督直隸。辭不至。署總電各國駐使。向各國議和。法外部言匪首未誅。端王等尙在樞府。言和不易。如罷端王等。剿拳匪。當可介各國議和。德外部言使臣被害。清帝無

一言引咎。豈能遽及和議。英外部言駐華公使脫險。當可復電。美外部要西軍與華軍合救公使。可開議。七月。天津陷。聯軍逼楊村。以鴻章爲全權大臣。鴻章自滬致美國電。願護公使至津。請聯軍勿入京。美電言公使不能通電。無可商之餘地。鴻章請護各公使出津。乃遣桂春陳夔龍護公使。各使以無西兵來護。不肯行。德皇通電各國。請以瓦德西爲聯軍統帥。俄皇謂德使被戕爲大辱。願推德將。各國贊成之。七月二十日。聯軍破京師。八月。俄皇謂使臣旣脫險。當撤兵議和。美國贊之法奧均不可。德皇拒益堅。朝旨促鴻章入都議和。鴻章至自滬。西軍將帥定議。困鴻爲於兵艦。俟准開議釋之。各國政府不可。鴻章請加派王大臣會議。及命慶親王奔勸。並爲全權。劉坤一。張之洞。會同辦理。鴻章至大沽。俄軍提督派員禮迎。美提督來謁。言奉政府命。以使公禮接。鴻章至塘沽。赴俄營談甚洽。聯軍方攻北塘。俄以兵隊護鴻章至津。入居海防公所。法廷擬六款。一懲辦罪魁。由各使臣指定。二禁軍械入華。三賠兵費暨諸損失。四西兵常駐北京衛使館。五毀大沽砲臺。六京津要處西兵屯守。各國皆贊之。閏八月初六。諭革肇禍諸王大臣。各國始允議和。英德協議四款。一中國商埠皆得通商。他處擇開商埠。二保全

中國疆土不取尺寸。三如有援他故取中國土地者。英德兩國別商保兩國之利權。四通告各國。請贊議。各國並從之。和議綱領遂定。各國使臣索慶王李鴻章全權憑證。電請行在頒發勅書。乃擬約稿送領袖公使。閏八月十四日。添派榮祿爲議和大臣。各公使以榮祿曾遣董福祥攻使館。拒不與議。鴻章止榮祿勿來京。慶王一以付鴻章。磋商數月。定大綱十二款。一德國公使克林德被害。派親王充專使謝罪。立碑於遇害地。二懲辦罪魁。由各公使指出。被害城鎮。五年內不得考試。三日本書記被戕。須向日本謝罪。四各國墳塋發掘之處。立碑雪恥。五軍火不得運入。六賠償各國人民損失。七駐兵衛使館。中國人不得居界內。八毀大沽砲臺。九京師至海道。擇要屯西兵。十人民肇亂。罪其長官。不得借端開脫。十一改通商條約。十二改總署及覲見禮節。電達行在。得旨照准。乃憑議和大綱商定約章。一派醇親王載灃。赴德充謝罪使。克林德牌坊已鳩工。二懲辦罪魁。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斬監候。加恩貸死。成新疆。永不釋回。莊親王載勛。尙書趙舒翹。左都御史英年。均賜死。尙書剛毅。大學士李秉衡。身死奪官。巡撫毓賢。尙書啓秀。侍郎徐承煜。均正法。提督董福祥革職。被害之尙書徐用儀。立山。侍郎許景

澄閣學聯元。大常卿袁昶。均復官昭雪。三派侍郎那桐。赴日謝罪。四被掘墳塋。撥帑立碑。五禁軍火入口二年。六償款四百五十兆兩。年息四釐。分三十九年。本息清還。賠款由上海辦理。以關稅鹽政作保。七劃崇文門大街以西。正陽門城堞。歸使館管理。留兵保護。八大沽砲臺削平。九諸國駐防之處。爲黃村。郎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臺。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十有違約事。罪其長官。十一北河改善河道。各國派員興修。歲撥帑六萬兩。黃浦河道。各國派員興修。歲費四十六萬兩。一半由中國支付。中國派員會修。十二改總署爲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此約在簽押後。除留防使館兵隊。約期撤兵。各國使臣。會同全權。曉示士民。交還北京。

兩宮在太原時。李鴻章入京議和。各國公使請帝還京。主議。李鴻章以聞。帝欲從之。太后不可。東南疆臣。多籲請回鑾。太后尙猶豫。鹿傳霖言北京危地。西安去海遠。可阻西兵。力請入陝。太后然之。遂幸陝。及和議成。各國撤兵。內外臣工。紛請回鑾。四月二十一日。諭言和局已定。經諭令內務府大臣。掃除官禁。本欲即日回鑾。惟溽暑難於跋涉。俟秋涼再行回鑾。定於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隸一帶回京。至七月初一。陝撫升允。奏言

關中炎熱。大雨泥深。豫撫松壽。奏河水驟發。蹕路衝毀。請展期回鑾。乃改於八月二十四日啓蹕。蠲所過地方本年錢糧。十月初十日太后萬壽祝於開封。十一月初四日自開封啓鑾。至順德府。今總統袁公方爲直隸總督。迎駕。十六日啓行。袁公扈蹕。恭親王溥偉等自京赴正定府接駕。二十四日兩宮乘火車回京。西人登城牆觀者數百。官僚軍隊皆肅跪道傍。英奧兩國馬隊肅列左右。各國公使暨夫人皆出觀。太后遙揖之。皆答禮。復一揖。登輿。遂還宮。

都門識小錄 摘錄

蔣芷儕

編者案此編作于清宣統三年

軍機大臣那桐。現在內城金魚胡同。擴張住宅。胡同內外之居民鋪戶地址。全爲收買。聘日本某測繪生相度工程。聞將建一極優美之西式園亭。估價五十萬金。已鳩工庀材矣。此宅落成。不特石崇之金谷。賈似道之半閒堂。不得專美於前。卽此胡同之名。亦可與外城之丞相魏染鼎足千秋。所可惜者。金魚二字。不知又易誰何耳。（按宣武門外丞相胡同。係嚴嵩住址。後人惡嵩。改丞相爲繩匠。近又改爲丞相。想有人崇拜嵩賊。

也。騾馬市路北魏染胡同。係魏忠賢住址。後卽名爲魏闌。本朝某名士以闌字穢目。改爲染。今尙仍之。或問金魚胡同將來改何名稱。余笑曰。幸則名那相胡同。不幸則名那像胡同。寄語相公。好自爲之。他年可爲京城輿圖上添一段典故也。

江西道監察御史趙熙。前月奏參吉林巡撫陳昭常。而誤爲黑龍江巡撫。且誤昭爲照。至被申斥。傳爲笑柄。乃近日廣東道監察御史胡思敬。奏參陸潤庠請假修墓。爲目擊國事艱難。有心規避。否則何不令其子陸大坊回籍云云。老慶閱而笑曰。陸大坊係前都御史陸寶忠之子。該御史於此等事。尙鬧不清楚。所言尙足信乎。竟置不理。嘻。趙胡等。非素喜建言者耶。而所言者。乃如是。其與趙高指鹿爲馬之伎倆。何異。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

十二日午後。攝政王退朝。將出地安門。適有一玻璃馬車西來。甫入城。聞警蹕聲。車遽止。道差軍人。忽以槍頭刺馬口。馬驚退。猛觸人力車。後牕玻璃碎焉。車中人冠後翎尾。亦被折斷。急呼馬夫回車。加鞭逸去。近年玻璃馬車。在途橫肆。屢起釁端。蓋乘此車者。非達官富人。卽闊少也。不圖亦有今日。車中人何不出而與道差軍人較也。

都城西山旁之翠微山。有八寺焉。惟燄光靈光兩寺。鞠爲茂草。今靈光已修復。改名重興寺。或告余。庚子聯軍既入。拳匪餘孽。匿兩寺內。無所得食。勒近村富人韓某出萬金。請減不許。竟殺之。韓妻子擬控諸有司。或曰。不如逕入城控諸洋人。果以兵隊至。匪猶高臥未知也。聞鎗聲驚起。倉皇出禦。盡被殺。兩寺亦隨燬。有一塔甚宏壯。亦爲火藥轟去。今惟存瓦礫矣。聯軍將至。駐通州之將領懼。顧無計遁。皖人方長孺者。將領之戚也。願代任斯職。將領大喜。棄軍去。方領軍則姦掠極無狀。居民恨甚。洋兵至。咸赴訴。乃圍而殲之。此亦吾國人自相殘殺之一證也。

外國銀行常例。每日午後三點鐘下鑰。雖有大匯款至。不顧也。近日海軍部將匯購艦費於英。其數爲四萬磅。部員至匯豐銀行。已過時矣。商之買辦不見。無可如何。惆悵返署。則該行之大班某適至。詢何事。曰爲貴署匯款事也。今日金價稍平。過是恐益高。請速匯。部郎告以故。曰誤矣。所謂三點鐘限者。指尋常事也。若要事不定。以此限。實則吾輩終日辦事也。部郎乃與之接洽竣事。而華人之爲買辦者。尙未之知也。

衛生巡警之笑柄。屢書不一書。頃聞西城粉子胡同某姓宅。婦以產難亡。巡警來詢明。

飭收殮。殮後。巡警忽詢其宅主曰。此亡者是婦人。抑是姑娘。主者啐曰。是汝家姑娘。又崇文門外高家營丁姓。有人死。報知南營參將衙門。領有收殮執照。忽有巡警來。詰其何以不報。丁姓言。已報知參署。領有執照。巡警又曰。以後如再死人。須報知本區。丁姓怒詈曰。以後卽死汝一家人。二事闕傳於市。衛生巡警原係一種文明辦法。乃若輩如此。出言唐突。致惹譏評。可笑。抑可歎已。

大柵欄厚德福酒館。前日有講新學者三五輩。與一四十餘歲之老先生聚飲。談及外洋各報。紙姍笑我輩髮辮爲豚尾。遇轍以手提之爲戲。故我輩將其剪去。老先生醉後聞此言。憤形於色。立呼堂倌以小刀來。將辮割斷。合座拍掌呼萬歲。老先生坐在順治門外上斜街某部郎宅設帳。酒後回宅。學生見其首蓬蓬然。相與譁笑。老先生怒。喝止之。課罷。舉以告其家人。某部郎大爲不懌。次晨卽具衣冠赴塾。正色告曰。余功名從舊學得來者。不知新學爲何物。閣下旣講新學。是與我意見不合。余子亦不敢請教。老先生嘿然。遂檢點行李他去。嘻。斷去煩惱絲。轉使添煩惱。其老先生之謂乎。

大柵欄福壽全洋貨店。去冬店主死。欠債極多。店遂倒閉。商會稟官。將其存貨及店屋

器具出售彩票。其票數及得彩之號數。悉依湖北籤捐票。有錫嘏者。滿洲人。陸軍部司員。亦店中股東之一。商會如其股分之數。以票與之。請其代售。且言如盡售。卽以抵股款。有餘。則作君自購。錫遍託人售去若干。尙餘若干。及籤捐票號碼出。頭彩爲錫得。係該店全基。估值十萬元。是夕有人願以十萬兩轉購。錫不允。次日至商會言。吾與店主朋友也。今人死店閉。家無以爲養。吾不忍坐視。願舉頭彩所得者。悉以與之。此事一傳。錫之義聲震京師。時山西提學使亦名錫嘏。適於是時死。年已七十矣。或乃爲語曰。錫嘏福壽全歸。福壽全歸錫嘏。以命對。莫有能對者。

閱學部鑒定博物教科書。有云。崔者。山里之留鳥也。吾旣不解其語。乃發憤罵曰。如學部者。自尙侍以下。及各司長。盤踞不去。敗壞全國教育。真乃一種留鳥。

近有自署（南腔北調人）戲作北京清吟小班竹枝詞二十首。詩云。長林富貴松瀛墅。皆班名。爲訪名花鎮日過。個個大人充都（去聲）少。韓家潭畔馬車多。辰光蠻好是新年。恩客來哉開果盤。喜聽阿姨解頤語。果然蜜蜜又恬恬。檀香瓜子碟裝來。敬客香煙三砲台。自撥琵琶自家唱。一聲聲是呀都歪。茶園口日攜朋友。去去來來總一淘。

臨出門時呼走好。丁甯相會是明朝。春宵一刻原無價。破費千金也便宜。只要銷魂果  
真個。洋錢念塊捨稀奇。怪煞宵來發異香。夢中驚醒好鴛鴦。羅襦襟解聞薌澤。頭上芳  
隣馬子房。迎賓門面對金台。更有中西旅館開。喊得東洋車一部。阿儂要好自家來。幾  
花傢具皆洋式。該搭房間色色新。弗許碰和許喫酒。擺來牌飯也開心。短衣窄袖時髦  
樣。天足躡躡踏軟塵。出局今朝捨場化。上林春更勝瓊林。清倌阿是普通名。真個銷魂  
豈末曾。勿要當心防鼠疫。大人原本是瘟生。以上南班。佳人燕趙古來多。餘韻流風  
今若何。八大胡同閑走遍。幾回慷慨發悲歌。坎肩馬褂套長袍。三尺橫拖白札腰。小小  
坤鞋尖又瘦。行來一步一魂銷。乾媽大了又跟媽。枯瘦痴肥黑且麻。堪歎扶持無綠葉。  
枝枝辜負牡丹花。跑廳喊道幾爺來。欸步相迎笑鬢開。打罵真成見面禮。暗中上勁要  
人猜。住局八元盤子一。北洋不及站人優。若干牌子親查過。算到明天是帳頭。縱非小  
白也多情。缺德何妨竟碰釘。好臉子恁那禮擺。嬌喉如轉上林鶯。姑娘要菜客心歡。紙  
片飛來叫過班。唱罷二簧還大鼓。老師多賺兩元錢。幾幫茶客紛紛去。一點鐘敲半夜  
過。換上座燈落保險。圓成好事要張羅。開銷處處要洋錢。端午中秋又過年。生客偏多

熟客少。下車容易上車難。南朝金粉野鷄窩。北地胭脂喚奈何。霧裏看花雲裏說。買家妹妹勝哥哥。以上北班。榮林班寶玉。遊客多稱之。頃福仙班有賈玉文下車。一時趨附者衆。故末首及之。其實都門花事。匪特北班不堪寓目。卽南班亦無美材。而王公貴游日夕結駟連騎於其間。蛙蟻轉丸。可厭亦復可笑已。

順天府前在民政部領防治鼠疫費三萬兩。立局所派醫員。約耗三千餘兩。購藥水備器具。約耗千餘兩。刻下比戶稽查。病而死者。逐日減少。而存款尙多。擬用之於各州縣。乃近據檢疫員報告。僅三河境內一。二家有疫。其餘各處均無傳染。治中駱某。檢點藥物。十存八九。蹙然曰。這大的地方。何以竟無病人。聞者詫爲奇談。或曰。此不足奇也。請看他日將三四千報銷。膨脹而達於三萬金。始足奇耳。

昨飲於大柵欄厚德福河南酒館。隔座有兩人聚談。甲云。近日各報紙。明目張膽。醜詆政府。而政府亦忍受之。真有婁師德唾面自乾風度。我若當權。必借端將各報館全行封禁。乙笑曰。此足下所以不能當權也。甲詰其故。乙曰。做官須要懂官訣。始能希榮固寵。入政府者有十二字訣。所謂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甲爲浮一大白。又言移

獎實官。度支部前次奏准本年二月初一截止。現忽又請展限。其意恐失却大宗利源。倘此次滿限。再請展限。未免有同兒戲。乙笑曰。度支部神通廣大。聽說目前因鼠疫經費太鉅。無法籌撥。不久要奏請開辦。耗子實官捐。甲又爲浮一大白。又言京城內外大街小巷。各部院衙門前後。騾馬糞隨時遍布。一遇雨雪。調成泥糊。臭不可聞。儼然一片大糞廠。乙笑曰。足下只知道京城地面上像大糞廠。可知這般大老官肚皮禮裝的是甚麼。甲正舉杯。又欲浮一大白。聞乙言不禁噴酒滿案。

近有一士人狀類痴顛。嘗在後門大街一帶演說十可恨。其言曰。外務部外交失敗。一可恨。法部各級審判不清。二可恨。軍機大臣不負責任。三可恨。資政院議員乞憐。四可恨。陸軍部兵士腿快。五可恨。大臣賣國。六可恨。外人強硬。七可恨。錢鋪坑人。八可恨。國民不知自強。九可恨。巡警管洋車。不管馬車。十可恨。

客有談及中俄交涉者。痛心疾首。喟然而歎曰。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也。今者吾國之外交。適成一下喬入幽之象。惡在其能取勝也。余叩其故。客曰。子不憶道咸間京師設有撫夷局乎。泰西各國。吾概以夷視之。居高臨下。非所謂遷。

于喬木耶。及圓明園被焚。撫夷局消滅。而同光間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雖不敢夷視諸國。猶有居中馭外之雄心。及拳匪亂作。總理衙門消滅。外務部成立。於是向之居高臨下。居中馭外之餘威。掃地盡矣。非所謂下喬木耶。馴致奉令承教。馴致喧賓奪主。近一二年來。非所謂入幽谷耶。余曰。昔之撫夷局總理衙門。乃自大之過也。今之外務部。則主賓敵體。正當之辦法。未可厚非。客曰。昔之自大。且日見餒敗。今之敵體。能以取勝乎。下喬入幽。此其時矣。余無以難之。相與太息而已。

勸業場三層樓上。玉樓春茶室。懸一聯云。『有額皆書塲。無腔不是譚。』上句指都中煤鋪米莊飯館等處。扁額皆有王塲二字。〔現充政務處提調。字極惡劣。而好書扁額人多譏之。〕下句謂都中王公走卒。皆喜學譚鑫培聲調。蓋紀實也。

給事中誠壽。寓內城中一區馬嘍拉廟內。有僕王富張順二人。十八夜三更。該區巡長錫珍恩昌等。帶警兵多人。闖入廟內。將王富用繩縛去。俄而釋回。又縛張順去。良久亦釋回。誠異之。詰兩僕。據稱並未犯罪。彼等無故拘去。拷打多時。始釋回。次日誠具呈肅邸。請究辦。奇哉此事。誠僕卽有罪。理應先告後拘。否則何至野蠻以逞。是能保衛治安。

乎。余百思不得其解。

西便門外望海樓迤西某處。近忽闕傳有鬼。每日午後卽現形。行者爲之裹足。有好事者勇於膽略。欲覘其異。廿一日雪後初晴。懷短刃往伺之。果見有白衣冠如廟內走無常狀者。披髮吐舌而前。好事者於短垣內躍出執之。出刃欲刺。鬼忽大叫曰。我也。非鬼也。詰其何故作此狡怪。乃言迫於飢寒。無術作盜竊。特假此詐路人財耳。問有家乎。曰有母在。好事者出二銀元予之。屬改行。且戒之曰。再如此殺無赦。此好事者可謂義士矣。告者忘其姓名。惜哉。

京師佛學研究會成立。(宣武門內象房橋觀音寺內) 余有友亦善知識者舉以告

余。余曰。方今吾國世道壞極。人心壞極。佛菩薩以何慈悲方便救濟。友因述明季覺浪和尚語謂曰。國初之時。譬如一錠太元寶。斬碎來用。却塊塊是精的人。見其太好。乃過一爐火。攪一分銅。便是九成了。九成銀還好。用。再過第二爐火。又攪一分。是八成了。八成後。又攪第三第四。乃至十餘次。到如今只見得是精銅。無銀氣矣。必須一併付與大爐火。烹鍊一番。銅鉛錫鐵。部銷盡了。然後還他十分本色。然則如此世道人心。造物亦

須下毒手矣。余聞之豁然領悟。急合十頌曰善哉善哉。

已故予告大學士崇禮奉旨賜諡文恪入祀賢良祠。二月二十七日舉行入祠典禮。上午九鐘由禮部衙門舁出黃亭一座。中供諭旨。又硃書黃牌四對（太子少保）（予諡文恪）（文淵閣大學士）（奉旨入祀賢良祠）並有龍旗御棍鼓樂提爐等翼以行。武官四員騎馬前導。禮部尚書榮慶肩輿以隨。至六條胡同崇宅。升砲奏樂。公子跪迎於大門之外。榮尚書捧旨入宅。載濤載攬世續李經邁等肅入大廳。榮宣讀上諭畢。捧至垂花門外焚化。公子九叩首起。卽傳膳。世榮先行候於祠。午後一鐘移崇主供黃亭內。濤攬等隨送入祠安位。道路觀者嘖嘖稱異。弗置。按崇本姓蔣。內務府人。由郎中充粵海關監督。連任兩次。括銀數百萬兩（其僕王某刻尙擁資數十萬。其主可知）回京數遷卽大拜。庚子拳亂作。聯軍入京。崇宅閔麗爲奧兵佔據。崇每日在後院哭泣。聞者哀之。迹崇一生事業。惟善括財。粵人諡之曰貪夫。而朝廷祀之爲賢良。然則今之爲大臣者可以知所取法已。

長沙張文達公（百熙）憐才好士。管學部時嘗有廣廈萬間之志。嗣因絀於經費。又爲

忌者所尼。遂中止。歿後。門弟子醮金七千兩。欲爲公范銅像。因其家餽粥不繼。此款權儲京號義善源生息。以資存活。上月義善源倒閉。此款亦被乾沒。文達清風亮節。自堪千古。而是區區者非不義之財。其後人亦不克享有可慨也。

都中名人所書市招扁對。庚子拳亂。燬於兵燹。而嚴嵩所書之六必居三字。（前門外糧食店北口路西）嚴世蕃所書之鶴年堂三字。（菜市口路北）巍然獨存。分宜父子淫貪誤國。罪通於天。與檜賊齊名。至今三尺童子皆羞之。乃其惡札亦幾經滄桑而不毀。倘所謂貽臭非耶。（按嵩本有才名。初仕南京禮部。人多稱之。後因議大禮案。附和張驄桂萼。熱中富貴。始壞心術。世蕃才更優於嵩。不能幹蠱。轉以濟惡。故父子俱敗。嵩著有鈴山堂集三十五卷。明人曾毀其板。遂少流傳。頃聞琉璃廠一書賈。謀得原刻本。將付鉛印。此書出。又必有人爭購也。王鳳洲鈴山堂歌云。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信然。因記所書扁字。而併及之。）

旅京西人於初十日午間賽跑馬。第一次乘馬跑。二次驢跑。三次婦人乘跑。四次駱駝跑。五次婦人乘跑。六次跳澗。男女競乘。殊可觀也。滬漢西人賽馬。予皆見之。皆無西婦

與賽。北方風氣強勁。男婦均能馳乘。且多騾驢駱駝。不僅馬也。西人旅京久。習與俱化。故舉行賽馬。亦與南方不同。因地制宜。誰謂西人不善變哉。

搜二自納黃三蘇寶寶之餽。各報痛詆。聲醜載道。老慶嚴責數次。不准入邸。搜力辯係外間謠傳。左右亦爲之掩飾。慶曰。此刻我不管。倘有什麼參案發現。我再與你計較。搜大懼。初匿該妓於西河沿客棧。後又匿於城北某宅。均爲各報揭載。搜恐蹈乃兄振大之覆轍。連累乃父。致演家庭惡劇。只得割愛。暫避風潮。商之劉十代爲劃策。劉爲樂亭著名富戶。與搜爲嫖友。因允將蘇妓寄劉宅暫住。上月二十四日。劉命其姪某。迎蘇妓於北城某宅。乘京奉快車赴樂亭。搜送之登車。蘇妓盈盈含淚。搜亦泣下霑襟。何其哀感至於斯也。說者以搜比明末吳三桂。而以蘇寶寶比陳圓圓。蓋吳昔領御林軍。搜現充禁衛軍訓練大臣也。天道好還。可不懼哉。

權閹李蓮英。穢迹腥聞。紀於各報者。已彰彰在人耳目。自監國攝政。懼懼不測。退居閑散。求保首領。然已富有多金。無他慾望矣。月前死去。羣閹瞰其私蓄纍纍。籌思篡取。各遣心腹。四出調查。聞除大城原籍。及各銀號金店存款外。其儲於宮內者。尙有現銀三

百餘萬之多。因共謀瓜分。較量錙銖。遽起爭鬪。小德張大受夷傷。面奏隆裕太后。現已交內務府大臣查辦。所有存款。概予充公。故日來宮內大興土木。購置西式器具。交民巷各洋行生意興隆。或謂皆出於李蓮英死後之報効也。

淫伶李春來。在滬出獄。不敢操伶業。遁至津。津人詬之。近又遁至都門。詬者亦衆。時值廊房頭條胡同新開大舞臺戲園。缺武生。李得以承其乏。奏技數日。觀者尙鑿望。然終以其人不軌。致其技亦不能大受歡迎。李欲回復名譽。每齣竭全力以赴之。一日演白水灘。扮十一郎。至（忍氣吞聲是君子。見死不救是小人）說白後。將頭上所戴之圓笠。向後一擲。詎用力過猛。擲落右樓上。某女客懷內（都中戲臺極惡劣。地面又狹。樓座幾於臺連。非如滬園寬敞。足以迴旋。故李有此失）觀者大譁。某女客亦怒（或言係某宅眷。又言係妓女）次日赴警廳控告。李懼。卽遁去。

八大胡同名稱最久。當時皆相公下處。豪客輒於此取樂。庚子拳亂後。南妓鬻集。相公失權。於是八大胡同。又爲妓女所享有。酒食之費。徵逐之多。較之昔年。奚啻十倍。客有初來京者。乘人力車。告以赴八大胡同。車夫拉至。客遍觀木扁。無八大胡同名目。（近

日都中各胡同口皆標名於木扁上。以詰車夫。彼此言語不通。幾起衝突。後警兵至。爲言八大胡同。卽此處縱橫毗連之八條路巷總名稱。非單獨有此一胡同。客始恍然。有人詠八大胡同詩一首。將胡同細名包括在內。錄之以爲一般游客指迷。詩云。八大胡同自古名。陝西百順石頭城。陝西巷口百順胡同石頭胡同。韓家潭畔絃歌雜。韓家潭。王廣斜街燈火明。王廣福斜街。萬佛寺前車輻輳。萬佛寺灣係一小橫巷。西通陝西巷。東通石頭胡同。二條營外路縱橫。大外郎營小外郎營係一巷折爲二條。北通李鐵拐斜街。南通韓家潭。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按八大胡同。又名十條胡同。以該處大小巷計之。有十條也。

近凡放交涉使者。皆拜外務部堂官爲老師。亦如從前部曹得京察者。拜堂官爲老師。外官得保舉者。拜督撫爲老師也。老師名稱之濫如此。則門生品格之卑可知。又從前京官習氣。不如外官之重。惟戶工兩部部曹。事堂官頗卑諂。工部尤甚。至有站班請安之舉。潘文勤長部時。厲禁之。然各官除對潘外。仍如故。殆生成一副賤骨也。庚子後新衙門成立。而風氣愈趨愈下。初立商部。堂官爲振貝子。司官乃自稱章京。後陳璧爲侍

郎。至天津見項城亦自稱章京。蓋趨利伺便之心盛。他皆不顧矣。

或於某酒館壁間題一聯云。世僕不爲家所齒。續貂眞與狗謀皮。乍閱之不解所謂。酥後再觀。上兩字已了然。中兩字指某侍郎也。昔年萍鄉文芸閣學士喜談諧。嘗呼某侍郎爲家狗。以其名之第三字形似狗也。或之意殆本此。

駐四川德領事。獻馴熊兩頭於萬生園。由駐京德使照會外務部具奏。奉旨賞收。並電川署督王人文派員解熊來京。一微物耳。而如此鄭重其事。意者亦外交上應有之禮節耶。

昨飲於上林春。言及近日員外郎之有別才者。皆戴紅頂。名器之濫。莫此爲甚。有客笑曰。此中却有分別。余曰。不過一二品之間耳。客曰。非也。乃紅色名稱之分別。由私函請託而得者名箋紅。賄保及捐得者名銀紅。誣盜殺民者名血紅。辦交涉者名洋紅。襄辦大婚禮者名喜紅。循資格而得者名老紅。余喜其名稱之層出不窮。戲問曰。近有充大帥嬖童。及妻拜親貴爲乾女。妾與親貴荐枕席而得者。當名何紅。客半晌躍然曰。此可名之爲肉紅。

偶與友飲於韓家潭某郎處。友言都門花事狼藉不堪。惟此等處尚可消遣。醉後爲述往事數則。錄之以供談助。友嘗携諸郎游天甯禪寺。指佛出句云。者和尙長伸手。只想要錢。某郎略解文意。對而不對。爲潤色之云。那相公瞎淘神。不會冤斗。又有某郎能屬三字對。友舉十三日。某郎應聲曰。六一翁。友異而詰之。某郎詞窮。則曰。係從前某太史對也。廬陵有知得無乾笑。又有嘲黑相公五言律一首云。萬古寒滲氣。都歸黑相公。打圍宵寂寂。下館晝匆匆。飛眼無專斗。翻身卽轉篷。（京諺剃頭篷子是也）陡然條子至。開發又成空。不圖此中亦有苦海也。又有七絕一首云。捐班新到快嬉遊。戲旦連宵鬧不休。博得黃金買歌舞。終歸潛夜渡蘆溝。則爲一般漂帳者言也。有秋芙者。諸郎中翹楚也。金谿朱春舫妮之。贈聯云。九串空花春舫依然漆黑。三拳潦草秋芙到處褒紅。一意謂花去條子錢九串潦草三拳卽去也。（有自謂與某郎交厚者。後察之悉僞。或嘲之曰。君真不讓古人。詰之則曰。君不讀明文乎。所謂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者也。其人大慚。又有客與某郎作象棋戲。郎局將輸。友旁觀諛之曰。象過河可免。郎擬不可。友曰。他人不可。汝可。客問故。友曰。佛經云。象馬兔三獸渡河。卽此注脚也。客軒渠不已。而

郎勃然有怒色。諸郎問有詎號。如霞芬名爲小表嫂。箏秋名爲老同年。最奇者朵仙名爲山楂糕。蓋取其又紅又甜也。聞者莫不絕倒。

有客自章邱來言。該縣城外靖家莊季家莊辛安莊一帶。本月初四日午後嚴寒驟雨。中有白蟲甚多。俄頃滿地。長二三分許。蠕蠕然若廁內之蛆。士人互相駭怪。詢之老農。皆云未見此異。

總商會團拜。衆商畢至。有熟史事者相誇曰。我輩中出色人物。要推膠鬲老板。魚鹽起家。作到宰相。一曰要算弦高老爹。用十二頭牛。保全鄭國。一人搖首曰。不算不算。要看呂不韋老爺。用半個女人。做了皇帝的乾爺。忽一人大笑曰。你等眼孔太小。要算馮道老宰相。造一座半閒堂。快樂逍遙的把四個朝代十位主子全都賣了。方是好漢。有人辯馮道不是商人。其人答曰。賣國的不是商人麼。

有湖北某主事。籤分禮部。誤赴吏部報到。該部司務廳員。因近得吏部裁撤消息。喪心失魄。不暇檢查。竟予分檢封司行走。已一月矣。忽於發給津貼之日。查冊籍無其人姓名。細核報到文書。始知爲禮部人員。於是婉詞令去。聞者無不絕倒。

初四日都中有鏡報發現。每日一紙。粵人楊君笑謳勦辦。該報未發現時。帝國日報曾揭載該報爲政府之機關報。由軍機章京華世奎之弟主持。羣足詬詈。及出版。刊函詰帝國日報經理陸君詠宜。陸覆函稱得自北京日報經理朱君季鍼面告。朱與楊爲師弟。大難爲情。初六日。朱又刊函自辨。此事不知何日了也。該報第二號新聞中有陳大人邦瑞之稱呼。殊爲已前華字官民各報未有之特色。惟該報余已閱至第四號。大人二字。僅於陳邦瑞一見。意者此大人者。別於小人而言。非如下級官吏及奴隸輩對於上級長官之通稱也。不然陳不過一度支部右侍郎耳。官階之高於陳者。尚有尙書大學士在。何獨於陳而巍巍然稱爲大人也。又不然陳在度支部。實不勝侍郎之任。不足稱爲侍郎。該報援春秋之例。故以大人二字貶之也。陳軀幹本極擁腫。大者龐然大物。人者輕之之詞。該報或意在斯乎。敢以質之法言家。或曰。該報係援西字報例。未可厚非。然則三品以上官。當一律稱爲大人。何以該報於其他。則稱尙書侍郎。而獨於陳稱爲大人。殊不可解。

郭祥林者老伶工也。往來貽穀宅有年。盡悉其家事。去冬郭擬於煤市街某公司廢址。

建築戲園。仿上海新舞臺式。包工與段某。計銀六萬兩。訂立合同。聲明今正十六日動工。違者罰三千元。郭中悔。亦如之。郭付段公益銀行六萬兩期票一紙。段往取銀。不可得。後以該票朦抵與他人。逾期不能開工。郭欲議罰。段藉口銀票不能兌款。係郭自誤。亦欲議罰。郭怒。索還銀票。段無以應。大窘。匿於李婦處。婦曰。是嘗往來賂宅之郭某耶。曰然。曰速約彼來。吾有以處之。時正賂穀出獄。報紙喧傳其私回本宅。婦謂郭曰。賂將軍生還。汝知之否。郭曰。是吾力爲之謀也。曰謝汝幾何。曰彼此交情。何謝之有。婦曰。痴哉老奴。此死獄也。而汝生之。功莫大焉。當索重酬。將軍家資千萬。夫豈靳此區區。汝奈何以交情二字。坐失大利。將軍出獄矣。行見六萬兩之銀票。三千元之罰金。將實汝於獄也。郭語之故。且告之悔。婦曰。吾當爲汝報不平。遂謀致內監數人。掩入賂宅。冀執賂以劫財。庸詎知賂早聞而避之。其謀不中。釀成此案。現在郭亦被廳收押。婦又牽涉鍾崙（賂之子吏部老考司郎中）鍾岳（賂之姪吏部文選司郎中）詞意糾紛。不可爬櫛。終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賂穀生平長於殖財。家本素封。初則以財發官。繼則以官發財。綏遠一任。則以財致禍。在獄三年。則又以財脫禍。李郭之案。是否出於串謀劫財。

尙不可知。要之貽穀。此次負贓出獄。抗旨逗遛。其爲得於賄賂之力無疑也。李郭雖狡。其能以毫無意識之舉動。施於目無國法之小人哉。

瑞洵者。曾充駐藏大臣。以贓敗革職。現寓得勝門內。擁多金。挾美姬。泰如也。有姬名玉燕。最幼而最寵。其母王李氏。旦夕入瑞宅。名則探女。實則銷納贓物。與門者賄通。已非一朝一夕。而彼昏不知也。近者氏與門者。忽不諧。某日氏自內出。門者搜得股票字畫等件。稟於瑞。指爲私竊。瑞怒。片送氏至內廳收押。玉燕聞之。大發雌威。直前批瑞之頰。哭詈曰。何物老糊塗。敢指吾母爲竊。是區區者。余畀之也。汝旣送彼至廳。卽與同去。披髮曳衣出走。瑞懼。踉而留之。怒未已。瑞又呼告密之門者。至痛扶之。按其項爲叩頭伏罪。而別傳一門者。片請內廳出氏於獄。車載以歸。始寢事。有客舉以告余。且深惜瑞之不悟。余笑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瑞洵非遇玉燕。其贓物何從取銷哉。客深惜瑞之不悟。余且深惜客不悟瑞之不悟也。

地安門內之景山。一名煤山。天安門內之廣庭。一名炭海。恰與作對。相傳遼金時。在此二處積煤與炭。以備不虞。故得名。七百餘年來。炭海之名。知者鮮矣。而煤山二字。婦孺

皆能稱道弗衰。蓋因明思宗於此山殉國也。此山踞皇城中央。屹然聳峙。本爲禁地。不許閒人登臨。憑吊。頃聞內監傳說山麓下時有鬼哭。聲甚厲。夜間常見五色火光出沒山頂。不知主何朕兆。

庚子拳亂後。四庫藏書。殘佚過半。都人傳言。英法德日四國運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時。曾取該書之厚二寸許長尺許者。以代磚支墊軍用等物。武進劉葆真太史（可毅）拾得數冊。閱之皆永樂大典也。（劉時充大學堂總教習後爲亂兵所戕）此真斯文掃地矣。今者學堂林立。學者非哀皮西替衣。卽阿伊屋扼我。而外人日以重價蒐羅我舊板書籍。琉璃廠書肆。常有日本人蹤跡。聞日本某教習言。敵國現正爲貴國造就華文教習。豫備他日延聘。此言雖謔。默觀近日學者風氣。或恐不能出彼所料也。雖然皮之不存。毛將焉傳。國粹消沈。則其國亦必與之俱盡矣。尙安得有延聘教習之事耶。哀哉。

大內舊有藏罰庫。所儲皆五金之屬。據筦庫老吏言。其中寶物甚多。庚子初夏。一夕忽見有紅光自庫內出。且有聲如爆烈狀。疑爲火警。急起巡視。無恙也。未幾拳亂作。聯軍

入城。庫被燬。所儲者悉爲西人捲去。

近十餘日來。都中有一最奇之事發現。卽警廳取締擔糞夫是也。警廳爲衛生起見。飭五城內糞廠。悉移至五城之外。且抽收糞捐。糞夫以城外道遠。已不樂從。又聞抽捐。遂相率罷工。五城內大小住宅。糞無所出。積穢不堪。而警廳無如何也。日前某相府遣下片請廳官除糞。廝鬧不休。經多人解勸始免。且聞有夜間私以糞傾於路者。警兵見之。亦不敢干涉。倘再相持十餘日。則都中將變爲黃金世界矣。嘻其異已。

有老京曹述穆宗及孝哲后軼聞數則。亦他年野史資料也。

穆宗嘗便衣由後宰門出游。湖南舉人某居會館。與湘鄉侯寓齋相對。一日。在床攤飯。見有少年入。就案翻視其文。以筆塗抹殆遍。匆匆卽去。怪而詢諸僕。僕曰。此曾大人之客也。曾大人出外未回。故信步至老爺處耳。曾歸。舉人白其狀。曾大驚曰。此今上也。舉人駭甚。竟不敢入春闈。卽日束裝歸去。

穆宗又嘗至琉璃廠購玉版宣。以瓜子金抵其值。掌櫃見非通用物。辭不受。迺囑店夥隨往取銀。至午門內。店夥不敢入。棄紙倉皇遁。翌日遣小內監如數償之。

穆宋喜出游。偶避雨僧寮。遇一人。窮愁殊甚。詢其所執何業。乃某姓家廝養卒也。爲主人所逐。故托鉢香積廚。以圖果腹。又問如爾輩。以何處出息最優。則以粵海關對。遽假紙筆作一函。囑交步軍統領衙門。代爲位置。時某親貴執大金吾。得函。卽予金治裝。赴粵海關承役。其人遂以起家焉。

巨璫安得海不法。穆宗冲齡。已稔其奸。嘗以小刀斷泥人首。內監請其故。則曰殺小安子。後同治八年。安僞稱奉旨差遣。織辦龍衣。過德州。知州趙新。稟魯撫丁寶楨。奏聞。卽奉旨就地正法。

孝哲后爲承恩公崇綺之女。同治十一年。與鳳秀之女。同選入宮。時后年十九。鳳女年十四。孝欽后欲立鳳女。孝貞后欲立后。相持不決。召穆宗自定之。如孝貞旨。於是立后爲中宮。封鳳女爲慧妃。孝欽意大不懌。諭穆宗曰。慧妃賢明。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嫻禮節。皇上母輒至中宮。致妨政務。而陰使內監監視之。穆宗意亦不懌。晝常出游於外。夜則獨宿乾清宮。旣而有疾。孝欽召孝哲訓責備至。穆宗崩。無嗣。德宗入承大統。孝哲痛不欲生。旦夕悲啼。兩目盡腫。崇公入視。因奏曰。皇后如此悲痛。卽可隨大行皇帝去。

罷。崇公出未移晷。而孝哲崩。時光緒元年二月二十日。年二十二。距穆宗崩未百日也。大學堂工科圖畫教習某西人（美國）居華有年。能操極熟之京語。日徵逐於八大胡同。遍索名妓像片。回堂授課時。則陳列於講台上。用鉛筆臨摹。轉贈各妓。以相取樂。工科學生惡之。面稟監督劉廷琛。冀其必有以處之也。數日來毫無消息。學生不堪其憂。該教習不改其樂。意者劉太史以該教習繪像贈妓。比諸鄭風之采蘭贈芍。殆亦有合於禮教耶。

外城電話機關初不甚靈捷。自改良後。消息益多阻礙。居人苦之。屢詰電話局。迄不得其要領。疇昔之夜。有客宴於同豐堂。總廳丞某君亦在坐。酒半。相與睹說笑話。客曰。某留學生不能詩。而酷好吟詠。日久成一巨冊。刊印徧贈友朋。聞某名士詩學功深。持以求教。名士閱其詩。聲韻且不曉。更無論優劣。然亦不便指摘。援筆書（改良電話）四字於冊上以歸之。某君曰。此四字何所取義。客曰。此貴廳之新歷史也。某君益茫然。客笑曰。卽所謂不通不通又不通也。某君始知其致諷。意甚歉仄。而座中人已爲之絕倒。趙次珊制軍奉召入都。將拜東督之命。溇陽往拜。賀曰。三哥恭喜。帖子已寫好否。趙愕

然不解所謂。溇陽笑曰。卽謹具滿洲三省奉申某某笑納之帖字也。趙搖首曰。此事恐怕我還做不到。溇陽喜誼諧。昔年在工部當差。侍郎桂祥粗鄙無文。一日書開字。中間忽少一橫。衆皆笑之。溇陽曰。他是叫咱們到他門兒裏去造二十。衆爲絕倒。二十者都中舊日極卑賤之士。審名目也。又督兩江時。王壬秋侍講來。欲借三萬金。溇陽正與幕友鬪牌。卽取牌中三萬予之。侍講亦爲莞然。

某邸生日。某督之夫人。獻天津女優。演劇三日。福晉格格等。顧而樂之。某邸忽發奇想。擬購雛姬數十人。於南府設女優傳習所。教成進呈大內。以娛左右視聽。此語傳出。聞竟有赴南中採辦者。且有條陳西洋女優跳舞者。玉樹後庭之曲。臨春結綺之游。又將見於今日矣。

太監李義春。某日潛入中和殿。竊取榻扇上之銅什件。爲景運門值班大臣查見。奏交大理院審辦。經刑科四庭訊明。查太監混入西華門內。至中和殿行竊銅什件等物。律無治罪專條。擬依偷竊大內乘輿服物者。絞立決例。減一等。擬以流三千里。交順天府尹定地。發往配所。收入習藝所。工作十年。限滿釋放。奉旨依議。聞李義春與小德張積。

不相容。前次撥見死陶李蓮英藏金。小德張欲據爲己有。李義春與之爭毆。故銜之尤甚。聞者早知李義春之不免矣。

昔吳梅村宮詹嘗於席上觀伶人演爛柯山（卽買臣休妻）某伶於科白時大聲對梅村曰。姓朱有甚虧負於你。梅村爲之面赤。又甲申之變。大司馬某迎降闖賊。後入本朝。官浙中。偶赴讌西湖。伶人演鐵冠圖（卽闖賊入京）手執朝笏。蒲伏匿道旁大呼曰。臣兵部尙書吳年齒（無廉恥）迎接聖駕。某慚沮不終席而去。疇昔之夜。余赴廣德樓觀劇。有小丑名小百歲者。雜伶也。扮法門寺齣內之小監。問趙廉曰。我怕你祇識洋文。不識中國文。又於五花洞科白。做官不論大小。識得洋文便好。管他什麼東西。也是出身三考。信口寄諷。其言在有意無意之間。一般洋翰林洋進士洋舉人聞之。亦面赤否。亦慚沮否。

伊犁將軍志銳。瑾妃之兄也。曾受業於萍鄉文芸閣學士。文喜詼諧。嘗以銃手呼之。因其銃字形似銃也。志愛唱打金枝劇中之金烏東升玉兔墜。又能作狂草。皆不工。有人以四六偶句嘲之云。忽然高唱金烏玉兔之聲。偶爾揮毫牛鬼蛇神之字。今春志在京。

閒逛八大胡同。興來時。故態猶未改也。

鑲白旗蒙古都統芬車。人極貪鄙。每月除支領大餉。收受私賄外。一事不辦。且一事不知。都人皆呼之爲糞車。(都中糞夫除糞。以車載之。名曰糞車。)

有友自新疆來。爲言吐魯番一帶。近日發現唐時雷音寺古跡。及唐人寫經本甚多。開缺藩司王樹柟。監理財政官梁玉書等。提倡收買。而纏回愚頑。甯售之日本人。不願售與王梁。殊可恨也。

十二夜。外城左二區巡警守衛分駐所。有警兵名全德者。爲賊胙篋。急報巡長張德元。張搖手曰。勿聲張。恐報紙揭載。損失名譽不小也。嘻。巡長但恐損失名譽。不顧損失衣物。正如程伊川所云。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而全德既恨損失衣物。又慮損失名譽。正如俗語所謂。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雖然其如保衛治安何哉。

京營有某目兵。奉主帥諭。將腦後長髮。削去一半。以便藏辮於帽。歸而謀諸婦。竟全落其髮。兵大怒曰。是濯濯者。何以對主帥。婦通文墨。作詩二首曰。以此貽主帥。必無譴。詩云。堂堂丈夫。表表人物。心存國恥。何惜髮賊。况此豚尾。藏垢納污。研究衛生。須急剪除。

置身軍界。更宜早圖。振刷精神。講求經武。妾雖女流。頗識時務。目覩時局。不可執固。夫爲國民。豈同碌碌。拔去兇邪。方稱職守。切膚之患。安肯與久。若留孽種。貽羞外族。故假斧斤。爲君一斲。堂哉皇哉。此舉非忽。至理所在。其誰曰不。又云落手驚將短鬢搔。三千髮匪黯然銷。願爲天下除煩惱。都付并州快剪刀。婦女中有此才識。彼鬚眉者對之增愧矣。

朱某者。京東寶坻人。在都某學堂肄業。去冬。隨衆剪髮。聘韓氏女。亦鄉人也。年假歸。韓翁見其髡而惡之。謂媒者曰。吾女不能配禿廝。請退婚。女聞其事。恚曰。吾一女子。不能事二夫。亦剪髮請爲尼。翁大窘。媒者復爲撮合。亟涓吉成禮。合巹時。賀客多以思凡謔之者。一學究曰。此正所謂結髮夫妻也。或曰。彼已無髮可結。曰。彼結果了頭髮。始做夫妻。非結髮夫妻而何。

賄穀明安泰兩案。皆牽涉有法部受賄狀。或改司法獨立。爲私法獨利。以譁之云。有三百買者。因分餘利一千金不均。請廳丞裁判。丞曰。速以千金來。三人呈上。丞卽飭具結了案。三人異而詰之。丞曰。汝等豈不知本廳係私法獨利之新衙門乎。對曰。吾儕小人。實

不知私法獨利作何解。曰。吾爲汝解之。私者私弊也。法者枉法也。利者益利也。汝等有錢財案。請本廳判斷。本廳祇知道枉法營私。獨得利益。不管兩造誰是誰非。就如此具結了案。此言雖謔。而實爲今日法部之真相云。

鄒嘉來自擢任外務部尙書。無聲無臭。至於今日。新內閣官制發表。與鄒同任之滿尙書。且至協理大臣。而鄒乃不免於解任。好事者遂謂鄒有口臭疾。每辦交涉。外人皆爲之掩鼻。故去之。此真兒童之見也。鄒素爲那桐所卵翼。任事年餘。毫無表見。一惟那言是聽。那去則鄒不能獨留。譬彼傀儡。無牽絲者。立見其倒地而已矣。

某都統日前遞銷假摺。監國硃批欣悅覽之。昔年雍正硃批。曾有此四字。蓋以嘉獎功臣也。後遂僅見。聞某係國戚。烟癖極深。前此禁煙大臣。卽因某不敢認真調驗。後自行請假戒吸。今奏報戒斷。監國覽摺欣悅。故特以此四字嘉獎之。

某大員赴禁煙公所調驗。搜檢時確無夾帶。惟照章須更衣。司員畏其勢。不敢強也。至午後。該大員入廁。巡警密伺之。見其玩視馬掛上之鈕良久。棄地而去。檢察其鈕。較尋常式加大。類日本人所售靈寶丹之圓盒。能啓閉。中藏煙泡。遂稟明陸唐兩大臣。親解

其鈕驗之果然。或謂卽副都統良泰也。

京西三山。有山前鬼王山。後魔王之諺。聞明天啓間。有海袖禪師。行脚至北。在西山（三山之一）寶珠洞掛單。流賊陷京師。山前死人極多。洞中僧皆逃去。惟師獨留。每夜靜卽聞梵音喃喃。爲諸魂超度。迨世祖入關。嘉其功行。加封賜紫。後圓寂於此。檀越爲塑金身。以誌信仰。土人因呼爲山前鬼王云。至魔王歷史。則衆口一詞。謂卽章廟。相傳於二十七歲冬間。忽潛往天泰山（三山之一）寺。落髮修道。刺度時。作詩數首。有來時鷓突去時迷。空在人間走一回。又我本西方一佛子。緣何流落帝王家等句。土人謂像爲肉體金裝。寺內有巨缸一具。斗大石球二枚。每年四月初一日開寺。遠近進香者雲集。城內中西人往遊者亦夥。寺前有碑數方。皆檀越題名。毫無記載。按明人雙槐歲抄。有妖僧煽亂一則云。英宗親征也。先敗于土木（今直隸懷來縣西）太后命郕王監國。改元景泰。是時有天泰山妖僧。四處揭帖。言其師景泰禪師。於某年圓寂。曾示今年今月。當出世爲君。并邀集土人。往揭藏骨缸。果見法身未壞。卽舁出裝金設座。稱爲景泰菩薩。鄉愚迎賽。舉國若狂。後爲順天府封禁。將妖僧拿辦。以山名及巨缸證之。則今之

所謂魔王者。卽景泰菩薩。非章廟也。章廟爲僧事。余曩閱某說部書曾載之。以其顯達實錄。不敢信。乃都人對於魔王。竟稱爲章廟。年年開寺進香。昌言不諱。而朝廷亦不之禁。殊可異已。

前門外五道廟。相傳明季闍等爲客魏所建。以祈福者。廟成求某名士撰碑文。某不敢却也。爲書數語曰。夫五道廟者。五道之神也。人以爲樹在廟前。我以爲廟在樹後。何則。請列芳名。闍等不通文義。因出某手。必佳作。卽命石工鑄而立之。今碑尙存廟中。

雙喜班妓姜寶玉。有白面張飛之稱。最爲某公爵所賞識。三月廿八日。召飲於煤市街某酒樓密室。秘議三小時。卽跟局之大丫亦屏去。不使與聞。樓上有飲者。詎得其事。徧舉以告人。而謚某公爵爲單料陽虎。蓋謂其僅盜寶玉也。以野蠻之張飛遇奸詐之陽虎。將來必爲新今古奇觀中添一段材料也。

江西鹽法道慶寬。頃派人運來名磁各種。分某贈邸某相。昨過崇文門稅關報稅。據稱此項瓷品。約值十萬餘金。慶寬本名趙小山。工畫。嘗繪頤和園全圖。由醇賢親王進獻。孝欽后賞二品頂戴以獎之。後投旗籍。以郎中司柴炭庫。故事每交冬令。內監俱向朗

中索柴炭禦寒。慶寬靳不與。羣譖之於德宗前。又授意某御史。列款糾參。慶寬懼。免人說項。內監知其多金。必欲獻三十萬。慶寬無策。遂革職查抄。自分入囹圄矣。某相爲請於德宗。謂慶寬爲醇賢親王賞識之人。父功之子。罪之母。乃不可乎。且彼實無大罪也。未幾。夤緣開復。得居今職。其爲人小有才。善營運。喜逢迎。都人皆能道之。

有外國大馬兩匹。一紫色。一梨花色。鬃尾皆剪拂。姿式雄傑。昨日由京奉車來京。人言爲濤貝勒購者。共值銀九千元。因憶昔年某提督有愛姬。吳產也。某革職。姬逃至都門爲妓。其人軀幹魁梧。冶遊者謚之曰外國大馬。余有友曾識之。戲以外國大馬爲題。擬樂府體三章。其一云。外國大馬。得時則駕。青絲籠頭。金絡背。燕臺一旦。高聲價。罄控縱送。好整以暇。秉燭夜遊。四月維夏。春風門巷。自迢迢。他日相逢爲君下。其二云。外國大馬。有意騰驥。肉陵峨峨。酒池湯湯。滿其腦。肥其腸。南天有卉如佛桑。金刀一割。澄瓊漿。銀床冰簟。流芬芳。眈眈虎視在其旁。有人及腹。誇鞭長。其三云。外國大馬。籛電穿雲。冀北一顧。空其羣。何不相隨。故將軍。桃花汗血。標奇勳。錄之以寄一時之影事。

舊刑部獄中別院。有楊椒山祠。祠側有槐一株。爲椒山手植。下枯上榮。形狀古異。相傳

椒山入獄時。歸直隸司審判定讞。本朝追悼忠愍。惡直司徇枉。因將正門堵塞。別開旁門以出入。其塞門坎下。埋有椒山枷鎖。至今都中人尙有直隸司不直之諺云。

禮尙榮慶。前長學部時。左丞爲喬樹柵。右丞爲孟慶榮。號馘臣。有人撰一聯云。壳子併吞雙御史。齟翁倒挂老中堂。雙御史爲高枘高樹。皆川人。喬名樹柵。故曰併吞。榮爲協辦大學士。孟名慶榮。故曰倒挂中堂也。因憶昔年內閣中書有名吳鑿者。見堂官寶中堂亦名鑿。即文靖。因改己名爲均金以媚之。後其婿某得內閣中書。有人撰聯云。女婿頭銜新內閣。丈人腰斬老中堂。兩以老中堂爲謔。而壳子一聯。尤爲穿插入妙。

又聞端溇陽爲人言。余昔督兩江時。恨未使翁延年。號笠漁湖南人。令山陽縣數日。叩其故。則言余頃聞一聯云。銅山縣。山陽縣。陽湖縣。湖南從九。做過四五年。知縣。鐵寶臣。寶瑞臣。瑞鼎臣。鼎足而三。都是一二品大臣。上聯即指翁令也。下聯字字的對。以鐵對銅。尤爲巧合。惟翁實未令山陽。故余引以爲恨耳。

王右軍爲江上老嫗所書之羊肉半斤四字真蹟。庚子年聞那邸藏之。今不知尙在否。

明姚廣孝爲僧時。所削之髮。聞在今鄭邱某殿梁上。用鐵匣封鎖。邱中人爲余言之。京憲報紀高道士一則。頗足供人研究。錄如下。白雲觀（西便門外迤西路北）高道士。今已羽化。供職上清矣。稽其生平功行錄。實以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者也。觀奉長春真人。正月十九日。真人誕辰。都中達官貴人。命婦閨媛。皆趨之。禮真人者。必拜高道士。言應酬者。遂以是日爲高道士生辰。拜時或答或否。答者必其交疏。或名位未至者也。若直受之而不報。則頂禮者以爲榮。昔閱石頭記。心異張道士事。謂以史太君之貴。王熙鳳之驕。賈寶玉之卑視一切。何至與一老道周旋若此。比來都客爲述高道士事。乃知黃冠中真有此不可思議之人物也。客曰。往者吾就道士談。旋有一人來。與道士最稔者。道士謂之曰。昨有某君屬予爲道地。欲得海關道。余謝之曰。且慢。今朝廷方徵捐於官。海關缺肥。監司秩貴。屬望奢。恐所得不足以應上求。恁可犯不着也。此人曰。僕有友某君。以知縣分發山東。聞師父與中丞有舊。欲求一八行書栽培可乎。道士欣然曰。此易耳。中丞新有書來。疏懶未及復。復時附數語足矣。他日遇道士於南城酒肆。談次。道士語一人曰。某侍郎之女公子。明日出關。予幾忘之。適前日侍郎之夫人來談及。忽

忽不及備。奮物。卽以篋中所藏某總管貽我緞二端。乃大內物。總管所受上賜者。又以某總管贈我珍物二事。亦御賜品。備禮而已。此皆客述道士言。而覩縷以語余者。南城酒肆。卽楊梅竹斜街萬福居。道士入城。每以是爲居停。其肆東偏一院。境頗幽寂。凝神煉氣。或無防焉。故客欲以杯酒結道士歡。及道士飲人以酒。悉於是肆。肆善治雞丁一品。其烹割術。爲道士秘授。肆人名之曰高雞丁云。余著燕京雜詠。獨少方外一流。今得以高道士補之。詩曰。修到神化出世難。白雲蒼狗蔽長安。赤符不造中興業。我作文成五利看。嗚呼。是亦近三十年來政治史中之小言也。

有法國資本家。擬由北京建築鐵道。通法德俄三國。預算程期。由北京至巴黎。需九日半。至柏靈九日。至彼得堡七日。昔者唐太宗欲合天下爲一家。此世界殆近之矣。

禍福報應之說。近於迷信。知者弗道。然而左氏有言。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則確爲理論之信。而有徵者。當光緒戊戌。得趙舒翹爲刑部尙書。六君子案作。孝欽后震怒。召見趙。命嚴究其事。趙對此等無父無君之禽獸。殺無赦。不必問供。孝欽頷之。趙有門生某君。任提牢廳。與楊銳劉光第爲同鄉。稔知其寃。求趙按律審訊。趙初唯唯。越數日。聞將處

決。某大駭。謁趙力陳楊劉與門生同鄉至好。此案稔知其寃。請老師奏請分別審訊。聲淚俱下。趙悍然曰。汝所言者友誼也。我所執者國法也。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動。汝速出。旨卽下矣。某慟哭而去。聞者莫不謂趙之殘忍。越三年庚子拳亂作。趙一言喪邦。兩宮西幸。到西安後。命左右擬旨。賜趙自盡。旨擬就。呈孝欽閱。因他事擱置未發。已逾數日。忽左右有人問趙事如何處置。孝欽怒曰。此事還未辦。壓日已嚮晦。使左右速宣旨。限今夕四鐘復命。前任提牢廳某君及大同縣令張鶴齡均在側。張亦趙之門生也。爲趙具衣冠。北面叩頭領旨謝恩畢。服鴉片不死。服鶴頂血。服金均不死。時夜將半。使者催益疾。趙呼取汾酒來。連飲數巨觥。亦無恙。最後以黃蠟塗耳目。鼻殆遍。後以汾酒石灰噴厚紙封其面。俗謂開加官。氣仍未絕。使者催速以帛勒之。詎趙聞言。猶呼曰。請稍緩須臾。卽死矣。然卒不得死。使者曰。時限已屆。恐獲嚴譴。急以帛勒之。復以數人力縛其手足。良久始宛轉就斃。嗚呼慘矣。先是張等聞趙有賜死消息。密電順天府尹何乃瑩。求合肥援救。何得電謂人曰。我不能以一官徇彼。置不答。未幾何罷職。蓋何亦趙之門生。趙雖不賢。而何亦太無心肝已。

二十日各國駐京公使之夫人覲見。隆裕太后居中座。皇上居左座。行禮畢。皇上忽問曰。若輩之服飾。何以與我國不同。太后爲解釋之。皇大笑。

某貴人謂其婦曰。外間皆說咱們內禮要錢。要是這樣胡鬧。國家大事。如何能辦。其婦蹙然曰。看現在的局面。若不積下些錢。將來如何是好。某貴人頓足曰。你好糊塗。將來大局如果不好。咱們不比平民百姓。難道有錢就會好了不成。其婦艷然曰。我只知道有錢就好。不管什麼大局好不好。我不糊塗。你纔糊塗。我不胡鬧。你纔胡鬧。某貴人懦夫也。太息而罷。

某京員以一萬金莊票。賄某貴族。許調優差。該票已送某貴族之妻收入矣。一日某貴族索款。某員以已送府對。某貴族怒曰。這差事。你也去找府裏要。某員惶駭。長跪請罪。久之。某貴族始曰。這款你全送他用。難道我就不用了。某員悟其意。退而再送一萬金。次日公事到手矣。

都中自今正以來。正城內外盜賊橫行。赴廳報案者。日有所聞。大概以中下戶爲最多。報案拿獲者。十無一二。此輩又無勢力。如崇宅。能使長官限期破案。而長官日擾擾於

奔走伺候金錢宴樂運動中。亦無暇顧及若輩或數百元或數十元或數元之小損失。日復一日。盜風滋長。勢不至易首善之地爲衆惡之墟而不止。張儀曰。今者盜汝璧。繼且盜汝城。有治盜之責者。當三思此言。

民政部今正傳論道衢各商。塗飾市屋。繼則樂戶。繼則官署。兩月以來。赭壤飛文。金碧動色。外觀其有耀矣。而市屋之生意。婆娑殆盡。樂戶之游客。欺騙時聞。官署之政事。叢脞彌甚。譬彼病夫。虛陽外浮。嗟大命之將屆也。

自禁煙令下。凡官員之吸煙被參者。皆革職永不叙用。不可謂不嚴矣。京師設禁煙公所。以親王領之。專司調驗各煙員之是否禁斷。不可謂不嚴矣。乃數年以來。煙員中革職自革職。吸煙自吸煙。一若渺不相涉者。卽以京官論。舉吾所知。沈雲沛侍郎也。惲毓鼎學士也。喬樹枏左丞也。皆朝廷左右侍從之臣。悍然狂吸而不顧。更何論其他之煙員。與無知之煙民哉。或曰。朝廷果認真禁煙。必先自大員始。凡一品至三品。京外官實缺有煙癖者。許陳明賞假自禁。以一年爲限。限滿由禁煙大臣調驗。如仍未禁斷。則開缺革職。何時禁斷。則何時開復。署缺候補者亦然。如此則賞罰明而禁令易行矣。否

則革職自革職。吸煙自吸煙。且有因煙癮深而規避取巧者。如沈懌等是也。又一品官無禁煙調驗明文。是官至一品者。可以放膽吸煙矣。凡事不整齊畫一。賞罰嚴明。而能收效者。未之有也。

楊家驥懼妻逼妾自盡一則。已詳前錄。頃有友言。前編脩吳蔭培（現任貴州鎮遠府）亦懼妻之尤者。吳蘇人。得第後。至揚州打抽豐。陡患外症甚危。其友以旅店非養病所。謀移寓某娼寮。屬某妓爲之服役。妓手調湯藥。目不交睫者七晝夜。吳病愈。感妓之義。納爲妾。携赴蘇州。寄居老僕所。蓋其妻素兇悍。恐遭毒手也。後被詞知。以詰吳。懼不敢承。乃流涕以請曰。吾非不能逮下者。君旣納妾。卽宜同居。奈何詭秘。而使我受妬婦名。吾當訴諸親族。以洗此辱。吳至是始吐實。且以情告。其妻曰。是賢婦也。吾當優禮之。入門頗相安。吳心竊喜。所以逢迎其妻者。無所不至。比入都供職。廐某胡同內。一日。其妻密予僕銀十兩。令破曉立姨太太房門外。僕從之。遂誣妾與僕有曖昧事。繫而送諸兵馬司。已則號泣中庭。如喪其夫然。吳退。值歸。且泣且詈。吳不敢贊一詞。穀竦如就死地。良久泣已。問汝妾如何發落。吳囁嚅曰。請解回籍。立呼僕持名帖赴兵馬司。請照辦。吳

惟飲恨吞聲而已。有人饋吳惠泉酒二巨甕。朋輩自治具飲其宅。僕捧三小壺出。飲罄衆請益。吳匆匆入內。逾時自捧一壺出。神色沮喪。衆知其懼內也。故黜之。再請益。吳躊躇不語。忽聞屏後厲聲曰。何來此等惡客。不知老娘固吝嗇者耶。衆紛然散。翌日詣吳宅。取杯盤。其妻曰。此留償酒值可也。吳對人昂首向天。有富貴驕人之色。獨與其妻遇。則惶恐殊甚。其妻性褊急。有不如意事。或以掌摑其面。或摔其髮而毆之。吳聽其所爲。植立地上。狀如木偶。都人多舉其事以爲笑柄云。

聶水井胡同翰林院楊家驥。浙人也。前數年。因無子。納一妾。生子已六齡矣。其妻童氏。皖勸業道童祥熊之女。不准楊再入妾室。今春童氏歸甯。嚴屬心腹女僕監守。迨其反也。而妾又有孕。大怒。痛毆之。且令女僕以足踏其腹。而胎不墜。不堪荼毒。遂服毒自盡。當氣未絕時。童氏外出。楊延西醫救治。醫至。楊又懼童氏撞遇尋鬧。有失體面。躊躇未決。童氏已回。遂醫去。不准救治。亦不准妾子成服。且爲着紅衣以誌喜慶。楊之同鄉。聞其事皆不平。其鄰居惡童氏之淫凶。擬請巡警干涉。楊爲叩頭求免。斯亦家庭之怪劇已。

安定門外旗民名鄂誠者。係藥行商人。其妻楊氏。三月二十七日夜間。產一物。頭有三肉角。口生於頂。而額際另生一直眼。有手無指。長腿大脚。產後一小時。母子俱斃。次日。鄂出其物以示人。莫不駭異。皆勸其送入西醫院。用藥水收藏。以資研究。而鄂不願已。築埋之。此一妖孽之一種也。

有人頃上農工商部條陳。略稱近來名大商埠。大率有人滿之患。現某已籌得地中起屋之法。請准專利云云。倫貝子詫爲奇談。余曰。此人果有此手段。則諸公之福也。不妨急請一試。他年諸公將中國地皮賣盡時。無地自容。即可窟藏其中。以尋生活。豈不大妙。

相傳仁廟征噶爾丹。於厄魯特御營獻俘時。有老胡能漢語。善吹笛。賜之酒。命其奏技。乃掩抑而歌曰。血花如雪撲戰袍。奪取黃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仁廟大笑。因手書此歌。以告皇子。迄今外蒙古一帶。又有噶爾丹其人。密附強鄰。狡焉思逞。朽索六馬。岌岌可危。重誦此歌。真有奈何之歎已。

府學胡同內有西式樓房一所。昔日某君僦廬。花木盆景。位置天然。現爲盛尙書居之樓。前徧挂婦女衫褲。且有無數兔皮。錯雜其間。狀至蕪穢。此樓與陸軍部署內之樓遙相望。一日某司員譁傳。盛宅有四條腿之褲。衆不信。登樓縱目。果有一白色物。似衣非衣。下垂四袖。皆言此老取法和坤。爲禍不遠。後有點者以遠鏡測之。乃女衫褲兩件。連綴晾於桁上。故有四條腿之異。語曰相士以居。盛官一品。非士比矣。而其居之不潔如是。啓人疑駭。雖非和坤之褲。亦差等於伯有之莠矣。

頃見帝京新聞。載有蒙古巴里克杏芬女史所輯京師地名對。頗爲新穎。錄如下。天妃宮（東四牌樓馬大人胡同）地藏寺（廣渠門內東南角）天喜廟（皇城外西北隅）地安門（俗稱後門）天神壇（先農壇內）地藏洞（京西萬壽寺內）天聖宮（北新橋三條胡同）地祇壇（永定門內迤西）天師庵（東安門外草廠胡同今圯）地藏殿（右安門外九蓮慈蔭寺後殿）天齊廟（朝陽門外元時建）地藏庵（前門外排子胡同）色空天（京西海淀明米萬鍾勺園內有此三字）歡喜地（都中寺廟牆上皆貼此三字）小有天（京西暢春園思永齋東別院）摩偷地（京西清漪園西）雹子（胡同西

四牌樓北明代漢經外廠也。雲兒（胡同廣甯門大街）冰窖（東華門外南池子景山西雪池地安門外十剎海其餘城外甚多）雪池（注見上康熙時賜蔡升元第飭內務府司員水雪施工於此）雲洞（京西玉泉山之東甕山頂屋名今大報恩寺延壽寺地）烟郊（京東三河縣西五十里有行宮）烟閣（廣甯門內卽南北燕角俗訛今名）月牆（前門東西二洞子門外至正陽橋形如扇面列肆居之皆有夾道）甘雨（胡同燈市口迤南鑲白旗蒙古都統署在焉又名乾魚）朝陽（胡同燈市口西頭）夏甸（京東）春亭（西苑北海內白塔東面）甘露殿（西苑內）太陽宮（左安門內法藏寺西順治年建祀太陽日君）霞公府（東安門外南夾道卽理藩院後胡同左翼節孝祠在焉）斗母宮（西便門外白雲觀內有扁曰大至寶光聖祖御書）都門習俗自五月初一日起。各宅結艾蒲於門旁。懸黃紙硃符於門首。其符或繪鍾進士。或繪張天師。或繪五毒蟲。奇形怪狀。極爲可哂。至初六日始揭去。都門紀略詩云。櫻桃桑葚與菖蒲。更買雄黃酒一壺。門外高懸黃紙帖。却疑債主怕靈符。蓋譏之也。近來惟官宅及西式樓房。無此點綴。或曰革除迷信。或曰此輩門無債主。無須借重此符。二

說均各有理。

有人餽西城新街口鐵匠營胡同德宅節禮兩盒。其門丁啓視。均腸臘也。乃私竊一串。預備午觴佐酒。熟而剖之。中皆墨汁。臭之有異味。細察知爲大土烟膏。復出以獻主人。主人大慚。隨探懷出銀元數枚充賞。且搖手禁勿聲。而其事已喧傳殆遍矣。

京外各衙門前照壁。向皆畫一非龍非蛇之怪物。張口向日。傳說以儆貪也。近來都中新建之衙門。如外務部度支部郵傳部等皆做西式。不畫此物。有人言此亦維新之一端。一客曰。此所謂守秘密主義也。試觀今之大員。貪婪無厭。賄賂公行。曾有犯一查抄巨案。降一懲辦嚴旨。如昔日者乎。雖曰維新。然實成爲其貪維新而已矣。

總布胡同某炭廠內。有老椿一株。四月二十七日午後六時。被雷擊折一幹。道路傳言。中有大蝎斃於地。長二尺許。身作花斑色。於是觀者鬪集。警廳且派員調查。椿折有之大蝎則未之見。致廠中人擾攘累日。可知天下事之眞怪者。十不獲一二。而人爲之怪。則十居八九。此類是也。

御史瑞賢奏參新疆藩司王樹枏貪鄙各款。宣統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旨交陝督長庚

查奏。至今年五月初二日。始有旨將王開缺。一查奏之案。動經年餘。何等鄭重。而結果乃不過開缺。誰謂貪吏不可爲也。

某京卿援明人議論。例時事三則。極爲有識。錄之以儆在位者。明人論思陵有云。中官朝士。疑信參半。卒之兩相共間。兩相誣諉。國家事如無舵之舟。無錘之稱。浮沈下上。莫知適從。一二郎署小臣。輿譁疾號。橫流一葉。曾何救乎敗亡。此數語可以狀今之新內閣。其論東廠有云。委寄嚴密。疑鬼疑帝。伯州掣之上下其手。孰知其狀。華合比之坎牲埋書。孰爲之徵。武安侯之蜚語。王長君之乘間。改形易貌。旁行側出。閣衛之狡者。參居其間。抽偃師之機。而收漁人之利。此數語可以狀今之郵傳部。其論遼事有云。叢爾東邊。何異疥癬。剪此朝食。豈無老謀。悠悠忽忽。如醉如痴。彼急則視之太難。彼緩又視之太易。難旣不得。刻期以奏功。易又妄思。徹倖於一擲。甚至中外不和。文武不和。將士不和。殺氣戾氣。團湊一局。一柄衆持。兩臂互袒。彼無庸其善。間善攻。我畢露其無謀。無勇。此數語可以狀今之東三省。

東交民巷英使館前。初八日午間。有拖木車之騾。折傷一足。勢已垂斃。協和醫院西醫

見之。急入使館。攜鎗出。時車夫已載騾入車。行數武矣。追而斃之。巡警力阻不聽。西醫曰。此騾受傷太重。必無生理。將其擊斃。免其多受痛苦。實仁慈之事也。然以中國人心理觀之。則此等舉動。實爲殘忍之尤。莊子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此類是也。商大理院推事李方。前娶英國婦拍爾利爲妻。現在順天府尹衙門。呈請離婚事。爲吾國前此所未聞。特將其原稟錄下。具呈大理院推事李方。遣抱家丁李興。爲呈請咨行事。竊職係廣東長樂縣人。自幼留學英國。於光緒二十五年。在甘別立。與英國人拍爾利結婚。三十一年。畢業回國。遂將拍爾利帶回。現因拍爾利不守婦道。復於三十四年。一人回英國。至今不歸。並來信言。伊不返。實係彼此情願離異。爲此理合。取具同鄉京官印結。並拍爾利親筆來信。一併呈請尹堂大人查核。照例咨行外務部轉咨英國公使館辦理。伏乞准予施行。實爲德便云云。今之娶外婦者。尙其鑒茲。

有人以京城街巷地名。集對甚夥。擇其佳者錄下。五道廟。十間房。牛角灣。驢蹄巷。

天仙廟。地藏菴。娘娘廟。姑姑寺。甘石橋。苦水井。白馬坑。黑龍潭。窮漢市。富

貴街。又集胡同上兩字爲對者。銀碗。瓦盆。喇叭。玲瓏。銀閘。鐵門。秤勾。扁担。

黑塔。白廟。牛街。馬道。掣勝。穿心。洋洋。憂憂。亦頗巧合。

南城陶然亭之東。有黑龍潭者。一潞水小泊也。故事京師大旱。百禱不雨。朝旨必命大官齋鐵牌。擲潭中。則大雨立降。俗謂之召黑龍。屢試輒效。有人詠其事云。民食爲天格九重。要將甘澍慰三農。未聞六事桑林禱。詔下金牌召黑龍。亦志怪之言也。

近來賞郎入官。皆由昭信股票移獎。限至本年二月底永遠停止。適江皖巨災。盛宣懷奏請開捐。凡捐五千兩者。專摺獎以實官。比以捐生不踴躍。又減爲七折。較昭信移獎尤爲便宜。昭信股票者。甲午年後。賠款過鉅。國用大絀。朝廷用侍講學士黃思永奏議。仿外國公債例。制定此票。令各督撫分飭府州縣。設局派員。始則勸購。繼則勒購。且有因逼斃命者。臺臣亟以爲言。乃詔罷之。當制定股票時。有按時還款。永不充公之語。民咸言。將來此款無着。必以虛銜嘉獎了之。購此票者。多貶價輾轉售出。及詔罷後。准此票移獎實官。其先以一二成售入者。因而獲利。自實官捐停止。此票遂成爲奇貨。有反恨當時不知多購者。誠笑柄也。

舊例欽天監每年二月初一日。進次年歷樣。十一月初一日。頒歷於百官。其進呈御用。

者。有上位。歷七政。歷月令。歷。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於宮門。御賜諸王。有中歷。各布政司。則皆禮部頒欽天監印造。歷。遍及於民間。無欽天監印者。爲僞造。律處斬。法至嚴也。近數年來。民間多用中西月份牌。及石印官商便覽。欽天監印造之歷。已不多見。朝廷無法禁止。以其無時憲書之名也。亦猶今之新內閣。仍舊專制。民間不得謂非維新。以其無軍機處之名也。上下相市以名。而實則各行其欺。謾賊民興。喪無日矣。都門舊俗。元夜婦以連袿出游。蹈月天街。夜分必至正陽門下。暗摸門釘。乃回。相傳爲走百病。又云爲求子之讖。海寧陳世倌之夫人徐湘蘋。曾有詞紀其事。中有三句云。丹樓雲淡。金門霜冷。纖手摩挲。怯最爲風韻。今則城門已換。釘物全非。舊俗亦不復舉矣。思之慨然。

俗傳京師商情詐僞。至有賣紙靴者。今之曉市是也。曉市以宣武門外者稱最。又名黑市。市中百物雜陳。尤以衣飾爲夥。入市者必辨色而往。於晨光熹微中。選物論值。值至廉。然檢視不慎。則受紙靴之給矣。日影曠曠。市集卽散。昔范蠡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曉市之設。豈有取於候時之義歟。雖然。巧取詐入。非經商之正軌也。

初九日午後二時。正陽門外東珠市口。有一老道士。身著花衣。足踏草履。口操南音。手持黃紙條。上書紅字符咒。自言普救萬萬生靈等語。爲巡警拘住。老道大罵。爾係漢奸。爾歸外國矣。觀者如堵。後拘入警廳。不知如何發落。

永定門外迤南有積潦一區。名曰南汀。京音訛爲南頂。有廟市。每年五月初一日開市。至十五日閉止。市中茶棚櫛比。履舄交錯。伊其相謔。比諸溱洧。實誨淫所也。舊有天橋跑飛車之習。近更拓關廣場。供人跑馬。競誇身手。迭起爭端。初九日有太監沈柳亭者。在場馳騁。復有王姓者。天津鹽商。揚鞭追逐。超沈而過。沈馬不進。引爲大辱。嘯聚篋片。執王鞭之時。輔國公溥善。在茶棚瞥見。大呼王某吾友也。請釋之。衆不聽。奮身往救。沈太監連呼打打打。衆卽舍王而鞭溥。助溥者亦相繼而起。衆寡不敵。全場鼎沸。南營參將袁德亮力爲勸解。至兩小時之久。日薄西山。兩造乃悻悻然去。約詰朝再見。次日沈募集木廠工人。各持斧柯。編成隊伍。溥亦號召貴胄子弟軍。午前十二時。各至跑馬場。預備戰鬪。沈參將及游緝隊管帶振某。匍匐於兩造之間。肉袒牽馬請和。且言此皆我等之罪。俟十五日閉市後。肆筵上壽。兩造始各罷兵。聞溥不甘此辱。已陳於肅邸前。

請治沈罪。余以爲沈太監誠不法矣。而溥公爵爲皇室懿親。乃下與茶棚之娼優隸卒雜坐。且引不知誰何之王某爲友。殊屬不知自愛。是役也。所謂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也。

都人有九門八點一口鐘之諺。詢諸老者云。都中八城門啓閉。皆以點爲號。惟崇文門以鐘爲號。相傳崇文門地址。係一海眼。有巨鼃覆其上。此門卽就鼃背建立。鼃示夢於司門者曰。吾負此重任。何時始去。門者語以汝聞點鳴則可去。故此門獨以鐘爲號。此齊東之言也。然實有爲而發。聞昔年某相攬權納賄。厲崇文門內。民疾惡之。造爲此謠。以鼃喻某相。以門喻朝政。以點鳴喻典刑。意謂此等權貪。非自罹法網。不能去位也。至其鳴鐘啓閉。或以國初攝政王常由此門出入云。

西便門城左。以白石爲基。高下參差。每於雪後。自遠望之。宛如羣羊起伏。都人呼爲萬羊城。頗類粵之五羊城故事。亦問俗者所當知也。

東安門內奶子府。本前明奉金夫人客氏舊居也。客氏與魏闒煽搆。流毒海內。盡人皆知。庚子夏。拳匪卽於奶子府某邸內設壇。率致慘變。先後四百年間。此地兩爲亂階。亦

一奇矣。近日都人紛紛更易地名。如蠍虎改協和。臭皮改受璧。驢肉改禮路。爛麵改爛縵（皆胡同名）而奶子府三字仍舊不改。其意何居。

東西娼女。雜居內城。昉自壬寅癸卯間。其時和議甫定。一以縷靖寬大爲本。故聽之。東單牌樓二條胡同第一樓者。初係日本娼寮。今爲西娼所居。樓名亦不存矣。日娼新巢。都人所最稱道者。爲長春亭。銀瓶賣酒。當壚之婦。皆娼也。燕京雜詠云。金紛飄零燕子麗。空梁泥落舊烏衣。如何海外鷓鴣鳥。還傍華林玉樹飛。卽紀其事。

偶過琉璃廠某書鋪。見有抄本前明小說四十種。索價四百金。略一翻閱。卽上海國學扶輪社新印之顧氏四十家小說也。中多宋元明三朝佚事。足補正史之缺。如明仁宗以陰症崩。景泰帝爲宦者蔣安以帛勒死。讀史者皆不知也。友人沈芝芳寄示新印本。暇時披讀。擇其與時事極相類者數條錄如下。（一）吳興石茂良避戎夜話云。宋靖康丙午仲冬。金人再犯京師。有郭京者。乃殿前司龍衛營兵耳。自言能用六甲法。生擒金韃子。其法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嘗自試於內廷。君臣深信不疑。授以成忠郎。錫以金緡。使自募兵。皆市井游惰。不問騎射善否。但擇其年命能合六甲。舉賣線者劉六兒。

授以將令。又舉街市賣藥道人劉無忌。及選俗僧楊某爲統制。取丘濬詩郭京楊式劉無忌。皆在東南臥白雲之讖也。金兵圍攻甚急。郭開宣化門出師。前置天王旗。每壁分三面。以鎮四壁。按五方爲旗色。或書天王。或書北斗。城樓上望捷者數千人。郭遣人禁止觀望。言天甲法能使人隱形。一霎時金兵兩兩翼翼。鼓譟而入。城中人猶以爲郭捷也。競出迎。皆被殺。全城遂陷。帝后被擄。時間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刻也。今庚子之義和團。狀亦如是。幸兩宮西巡。卒得回鑾。不如是之甚耳。(一)衡郡文林琅琊漫抄云。明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詼諧。每於上前作院本(卽演劇)頗有方朔譎諫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漢酗酒狀。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皇上至。仍如故。又曰。汪太監至矣。醉漢惶恐屏息側立。一人曰。汝不懼皇上。而懼汪直何也。曰。吾只知有汪太監。不知有皇上也。直由是寵衰。直旣去。黨人王鉞陳鉞尙在。丑作太監持雙斧亂砍狀。或問故。答曰。吾生平惟恃此兩鉞。問鉞何名。曰。一王鉞。一陳鉞也。後二人以次坐謫。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狀。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汝何故改八千爲六千。曰。汝不知耶。此二千兵留在保國公處造房子。上大驚。遣人私

查後以重賄免罪。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於今無用。次一人曰公道。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於今可去得。憲廟爲之太息。今京伶劉趕三頗復相似。惜乙未春爲忌者杖斃。偷得見庚子以後事。其談言微中。當不亞於阿丑也。(一)漫抄又云。閣老保定劉公。屢爲臺諫所彈劾。而上寵眷不衰。人因稱爲劉棉花。謂其越彈越好用也。今之慶內閣。去冬被資政院三次彈劾。而朝廷乃畀以新內閣總理大臣之任。允宜錫此嘉名。(二)盤石山樵朱承爵。存餘堂詩話云。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構室宇。巧結臺榭。以爲他日游息宴閑之所。然而宦况悠悠。終不獲享其樂。是誠可悲也。白樂天詩云。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乃知樂天真達者也。今之慶那把持朝局。大啓私第。(慶大修海甸別墅。那圈佔金魚胡同)毋乃不達而至可悲耶。顧氏小說。蒐採繁富。意在備史料。資勸懲。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觀於此而益信。

玉泉山以泉得名。在西郊頤和園之右。登山俯瞰。則名園勝景。一覽無遺。其泉純廟題爲天下第一。上橫石額。勒玉泉趵突四字。並舉海內名泉。與斯泉較輕重。分斤析兩。詳

誌下方。皆御筆也。昔元相耶律楚材。晚年自號玉泉老人。想流寓燕京日久。愛其山水。故以爲號焉。

都城有四水爲鎮之說。西北德勝門右之鷄獅潭。東北地安門左之後海。西南宣武門西之太平湖。東南崇文門右之泡子河是也。相傳此四水各據一隅。名義各殊。金元後建城者爲之。其詳不可考矣。

地安門外之鐘鼓樓。舊爲都中最高之樓。相傳此樓初建時。常有火患。後有人建議。樑柱均易木爲鐵。始得無恙。鑄鐘時工久不就。工師將獲咎。後其女躍入冶中。鐘乃成。每至風雨夕。鳴聲甚異。純廟南巡至蘆溝橋駐蹕。聞其聲。以問左右。具陳其故。因封此鐘爲侯。今樓下有廢鐘。一鐵質高丈餘。不知封侯者卽此物否。

土人相傳文信國被繫入燕。居一古刹內樓上。三年不踐燕土。元人逼其下樓。勸降不可。卽於刹內就義。柴市者卽其地名也。後改爲信國祠。在大興縣南境。階石上至今猶有血痕。天雨則見。土人以是卜陰晴焉。又有謂柴市卽菜市者。則未免過於附會。

德勝門內鷄獅潭。一名積石潭。潭旁有寺。寺後有一巨石矗立。相傳爲隕星所化。石上

有鷄獅二形相對。獅形模糊。鷄形最肖。因以名潭。余甚異之。昔日偕友過訪。石則猶是也。而雞獅不可辨識。潭水作深碧色。浣女漁翁。都無所見。延位片時。清風動袂。夏日招涼。殊不惡也。

阜成門外慈惠寺。殿後壁有孔。可透天光。反映人影於壁上。皆倒立。余曾驗之。卽光學折光之理也。

國子監大成殿前階下。有古槐一株。一枝下垂向地。皇帝臨雍。不扶自上。人謂爲孔子筆架。周景王石鼓。在大成門內。韓文公石鼓。在大成門外。元明以來。碑碣甚多。好古者不可不一游也。

吳梅邨祭酒舊宅。在魏染胡同。康熙時湯少宰若曾居之。集聯榜於門。云。旁人錯比楊雄宅。異代應教庾信居。致諷深矣。然其宅址。今不可考。

有和蘭國新聞記者兩人。環游地球。沿途演唱。以取游資。刻已到京。外交團頗致歡迎。十九日晚。在六國飯店。演技唱曲。所得餽金甚豐。一二日卽他行。彼無資而遠游者。可以取法。

廉希憲萬柳堂。在廣渠門內東南隅。地本拈花寺。康熙中更建大悲彌勒二殿。昔日之蓮塘花嶼。渺不可尋。聞國初開博學鴻詞科。海內應徵之士。尙就其地爲文酒之讌。今則臺榭荆榛。衣冠凌替。徒存一萬柳堂舊名。供一二覽古者之感喟而已。

東師起築宮室。其定方無或用正子午線者。雖皇居亦須少斜。俗傳正陽門城西數武。埋有石獸。地安門外橋下有石猪。卽爲京師之正子午線。

護國寺爲元時脫脫丞相府。內有土殿無磚石。元建築物也。相傳脫脫死後。奉勅卽其府建廟。在今慶王府西偏。

京師地方審判廳刑科豫審第三庭。頃判一案。至爲奇特。有彭新義者。控王少唐誣騙其妹之金剛鑽石一顆。涉訟兩年。其控詞大致謂。此石於光緒三十一年。由王姓帶往美國賽會。歸來掉換贗品。此石值銀二十四萬元。至三十萬元左右。佩於身邊。能避鎗砲。石之堅性。用鐵錘砸擊。毫不破損。至掉換之贗品。一砸卽碎等語。廳官詫爲奇談。層層批駁。頗爲明晰。乃後段忽云。查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卽以其罪罪之。此係光緒三十一年之案。卽使所控屬實。亦在兩次恩赦以前等語。然則凡在恩赦以前。所控屬實。

之案。不得不准理。且將科告者以罪。是恩赦不足以示德意。實所以繼詭隨枉善良耳。此批甚長。已載入某日京報。說者謂有此奇特之控詞。不可無此奇特之批語。否則官與民之程度。大有逕庭。不近人情。其何以出治哉。

六月二十三日。都城內外騾車夫。皆釀錢以祭馬王。是日車價昂至數倍。向客婪索。名曰乞福錢。其祭品用全羊一腔。一用豬。謂馬王在教。不享黑牲肉也。其像則四臂三目。猙獰可怖。其神牌則書水草馬明王字樣。或告之曰。汝輩車皆御騾。宜祭騾王。則答曰。騾本馬種。現在騾族雖強。名居馬上。幾於自忘其種。然畢竟不能獨立爲王。故我輩仍祭馬王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

二十五日。則爲祭虫王之期。四郊農民。焚香頂禮。受胙飲福。極求虔敬。有叩以虫王之義者。老農曰。蝗虫額上有王字。虫王卽蝗虫。祭乃祝其勿害苗也。叩者曰。非也。虎名大虫。又名百獸之王。虫王卽猛虎也。撲殺之。惟恐不速。祭於何有。老農曰。蝗害苗。虎害人。二者皆巨害也。雖然虎害猶可。蝗害殺我。今天下虎害多矣。習見不以爲畏。若蝗害則不可思議。故先祭而禳之。異哉。此老農不患虎而惟患蝗。意者蝗之害。更有猛於虎耶。

六月二十五日內閣會奏典禮院官制一摺。有客讀而獻疑曰。摺中屢稱掌院大學士。而是日上諭。惟稱掌院學士。此大字如爲監國攝政王抹去。則政治官報次日錄此摺。卽宜刊落大字。如爲抄奉諭旨時漏寫。則次日亦宜更正。此一疑也。摺中有（隆朝會郊廟之典。協沿襲損益之宜）二句。沿襲損益四字連用。語雖可解。而義實不通。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襲樂。載在經典。足徵典禮之不貴襲也。原文與朝會郊廟對舉。朝會郊廟係四項。沿襲損益係三項。文義亦不相對。沿者襲也。襲者沿也。諛之則曰沿用。斥之則曰抄襲。足徵襲之一字。非美詞也。而隆重之典禮。居然以沿襲爲協宜。此又一疑也。清單內第一條云。（典禮院掌朝廷壇廟陵寢之禮樂。及製造典守事宜。並修明禮樂。更定章制。）此條意在包括全體。而製造典守四字。又爲蛇足。製造神牌。本禮中所有事也。典者常也。典守者卽常守也。簡言之。卽所謂掌也。旣以禮樂並舉。而又特出製造一層。旣以掌字冠前。而又系典守於下。此又一疑也。余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不觀秋輦之翰林。（留學生某檢討。致書何秋輦中丞。誤輦爲輩。聞者已作聯語以譏之。（懷卵之進士乎。留學生某進士。解詩經有女懷春爲懷卵。力詆孔子不刪此淫詞。

盡粵人呼卵爲春也。此而可疑。則將有不勝其疑者。至掌院大學士一節。是日諭中本有協辦大學士字樣。掌院學士無大字。或者省文也。沿襲損益。本爲因革損益撰稿者。慮慶內閣畏革字。故改爲沿襲。此與魏奄之乾兒。以巍巍頌奄。而慮山壓太師頭。移書於下。同一心理。子力詆其不通。而彼益引爲謹慎周密。起以希榮固寵矣。

老妓綠香仙館。近携一雛來。名小綠香。居西河沿金臺旅館二十一號。日以電話通李伯行侍郎處。由十數起至數十起不等。有知其事者云。李初以千金納妓爲妾。後不安於室。復以五百金遣去。與之約曰。汝去一切可許自由。惟不能與我同處一地。妓諾之。此十年前事也。李出使歐洲。妓往來京張間。艷名藉甚。今垂垂老矣。色衰愛弛。門前冷落。車馬稀。而李已由京堂而欽差而侍郎。位尊而金多。意欲此公再收覆水。否則再贈巨資。兩者如俱不可得。卽出其雛應客而已。爲房老。將與此公角逐名利於鞦韆之間。不復顧前約矣。聞李對於此事。頗爲躊躇。都中人言嘖嘖。恐未能以不了了之也。

某錄事貴族也。嘗僞造公文。派某甲某乙等差缺。招搖納賄。或一二百元。或五六百元不等。甲乙等以某炙手可熱。不之疑也。及持公文稟到。始知被騙。大譁。將與某爲難。當

事者既不能准此僞公文。又不敢開罪於某。遂出其恫嚇之手段。謂甲乙等曰。此事咎由自取。若照例懲辦。則行賄與受賄者。厥罪惟均。一面出示。曉諭諸色人等。勿受書吏僞造文件之愚。甲乙等懼再受累。亦相率罷休。而某仍洋洋如平時也。相傳某之父最跋扈。能制其最豪貴之孀嫂。嘗與其嫂借錢。不遂。則乘其出。僞作瘋狀。褫衣相向溺。其嫂大慚阻。後見輒避之。而某又悍然以僞公文騙錢。當事者莫敢誰何。有是父乃有是子。信然。

都中諛術愈出愈奇。一月前聞有甲乙兩人。衣裳楚楚。行至珠市口。雇一最新之騾車。出廣渠門外。車夫某丙。索價一元。許之。衆車夫在旁。皆羨丙之遇。而笑甲乙之愚也。擬俟丙返。索其酒食。後屢覓丙不得。越十餘日。衆見丙之騾車而不見丙。心疑之。就御者詢丙蹤跡。致生口角。警兵干涉。衆告以故。警亦生疑。拉赴廳。詰其購自何人。遂獲甲乙。嚴訊。供稱當時實利其騾車。出東渠門外五里許。共將車夫謀斃。於是覓得車夫屍。而市甲乙於法。

北京日報云。美國人李某。上議院內極年少之議員也。其婦有病。爲醫所割。血虧病劇。

醫云。非得生人血補救。不可復活。李某慨然當流血之任。以救其婦。醫遂割開兩人之血管。以抽氣機聯之。計一小時許。李某之血。輸入其婦之身。約有四十餘兩。李某遂昏。暈不省人事。醫乃止。後數日。李某平復如舊。其婦亦獲更生。李某伉儷之情篤。而醫術之神奇。亦不可思議矣。

偶與客談內務堂十二日傳懿旨申斥事。客笑曰。無他。不過破費四百兩耳。因言郵傳部初立時。旨簡張百熙爲尙書。唐紹怡爲侍郎。張謝恩後。卽拜唐。備致謙詞。唐竟居之不疑。張以其侮己。銜之。次日唐答拜。並請奏調各員。交上銜名單一紙。張唯唯。及奏案發表。單中無一人入選。唐大怒。謁項城。時任軍機大臣。此次兩人皆其保薦。告以故。項城曰。桀秋是余親家。當爲排解。卽赴張處。張見面。大罵唐不置。項城知不可勸。悵然而回。由是兩人交惡。具摺揭參。俱留中。又互請病假不到部。御史某嚴劾之。兩人均着傳旨申斥。唐暗賄太監銀四百兩。按此項諭旨。京官向由太監傳宣。被申斥者。跪聆宣旨畢。太監破口辱詈。狀至不堪。是謂申斥。納賄者免詈。外官則由督撫代宣。無此等狀。張不知也。曾傳張跪聆宣旨畢。太監頓足大罵。混帳王八旦滾下去。張叩首起立。

面無人色。次傳唐申斥。無此狀態。張益恚憤回宅。真成病矣。未幾以憂鬱卒。戊申十月。孝欽德宗相繼賓天。照例十九日內。不准各官遞封奏。編修劉廷榮（大學堂監督）忽破例遞摺（似是調停表禮）傳旨申斥。劉一窮翰林。安有此四百兩私賄。又不能堪此辱。詈意大窘。浼人關說納半數。臨時申斥。僅叱混帳下去。亦所謂半罵也。劉退而告人曰。士可殺不可辱。吾初不料國家有此惡例。





# 清季野史卷二

安吳胡寄塵編

述庵祕錄摘錄

王无生

## 熱河行宮之寶藏

清帝耽安逸多離宮。冬春居大內，夏處熱河，秋處奉天，平時處圓明園。園去城遠，駐園中閣員奉事者，夜半起乘騎，達園鷄猶未鳴耳。閣臣省其事，具奏奉諭，畢閣員馳回。城日尙未午後，園焜中原多故，遂不北巡。奉天熱河設滿員駐守之。二宮多寶藏，熱河尤多。某殿壁嵌桃樹，高逾丈，根柯悉寶石，葉皆翠玉，枝上百餘桃，纍纍下垂，盡紅緞洗也。每桃約重四五兩，又壁嵌明皇墜馬圖，悉玉製，肉色鬚髮袍帶靴騎，大越數尺，精及毫末，莫不妙肖。若天成，最精則明皇黃袍丹裏墜狀袍角掀起，丹略露，有雲譎波詭，頰益三毫之致。一案中虛藏機械，悉祕戲圖，手按人物皆動，髮鬚若活。光緒末宮中興土木，慈禧思移熱河行宮，物入大內，共載一百八十巨車，計二萬數千具入京師。熱河藏異，自後半入內廷，嗚呼中國美術文藝，固印度羅馬匹也。國粹所在，藏於何有安得隆。

裕后建博物院。出寶藏實之。俾中外得有觀感興起。閱資留中央爲教育費。一舉兩善。而乃違老氏多藏之戒也。悲夫。（意大利每年得游覽古物資五六千萬金）

同治帝之軼事

載淳慈禧子。長大頗殊趣。好冶游。及蹴鞠。蹶張諸戲。清制宮中內監有職業。服役外。如弄舟昇輿演劇等。悉內監爲之。載淳喜舞劇。尤喜攢交。攢交須身體靈活。年稍長。輒不能載淳親教。小內監爲之。初習用板凳。小內監橫臥其上。而上以手按其腹。俾圓轉如連環體。稍僵。用手強按之。死者比比。其精者攢交至數十度。錚然有聲。而弗息。一時風尚自梨園供奉。訖各行省。無不喜演劇。攢交自載淳始也。（今則其風已熄）與貝勒載澂尤善。二人皆好著黑衣。娼寮酒館。暨攤肆。之有女子者。徧游之。其病實染毒瘡。頭髮盡脫落。言因發疥瘡致命者誤。甲戌十二月初五夜。載淳死。召恭邸入內。時外間無知者。王入侍衛及內監。隨揜關。越十數重。悉然。至則見陳尸寢宮。慈禧手秉燭。謂恭邸曰。大事至此。奈何。旋手詔載湉入宮。載湉尚幼。輿中猶酣睡也。翌晨宣告帝崩。（載淳小斂懷紙中。尚餘銀盈握。蓋零用未盡者）人始知焉。時風尚攘外。中外臣工。悉恥言

外事道遇側目。睨之。朝臣略知外情。唯恭邸時掌管總署。人譏爲鬼使。時奔訴好順。衆議以攘外稱能。管神機營。人稱爲神差。郭侍郎嵩燾。倡言非是。羣競屏之。載淳居宮中。舐排極力。常命內侍縛藁人。衣冠若洋裝。自彎弓射之。以爲笑樂。故攘外之說。留存通國。至辛丑約成而始息。

### 孝貞后之暴薨

光緒庚寅冬。慈禧病。御醫診無效。詔行省督撫進良醫。直督李鴻章。江督劉坤一。鄂督李瀚章。皆有進。故事兩宮坐朝。東西位。南向。慈禧旣病數月。孝貞后獨視朝。辛亥春三月十日晨。召見軍機。王大臣在樞府者。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左宗棠。尙書。王文韶。協辦。大學士。李鴻藻等。御容和怡。無疾色。但兩頰微赤。軍機退。午後四鐘。內廷忽傳孝貞崩。命樞府諸人速進。向例帝后疾。傳御醫。先詔軍機。悉其事。醫方藥劑。悉由軍機檢視。時去退直五小時。宮廷暴變。諸臣皆大驚。抵宮見孝貞已小斂。而慈禧坐矮凳。言東后向無病。日來未見動靜。何忽暴變至此。諸臣仰慰頓首。出議喪事。曩時后妃薨。卽傳戚屬入內瞻視。後小斂。歷朝以爲常。孝貞薨。椒房無預其事者。衆歎爲創聞。時有伶工

金某者得慈禧寵出入禁闈慈禧疾久未愈孝貞往候至見慈禧與伶臥榻上孝貞痛  
數責之慈禧跽謝遂金伶出宮尋賜死孝貞故喜小食薨日慈禧以糕餅進御逾數時  
薨慈禧亡金家人備述之如此（此次慈禧之病係因生育血崩所致醫治均無效得  
吉林貢人參四枝甚鉅煎服始愈）有此好藥云於此病也

剛毅之貪詐

滿人生性好財其故由餽贈宮闈親貴包衣人嚴主僕之誼主家貧困包衣雖官宰輔  
主至其家則尊事若父母有取欲輒携去弗能較也故滿人應官多貪鄙靡足言者剛  
毅由清文翻譯歷官部郎巡撫不識漢文好瑣屑自謂精能巡撫廣東以甲午入都祝  
嘏（慈禧六旬壽）希大用時內地通用銀廣東獨製銀幣剛謂總辦某道曰爲我製銀  
幣三萬携入都某曰諾製成齎往剛默然至都因內侍獻慈禧且言剛毅知萬壽賞號  
繁特鑄幣以表敬意慈禧故喜譽幣新色可喜遂飭收剛尋入軍機某道亦不敢索償

李蓮英之機警

李蓮英受慈禧寵眷世多知之庚寅歲嘗晤一內務府人備述蓮英爲人有機智能先

知后意故眷注特隆。蓮英直廬逼后宮后嘗往視之。直廬坐椅凡十而經后坐者八。椅經后坐用黃緞蒙其上故可數云。慈禧暮年好靜默不樂言語。蓮英先意承志飲湯藥餌器玩服御皆先時備。寘靡少差。蓮英假日代事內監必鞭撻無完膚。至有泣求其銷假以弭禍者。故慈禧在日蓮英無數時去左右他監給事宮中雖嫉之亦無如何也。一日慈禧至奔訴邸道見門帖總管李寓四字側觀久之。至邸蓮英乞數時假旋舍還稟命慈禧曰某在內廷當差久小內監不謹妄帖總管等字某旋舍已痛笞乞交內務府嚴辦警餘者慈禧笑曰爾已辦甚善何必再交該府乎。蓮英故給事奔訴邸奔訴眷戚尤親密咸豐末奔訴頗惡慈禧與肅順言有鈞弋之語蓮英知其意夜由犬穴往奔訴妻所達上言奔訴妻次晨携載淳問安笑排解之慈禧終身感奔訴夫婦之惠故一立戰牯再立溥儀而蓮英給事宮中垂五十載恩眷弗替固由機警使然亦由投報鈞弋語以致之也。

慈禧后致疑於奔訴

慈禧與奔訴福晉爲女舅弟自解釋鈞弋語後尤親厚載淳死立載牯爲後所以報也。

然慈禧常致疑。奔訴夫婦載涪御極。非奉詔弗與一面。奔訴妻常飲泣自嘆。以爲恨。載涪大婚數稔。無嗣息。屢有離間者。言醇邸有古柏。長幹被蔭數畝。堪輿言王氣當更出。皇帝慈禧一日經騶從往邸。奔訴踞迎。后問聞爾宅有老柏。信乎。奔訴曰。諾。后徑至樹下。徘徊瞻望良久。始去。越數日。復至。又如之。謂奔訴曰。吾園中構巨殿。中梁無佳材。此柏修直可數丈。用以爲梁。誠美選矣。奔訴叩首曰。唯大后命。乃具酒張讌樹下。命工師伐之。未半。樹崩出飛蛇數十。其一墮后前。后驚罷酒。乘輿還宮。數日弗視朝。奔訴病亟。直督李鴻章薦醫往視。奔訴弗與診脈。詔醫曰。君歸致言少荃（李鴻章字）予疾弗起矣。太后顧念予日倩御醫診視數次。藥餌醫單。悉內廷頒出。予無延醫權。而病日深。旋泣然問曰。有壯盛男子多所娶而不育者。曷故。醫驚問。王謂誰。奔訴枕畔精豎。擊指曰。今上。於是知載涪永無嗣續信矣。奔訴病后往視。必携載涪。暮必携載涪偕返。載涪歸必怒杖內監。擊宮中什具。幾罄。人多譏載涪失狂。不知實有以致之。專制之滅等人道如此。

慈禧時宮中賄賂風行爲歷史罕見。皇帝每日問安一次。索賄五十金。后妃以次各有差。宮眷苦之家素封。輒與津貼。貧瘠有因以致命者。近侍詞臣。訖行省督撫司道等有進獻。或賜膳。觀劇。悉納之。稱宮門費。清介無蓄積者。每不屑爲。南書房翰林。本內廷文學供奉。至清苦。且爲翰林高選。宮廷賞賚寶翰。及代擬應奉文字。內侍傳旨繳進。則文房翰林。件與賄賂偕往。此經手內監所復。卽邀御賞。否則沈沒其物。恩眷亦漸疎焉。太后帝生辰三節。王大臣督撫等例進如意。督撫現任者有此制。開缺不能。及貢物。由內務府內監等遞進。甲午剛毅入樞垣。製鐵花屏風十二面。進御時。中外餽獻多。太后年高。爛閱之。剛毅賂近侍。寘屏風宮中御道側。輦駕過。內侍奏剛毅進屏風。鐵花殊精奇。老佛爺曾賞覽否。后命寘寢宮。剛毅自此眷遇益隆。

### 剛毅之籌國

剛毅旣入樞府。慈禧殊重之。戊戌新黨敗。載湫幽瀛台。朝廷頗欲蒐羅各省庫藏。充揮霍。剛毅喜事挑剔。以爲能也。命查各省庫藏。節冗費。剛毅旣至江甯。調查鹽務釐金。及地方行政簿。昏昧弗省。但勒令運司五岸督銷。鹽釐掣驗。各認增若干。多者贊稱之。其

實該管官增數。方私橐殊無加損。長官督之於屬僚。屬僚督之於吏役。最瘠唯行坐商人而已。私增查倉編港上號等名目。向以十金取給者。此後須增五六金甫了之。吏役橫暴。目無法紀。謂朝廷加稅。不得不爾。其實彼等私橐纍纍也。厘金總辦缺人。贛人某道。九月增十萬金。覲得差。既諾焉。而某道言。月可增十二萬金。遂奪彼與此。江甯五方雜居。頗患盜。縣捕不足供任。使設保甲局助之。歲費才六七千金。（光緒末設警察局。歲費約二十萬。而此時猶以保甲局歲費六七千金爲多。）剛毅徑裁之。後盜賊橫佚。白晝行劫。抵粵東設施。一如江甯。藩司弗審。剛意聞。剛至。日督員吏會計鈎覈。時盛暑。剛將入都覆命。謂曰。君奚苦。天下事殊易辦。日祇須兩句鍾著坎肩。（北人謂背心之稱。）挽將辮子。一小童掌扇。則諸事畢焉。藩司會其意。因潤色了之。剛毅此行殊得意。歸裝頗豐富云。

光緒帝之幾廢

載湫之立也。實以慈禧獨斷。其母福晉。慈禧女弟。至相得。繼頗疑之。福晉常引爲憾。載湫既長。奔訴時誠之。謂一家百口。皆老佛爺之賜。（宮中稱慈禧爲老佛爺。沿蒙古俗。

也。載湉愨直如故。上書房總師傅翁同龢亦頻以民間疾苦外交之事誘勉載湉。載湉嘗言我不能爲亡國之君。語侵慈禧。而廢立之說興焉。時坤宮與載湉弗睦。頻以讒間達慈禧。故事機益迫。甲午清兵潰。軍艦被擄。吳大澂魏光燾督師關外。劉坤一督師關內。李鴻章議約多喪失。幾定約焉。翰林學士文廷式習聞宮中諸事。知內憂外患交乘。國將覆。往見坤一。請力爭約款。坤一未會意。謂弱國無權利可言。廷式請屏左右。以廢立之說相告。且謂宮中蓄謀久。榮祿以疆臣督兵。將不應恫之。慈禧有所作。每詢疆臣等意思若何。是宮中滋忌者。疆臣疆臣資高負宿望者。今唯公。某知爭約必不成。俾內廷因斷斷爭約。知廢立之難實行。則曲突度秦之效見焉。坤一囑廷式代起草。而廢立之謀因止。次年又有立溥儀爲大阿哥之事。先是將廢立事詢榮祿。榮祿謂須探外人暨疆臣意見。乃命李鴻章探外使。而法使首弗允。時外報屬騰廢立之說。卽指此。電詢劉坤一。覆稱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扶危定傾。責任公等。而廢立之事遂不成。是時華僑及滬商經蓮珊陳夢坡悉有電爭。

恭忠親王諫復建圓明園

圓明園起雍正朝。事成於乾隆。閎敞壯麗冠中國。清制宮中祖制嚴。興居有時。飲食服御有常度。帝恆苦之。時巡幸熱河。臨清變後。則罕幸熱河。而常駐園。后暨妃嬪皇子悉侍焉。咸豐末。園燬。載淳御極。洪金田事敗。張樂行賴汝光先後斃。內外頌承平。慈禧載淳思所以爲樂者。於是重建圓明園之說起。時交涉日棘。庫無儲蓄。諫言不行。恭忠親王坦然力爭之。一日叩宮門請見。載淳知爲園事也。問曰。亦來爲阻建園乎。朕志久決。亦何必拂太后意。（太后謂慈禧）且朕居彼與爾等討論國是亦甚善。恭王叩首言。當今內患雖平。外難日亟。庫藏無存蓄。圓明園憲純兩廟所修。當時財力遠過今日。且純廟諭旨。後世子孫勿得踵事華飾。今建園簡陋。無以備翠華之臨。幸復舊則國幣不足。以某之愚。不若少緩便。載淳默良久。臥榻上。王更言祖制不可失。歷數所以訓儉者。時載淳好著黑色衣。謂曰。爾熟祖訓。於朕事尙有說乎。王曰。帝此衣卽非祖制也。（宮中制色衣無黑色）因誡載淳勿微行。引白龍余且事釋之。載淳曰。朕此衣同載澂一色。爾乃不誠。澂而來諫朕。（載澂王之子也）爾姑退。朕有後命。旋召大學士文祥入。且坐正殿曰。朕有旨。勿展視。下與軍機公閱。速行之。文祥知其怒。拆視則殺王詔也。文祥碰

頭再三請終弗懌。文祥退叩太后宮泣訴之。太后曰：爾勿言。將詔與予殺王之事。乃寢。瓦德西考試書院生。

庚子聯軍入都。君臣皆遜。閭閻悚懼。罔知所屆。乃招本國紳士助理事。設警察巡邏等。軍政仍聯軍自掌之。紳士備顧問而已。或謂瓦滿清蒐人材。在八股試帖。將相悉取給之。瓦乃考試金臺書院。示期懸榜。如書文題以不教民戰。詩題飛旆入秦中。試日人數溢額。瓦爲評判甲乙之。考得獎金者。咸忻忻有喜色。

### 慈禧於滿族及內侍

滿清自開國。重用滿而輕視漢人。不曰漢兒庸懦喜名譽。卽曰吾滿勿沾染漢人習氣。洪金田起。曾胡左李次第蕩平之。滿員具武功者。塔齊布多隆阿外。無稍露頭角者。慈禧秉政。封疆重寄。治兵提鎮。漢員所擅位。實約十分之九。滿員唯佔海關監督織造等。以多包供宮中而已。甲申後。興海軍。建衙署於天津。奔訢統之。李鴻章爲副。實則奔訢無所知。聽鴻章規畫如傀儡然。甲午清師潰。承恩公桂祥。僅命其巡邊。閱月召還。慈禧故威重。宮中內監過誤。輒杖殫。一歲不可數計。次給杖謫弗少貸。李蓮英之入宮也。最

久最能審慈禧意。先充梳頭房內監。繼以服勤加總管二品頂帶。故制內監通外事。宮中杖斃。錫職勿得越三品。蓮英以謹事承慈禧寵眷。論者輒不得直。實爲內監異數云。

珍妃墜井

載湉有二妃。曰瑾。曰珍。瑾妃性婉懸而珍妃急切。時宮中林索無藝。凡問安聽劇賞物。悉有費。二妃本姊妹。載湉寵瑾妃。時津貼之。珍妃不能耐。一日叩慈禧宮。極陳宮中使。用鉅種種擾害。偶侵內監。拳匪事起。七月念夜。語見軍機。畢兩宮暨后妃易微服將行。慈禧謂珍妃曰。予將率爾行。拳衆如蟻。土匪漸起。爾年尙韶稚。其實二妃年相若。誠莫知所謂。倘遭污。莫如死。時宮中擾攘。內監總管崔某。遽牽珍妃。氈裹推諸井。次年回鑾。崔猶充內監總管。慈禧愴然曰。予嚮言珍妃遭亂。莫如死。非必死珍妃。乃一時之言。而崔某遽墮之井。予今見崔某。輒心怦怦動。時外間傳言宮中常見鬼非也。因謫崔海子某處內監。調李蓮英內監總管。戊申慈禧死。李蓮英出宮。崔求內用。監國載灃曰。崔某係太后宸斷。屏斥遠處。今大喪在殯。予不忍召還。崔某自省其愆可矣。事遂寢。

清師入關。謂滿人武健。非漢兒比。于邊要暨腹省設駐防。屋舍園圃具。月給餉糈。逮子孫。編馬甲。命將軍統之。督撫弗得過問。訴訟由理事同知專掌。而京師八旗兵。則專設步軍統領神機營。由王大臣督之。漢官無與其事者。（壬午左宗棠以漢大學士領神機營。是特制。）庚子。清帝及太后等西行。親率八旗兵道關外數日。師駐不肯行。慈禱后。問曷不行。衆以餉糈乏缺對。后曰。易事耳。第屬駕。朕當給爾。翌日。師駐又不行。后問衆言。吾等有餉糈。而妻子留京師。生機全喪。將飢死。願回京與共命。溫旨勉之。六師行。時陝甘總督魏光燾勤王。名甘軍。藩司岑春煊督領之。由草地（關外總名）至。御駕過。忽滿兵飛彈中后輿。玻璃悉震。后怒。命春煊率兵擒數人斬之。飭八旗兵退五里外。勿得近乘輿。而命春煊督甘軍導從達西安。次年北旋。先遣八旗兵回都。駕後行。禁城禁衛軍。以提督姜桂題統之。法軍官乘醉闖禁門。兵士向阻弗應。反用槍擬兵。兵舉槍斃之。事聞。慈禱大驚。姜往訴法使。導指其處實。誣之。使命昇尸返。而仍謝姜。慈禱喟然曰。此八旗兵所不能。而姜軍優爲之。漢人終勝於吾滿也。必焉。

清室軼聞

遠生

清隆裕后之喪也。內外人士皆表哀悼崇敬之意。此亦亡朝史中所未有也。記者歷訪通習清宮中情事者彙誌於左。其所言敢保證其八九皆實也。

清隆裕后爲西太后之內姪女。西太后自以西宮出身。故必欲以家人爲德宗后。德宗最先已有專寵珍妃。又頗不屬意於后。顧以西后強迫指定。遂勉奉之。末路之帝王。其家庭悲慘之運命。乃至非普通尋常人家所有。德宗既不見悅於西后。自戊戌變政後。囚置瀛台。身同俘虜。隆裕既非其所悅。一日盛怒。乃至親將其髮簪擲碎。簪蓋乾隆時遺物。隆裕乃以苦訴於西后。西后亦無多語。但令移居己之別室。自此一事以後。隆裕蓋與光緒隔置。其年月雖不可考。蓋終帝之身亦十年矣。

隆裕入宮之後。幾同離異。又值西后淫威四極之下。故隆裕之軼聞遺事。莫可得聞。惟光緒被虐之慘况。則頗有聞于外者。昔汪君穰卿與一宮中修電綫者相識。此人歷述禁聞。汪君之筆記。乃至一大冊子。中有二事。頗駭聽聞。一日城內某牙醫家。忽有一人以脫齒一枚。令其鑲配。醫謂非面見脫齒之人。無法鑲治。此人乃携以偕往。至宮中一極遠極深之處。見一人服青布袍。獨坐座上。面色慘黑。痛苦之狀。目不忍見。口齒上津

津血液溢露。醫乃爲之鑲配而出。初意但以爲宮中太監。不知其爲誰某也。翌日此導引之人來訪。謂昨鑲牙甚善。今已無苦。命我予君以一荷包。及四兩銀子。醫謝而受之。至又翌日。忽另有一人。倉皇來訪。謂汝某日曾入宮鑲牙。信乎。導引者我兄也。今已以此獲禍。被撲殺矣。屍骸擲露。無錢買棺。如何。如何。言已痛哭。醫乃知牙痛者卽爲光緒皇帝。乃係被西后打脫。后又怒此監私引醫人爲之已痛。故撲殺之也。又一日。光緒往請西后安。后方食湯圓。問汝已食乎。不敢云已食。則謹跪對曰。尙未。后即賜食若干枚。問已飽乎。不敢云已飽。亦謹對曰。尙未。乃更賜食。如此者數四。腹脹不能盡食。乃盡以私匿之於袖口中。歸而湯圓滿袖。淋漓滿於其身。乃命太監換小衫。而其私服盡爲西后搜去。此時乃無衫可換。因忍其狼藉而著之。後由監展轉以外間小衫進。乃得易衣。溥倫曾有一次見西后時。亦遇后進食。所受之窘。如光緒帝歸而腹滿氣塞。大病四十餘日而後愈。蓋西后極饕餮。若賜食不食。則震怒矣。黑暗專制之下。之帝子王孫。其被荼毒有如此者。

光緒既被西后之虐禁。不得與臣工交語。其近支王公亦無敢私謁者。帝乃久瘖思語。

祕置一小箱於南書房中。私與其弟醇王書。令彼此以書面交換通信鑰匙。則二人各一。外人不得開之。其書面大抵言外間瑣屑事。以此筆談而已。此事後亦爲西后所知。怒而禁止。此後並此筆談之自由。亦剝削矣。

光緒逝時。有人見其病室中。陳列極陋。睡一大床。安置北京泥土火爐。裱糊之壁紙。破裂霉爛。蓋下等百姓家所居也。

西后崩時。卽指定立隆裕爲太后。其遺詔中有軍國大事。攝政王當秉承后意辦理之語。故中間曾有垂簾復活之說。然實並無其事。但隆裕頗以攝政所爲不當。詔令入宮申斥。則頗有之。其語亦祕不可聞矣。蓋隆裕尙非有野心者也。

小德張之宮中關係頗爲外間騰播。但據聞小德張確係真正太監。其設法騙取宮中之錢。則實有之。先此宮中有佛殿數座。自西后時已曠廢。小德張乃聳魚隆裕修理。報銷至二百餘萬。其時之內務府大臣奎樂峯。自請處分。謂報銷太不實在。隆裕以經手者爲小德張。默然不問。則其深得寵眷可知。又隆裕服闋時。須換青轎。改坐黃轎。製轎之費。至七十餘萬。亦小德張所經手。其時勢燄薰赫。今日民國大官中。蓋多有與之結

義爲兄弟者其姓名尙可歷歷數也。然頗聞自共和宣布後小德張頗謹飭改過世續既漸不能約束一切一日議裁減宮中炭費而內監及內務府人員抗不遵命竟至宮中無炭可燒小德張乃云不礙咱們可到外邊買去。

隆裕病篤時溥倫荐曹某人診其時后蓋被三四重面冷如冰而房中爐火甚熾重幕四周溥倫與醫生汗流如注溥倫謂屋內如此卽好人亦須病何況病人乃稍開放窗幕曹醫開方中有一藥與御醫意見不合曹爭之甚烈其宮中故事御醫與內醫均結合一致溥倫恐有意外小德張乃云無礙我自煎之蓋非復前此之跋扈貪冒矣余親聞某當局者言共和宣布後宮中小監頗持小德張短長甚至以宗社黨相嚇其囊橐頗爲此輩所掠奪及隆裕后逝瑜妃命小德張往見小德張稱疾不往焉。

隆裕后之生平既半生歸於潛廢及共和宣布時言論丰采乃稍爲外間所知后既力主共和（后之所以力主共和者中間自有種種祕密歷史今記者既不能盡知卽知之亦尙未能發表姑略焉）故對於維持大局排斥萬難確有大功勞於我國家不可沒也先是皇族會議時恭王溥偉反對最力翌日乃請獨見后大怒曰國家沒有事的

時候。被他們鬧得如此之糟。今日糟得這宗地步。他們又來鬧了。我是不願意見他們的。遂斥不之見。觀之則后亦甚知其家親貴諸公之罪惡矣。召見其時之內閣時。譚學衡（其時海軍大臣）力謂德宗首創憲政。功德在民。其志未終。隱恨而沒。今太后贊成共和。則上足以繼德宗之遺志。流芳萬世云云。后慨然而道。謂我亦知天下係公產。並非滿洲私物。但滿洲既已遺傳二百餘載。我只求德宗陵寢可以修造。皇室地位不至墜落。則亦無恨。至於皇帝雖小將來大時。自有我擔責任。因此乃有優待皇室條件之發生。及條件既上。隆裕頗以大清皇帝仍稱皇帝。以外國君主之禮條。下無永遠勿替字樣。爲言其態度甚果決。論旨亦極明瞭云。

自共和宣布後。清室宮中。雖仍依樣執行故事。其儀注體例。並發布上諭等。亦一律照舊。顧其近支王公。多紛紛遷居安樂之鄉。醇王自攝政被革。頗積恨於后。至其死之先。未嘗入宮。甚至祭陵祭廟等差。被派之王公。多一律請假。陵差有值。以時休代。新派者不去。舊派者遂永不得歸。以是有私逃者。蓋帝王子孫原則上不得有心肝。不只一陳叔寶也。

自共和宣布後。后居宮中。少與外間人相接。故北京兵變時。亦隱隱只聞砲聲。不知何事。以其父家被劫三四日後。乃有家人報知。頗爲流涕。其先則宮中人祕不使聞知也。又聞后與溥儀（宣統）頗疏隔。養侍之事。一以委之按班（卽奉派服侍之太監）故頗起居無節。飲食不時。按班常挾水菓袋相隨。日食水菓無數云。

后之病始於去年冬間。爲臃脹病。前此壽誕。勉強出御。退後遂至不起。逝世在午前二時。故時方深夜。世續溥倫及醇王皆隨侍。今外間頗傳醇王曾奉其遺詔。有掌管宮中事務之權。而宮中人則有云無之者。以是頗爲彼等一大問題。據聞其時確由溥倫等擬議如此。但須照舊例。述旨而其時后已昏耆。不知人事。續等大聲云云。皆不之省。乃由小德張在枕側大聲而言。謂今世續等以太后欠安宮中事務。請旨命醇王管理。如是者。三后乃微微點頭。良久良久。出一語云。叫皇帝來及抱溥儀。至后乃指之而言曰。太小。你們不要難爲他。如是遂沒。

后逝世後。大總統之優祭。參議院外交團之悼唁。國務院之決定喪服。民國派員之會辦喪事。各黨會團體之議追悼及鑄銅像。並見報章。不須彙述。今宮中喪禮。每日由江

朝宗報告據其所報告之各王公會祭者如下

那王睿王阿王莊王朗貝勒濤貝勒忻貝子振貝子博貝子倫貝子阿貝子倬公倭公澤公麟公達公桂公載澍志公熙貝勒醇王衍聖公孔令貽清臣除太保師傅外亦有舊南書房人都察院人及與內務府有關係者入祭二月二十八日爲祭奠之期國務總理總統代表蔭昌各國務員各局長並各部代表四人均入祭而陸海軍人尤多共計有三百餘人中間頗有前清部員此次隨班入祭享有外國使臣資格之禮遇入宮時禁衛軍舉槍敬禮前攝政王殷勤答禮歸而談述以爲希有之榮者亦一趣事也此中惟前武昌太守梁節庵最爲出色太守公之辯旣在漢口被剪此次垂假辯服反穿皮馬褂入宮撫棺痛哭哀不欲生乃得清旨派爲守護工陵大臣竟其廬墓之志勞乃宣自改革後卽躬耕涿州口不言政事此等人物似比梁爲高一等矣

故宮漫載

劉識微

頤和園紀游（按此記作于清宣統二年）

柴栗棗

宣統二年庚戌十一月十五日予因貢呈書籍赴京約隨俞李兩君乘駟輪馬車出京

西二十餘里之海甸掛甲屯工業教養學堂。當承該堂范雨農監督介紹至頤和園經門房太監總管派一宮監孫石者導之前往。由東角門過仁壽門見殿宇巍巍。上題頰三字曰仁壽殿。甫上台階見有西國男婦數人向管茶點宮監分賞錢物。旁立戴藍頂者詢爲引領西人遊畢而出者也。予三人亦在此處循例茶點畢入殿門。又一宮監導之入門內有院院中卽月台第一層行列四鼎第二層行列二龍二鳳二缸皆銅鑄者殿中有寶座門皆封鎖不能入焉。又西行不數武有一頰題曰水木自親西卽昆明池池之北有樂壽堂焉。堂卽先慈皇太后寢宮堂前亦有月台台上設方棹一上擺水果碟盤約十餘事皆柿子柑子等類。詢爲供奉先皇太后。旁有一亭如花園暖房然內藏柏樹一株似珊瑚狀洵所罕見。又曲折而西廻廊灣轉約數十丈北有山山巔有台曰國華台高數十仞台下有殿題曰排雲殿循階而上石級共十四層月台上行列銅缸銅鼎各四。鉅龍銅鳳各二。殿門旁柱上有聯題曰崧岳大雲垂九如獻頌瀛洲甘雨潤五色呈祥。殿後有閣題曰佛香閣循級而上入偏門門內有石坊一上題七字曰暮靄朝嵐常自寫。又北上至寶雲閣閣如八卦形高約四五丈皆銅鑄者（缺銅窗門二

據宮監云拳亂時被某國兵拿去現無此樣銅故任其缺也。內長方棹一亦然。由閣東下。即太湖假山。山有洞。廻環彎曲。如蟻行九曲珠然。出洞而上。不覺至佛香閣焉。閣中供佛。佛旁二侍者像。皆金色。閣後有亭。題曰衆香界。南出一門。題曰導養正性。門前有短牆。危立山際。伏牆南望。池面皆冰。亭臺樓閣。歷歷如繪。即秦之阿房宮。想亦不過是也。又東下石洞。至一殿。題曰轉輪藏。旁有數亭。亦八方形。內有輪機。高約丈餘。推之旋轉不已。如戲園之舞臺然。又一亭中立一大石碑。題曰萬壽山。峴明湖。六大字。一宮監張姓。向予言老佛爺（指慈禧太后言）在時。每年在此駐蹕。六月某在此供差。已有二年云云。又至德暉殿。頰曰敷光榮慶。至此已入排雲殿之東偏矣。下行數武。與宮監孫石遇。因予入仁壽殿時。又經一張姓宮監導之入。伊在此守候之也。遂與談宮中事。據言伊在園中供差。已二十八年。老佛爺未升天時。園內近二千餘人。現僅六七百人。仍苦不堪言也。予聞之慨然。又西行至一殿。題曰聽鸞殿。殿對面一臺。即先慈皇太后聽戲處。又曲折而東。上至一亭。題曰畫中遊。旁有石洞。入折而出。聳立一石坊。題曰山川映發。使人應接不暇。十字。又至一亭。題曰湖山真意。詢爲先皇太后乘涼御膳處。

宮監孫石曰。此處已在山之巔矣。向北俯視。圍墻外約十里許。卽民間街市。又由亭步至最高處。有一樓。題曰智慧海。對面有圓門三。題曰祇樹林。樓之後面稍低處。（卽北山巔）見有破屋頽垣甚多。詢被西人焚燬者。予驚問其故。孫石手指東北數里外。平地上之短破墻垣曰。彼卽圓明園。係咸豐年間。法人所焚燬。此處係牽連而及之者也。予又詢老佛爺何以不修。孫曰不詳。或留爲記念耶。予嗟嘆久之。又東行山巔數里。路皆鋪以水磨方磚。雖山嶺一起一伏。而平仍如砥。後至一亭。題曰蒼亭。循是而下。至景福閣。詢爲先皇太后御膳小米稀飯處。又過如意莊。平安室。至樂農軒。軒正中有空椅一。卽御座也。後列條几。如民間式。左間有搖椅一。西式也。上覆以黃幔。餘皆尋常器具。亦無他奇。又由此東南下。至矚新樓。涵遠堂。堂前一池。池通山泉。水清而涿涿有聲。恍有碧天深處氣象。曲欄畫楹。備極清幽。眞紅塵不到處也。池旁有堂曰和春堂。堂畔有橋曰知魚橋。橋之四面皆有亭台。點綴其間。河流淅瀝。清而且漪。山陰道亦無能逾之也。又過一院。南北房舍各四五間。南向者內存一船。北向者內藏圖書集成一部。又西行至德和園。內一殿。曰頤樂殿。殿前一大戲台。台高三層。登頂西望。玉蘭堂卽在目。

焉。詢爲德宗景皇帝寢殿。令人觀之。生感。下台至殿東廊階上。少坐飲茶。有二宮監送茶至。衣服破爛不堪。若非在人所難到之處。幾以乞丐視之矣。殿兩邊廂房各十一間。每間界以木板。如戲園之包廂座然。詢爲賞王大臣跪聽戲處。一樓檻宮監。尙屈膝效之。恐予不知故也。茶畢而出。已至仁壽殿之西偏。又南行至昆明湖。循東偏牆而行。約二里。至行宮門。左立一碑。即俗曰織女石。高約四尺。係甲申年立。右臥一牛。即俗曰牽牛。長約四五尺。係銅鑄成者。中有白石台階數層。即先皇太后登小火輪遊昆明湖處。又西行過十七空橋。北行至龍王廟。廟門外東西南三面。皆立有石坊。廟之後。即涵虛堂。堂後即昆明湖。隔池西北望。約二三里。孫石指紅牆而告予曰。彼即石房也。偏西者即玉泉山也。言畢而出。遇宮監二。一老一少。相隨一犬。送予出廟。其形容甚爲憔悴。相與言笑而別。旋經孫宮監引至原路而歸。時已四點半矣。爰誌之以紀勝景云。

頤和園賦

編者案此賦作于清光緒時

楊小歐

大清國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福麗天地。壽齊山河。皇上至

孝薄海謳歌。以爲天子之母。應以天下養。孝養稍闕。其如蒼生何。乃築文王之囿。擇地西山之坡。山曰萬壽園。名頤和。是蓋聖天子之所以養其親。億萬年之所以樂其壽。鳩工庀材。經營結構。殿宇輝煌。山水碧秀。泉石擁翠。林木鬱茂。百物效靈。天工俯就。以媚于天子。以娛我皇太皇者也。園之中。殿開仁壽。仁壽殿爲召見處。閣啓文昌。園內有文昌閣。亭知春色。知春亭。樓倚夕陽。夕佳樓。霞芬之室。玉瀾堂東殿。玉瀾之堂。皇上住所。館宜芸碧。宜芸館皇后住所。榭沁藕香。玉瀾堂西殿爲藕香榭。藻繪呈瑞。恩風扇長。恩風扇長。藻繪呈瑞。八字爲宜芸館東西殿扁額。明目達聰。元音古樂。縱之皦如。以成始作。園曰德和。戲臺宮門。殿號頤樂。看戲處。上下三層。整齊錯落。戲臺分上中下三層。上層顏曰慶演。昌辰中層曰承平。豫泰下層曰驩臚。榮曝。景福高閣。在東山頂上。樂壽華堂。樂壽堂正殿。皇太后住所。亭含新意。殿後半山亭。名含新亭。岫挹芝蒼。樂壽堂院內有巨石高逾丈。厚數尺。寬丈餘。顏曰青芝。岫相傳爲純廟下江南時出獵。見此石愛之。有鉅富某願以石運京。才半道而家產已罄。云石四圍皆滿刻名人詩字也。水木自清。南殿。仁風斯揚。殿西殿有扇

式殿顏曰揚仁風。養雲軒外。軒在山坡。含綠隨香。軒之東殿曰隨香。西曰含綠。意遲雲在。山坡敞廳扁額。川泳雲翔。鐘式門有石刻曰川泳雲飛。半山之坡。了無盡意。無盡意軒。瞰碧圓朗。瞰碧臺圓朗齋。俱在山坡。憑臨俯視。尋雲寫秋。尋雲亭。寫秋軒。俱在半山。別饌風致。千峰擁翠。山上城關。佛殿排雲。排雲殿在山中央。德輝殿下。衆香祇樹。樓琉璃牌南面曰衆香界。北面曰祇樹林。智慧海濱。智慧海在山頂。堂稱介壽。介壽堂爲排雲殿西院。閣聳寶雲。西半山有一殿。凡窗垣梁瓦皆以銅爲之。世稱銅殿爲寶雲閣。雲松巢密。雲松巢在半山。湖山意真。湖山真意爲西山頂頭敞廳扁額。驪黃清聽。聽驪館戲臺名。哇綠成茵。綠哇亭在半山。窩中邵老。半山有邵窩。畫裏游人。西山頭顏曰畫中游。景緻絕佳。蓋至此而仰太虛。清無點塵者矣。尤復樓可借秋。半山有借秋樓。門工邀月。樂壽堂西院門曰邀月門。秋水依稀。寄瀾壯闊。秋水寄瀾皆亭名。舫對鷗盟。藻深魚悅。對鷗舫魚藻軒處所同上。以石爲船。湖中有中西式船。以石爲之。高二層名曰石舫。因貝成闕。山西頭有貝闕。是蓋山色湖光共一樓。鬼斧神工皆叫絕者矣。樂壽堂

西有樓曰山色湖光共一樓有石牌樓曰天地不言工。若乃半水之座。寄瀾之堂。寄瀾堂爲半水座。荇橋虹拱。水座有荇橋。堂殿風涼。有穿堂殿。雲岩烟嶼。蔚翠霏香。荇橋東牌樓東面曰蔚翠西曰霏香。橋西牌樓東曰烟嶼西曰雲岩。可以泛桂棹。流瓊觴。風流水面。荷淨納涼。其他玉帶之橋。湖中有石條十七孔曰玉帶橋爲輪船來往孔道。禪宗之窟。園內佛殿甚多。莊嚴華麗。結構縝密。極天下之大觀。非淺人所能窺萬一。但見三伏無暑。四時皆春。閣巒若劍。草淺成茵。湖水鏡清。山光媚人。魚鳥馴伏。湖中例禁漁獵。魚鴨見人不驚。花木精神。金碧錦繡。縱橫雜陳。光怪陸離。其殿堂也。深邃廣敞。其闔閭也。宮門外右傍爲軍機處。外務部等衙署。左傍爲禦膳房。檔房。以至梨園子弟住宿處。咸在焉。蓋皆爲皇太后駐園時特設。值差衙署。環繞曲折。其垣墻也。文石鉛砌。其康莊也。層樓疊閣。其戲場也。戲臺高數層。輪轉波接。其舟航也。寶塔佛殿。如衆香也。石峒尋丈。如周行也。山上石峒高逾十丈。可拾級而上。湖光山色。渾相當也。玉泉香山。其可望也。山之右爲玉泉山。香山玉泉水甚清潔。皇太后卽飲此水。于以避炎熱。得清涼。覲外使。朝侯王。是乃化工大造。弦穹彼落。策河嶽。

關上方爲之頤養聖德。萬壽無疆者也是用卑太極。陋未央。駕九成。傲建章。軼漢晉。薄齊梁。湘宮無宋。驪宮無唐。而何誇乎迷樓。遑足論乎阿房哉。

望江南

編者案此詞作於于光緒時  
皆咏頤和園故實故錄之

王佑遐

小游仙

排雲立。飛觀聳神霄。雙鶴每邀王母馭。六龍時見玉宸朝。阿閣鳳皇巢。  
山徑轉。雲磴鬱盤紆。聞道鍊顏仙姥健。御風不用日華車。飛佩響瓊裾。  
雲木杪。瑤殿敞山阿。天上也思安樂好。璇題新署小行窩。富貴到烟蘿。  
金闕祕。朝暮降眞仙。甲乙親排承直日。英皇分侍上清延。來往各翩然。  
新漲落。行藻碧參差。偶駕潛虬澆弱水。人間遙指是晴霓。金翠接天西。  
多少事。天上異人間。電入夜城光不滅。月臨蓬島影常圓。雲水共澄鮮。  
壺中靜。揮灑出天眞。題榜少霞官。閣吏侍書南岳召夫人。清極絕纖塵。  
烟外柳。空翠濕衣裾。三塔高低連北鎮。六橋縹緲似西湖。圖畫定誰如。  
屏山曲。雲母繞周遭。玉座重重遮錦幄。琪花密密護仙茅。寒重覺天高。

闌干側。風景更誰同。千步長廊隨曲水。萬株寒翠間鞋紅。迎面碧芙蓉。  
琉璃壁。雲影四周圍。不遣輕塵粘舞席。愛移行幃傍歌臺。羯鼓報花開。  
雲水畔。奇幻絕人寰。泛海靈槎疑化合。出林高閣欲藏山。休作化城看。  
仙路迴。天外望青鸞。最是雲間雞犬樂。因緣分得鼎餘丹。長日守松壇。  
驂鸞路。行近意都迷。柳岸風輕煙絮軟。芝田日煖藥苗肥。雲控漫如飛。  
游仙樂。彈指現林邱。寶氣遠騰天北極。豪情親過海西流。終古不知愁。

記圓明園

霏譚

鉢提

清圓明園在京城西。出平則門三十里。暢春園北里許。世宗藩邸賜園也。聖祖常遊豫  
西郊。次於丹棱沂樂其川原。因明武侯李偉清華園舊址。築暢春園。藩邸賜園故在  
其傍。雍正三年。乃大宮殿朝署之規。以避暑聽政。前臨西山。環以西湖。湖水發原玉泉。  
山曰讌山。度宮牆東流入清河。水經注所謂薊縣西湖綠水澄澹燕之舊池者也。東流  
爲洗馬溝。東南合高粱之水。故魚稻饒衍。陂泉交綺。高宗嗣位。海宇殷闐。八方無事。每  
歲締構。專飾園居。大駕南巡。流覽湖山風景之勝。圖畫以歸。若海甯安爛園。江甯瞻園。

錢塘小有天園。吳縣獅子林。皆仿其制。增置園中。列景四十。以四字題扁者爲一勝區。一區之內。齋館無數。復東拓長春。西闢清漪。離宮別館。月榭風亭。屬之西山。所費不計億萬。園地多明故璫別業。或傳崇禎末。諸奄皆以珍寶窟宅於茲。乾隆間。溶池發金銀數百萬。時國運方興。地不愛寶。上心悅豫。殫精構造。曲盡遊觀之妙。元明以來。未之聞也。每歲夏幸園中。冬初還宮。內廷大臣。賜第相望。文武侍從。並直園林。八直奏對。昕夕往來。絡繹道路。歷雍乾嘉道百餘年於茲矣。文宗初。東南倣擾。上初卽位。求直言。傅勝保。曾國藩。袁甲三。三臣。旣以塞程徐陸。先朝重望。相繼傾覆。始擢用前言事者。各界重任。三臣支柱。敵不犯畿。然迭勝迭敗。東南數省。蹂躪無完土。上閱蒼生之顛沛。慨左右之無人。九年冬。郊宿於齋宮。夜分痛哭。侍臣悽惻。大考翰詹。以宣室前席命題。憂心焦息。傷於禍亂。然後稍自抑解。寄於文酒。以宮中行止有節。尤善園居。冬至入宮。初正卽出。時園中傳有四春之寵。皆漢女。分居亭館。所謂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者也。然上明於科兵。委權閫外。超次用人。海內稱哲。而部院諸臣。無所磨厲。頗襲舊敝。而得肅順敢言自任。故委以謀議。先是道光二十年。英吉利商船。至廣東香港。求通商不得。

又以燒烟起釁。執政議和。予海關稅銀千八百萬。英夷請立約。廣督耆英與議。十年。屆期而徐廣縉督兩廣。英人至廣州。拒不許入。以受封爵。英人恨焉。至入廣州。咸豐元年。法人乘中國多故。復以輪舶直入大沽台。王僧格林沁託團練之名。焚其二船。盡擊走之。敵偵知朝廷本無意備戰。半年再犯天津。僧邸狃於前役。亦稍輕敵。未陣而敵騎長驅矣。十年六月十六日。上方園居。聞夷騎至通州。倉猝率后嬪幸熱河。道路初無供帳。遂出密雲。御食豆乳麥粥。而十七日英兵叩東便門。或有閉城者。聞砲而開。時恭親王任留守。亟請和議。將定。十九日洋兵至圓明園宮門。管園大臣文豐當門說止之。洋兵已去。而奸民乘隙起。文豐趣召守衛禁兵。一無在者。索馬還內。投福海死。奸人乘時縱火。入宮劫掠。洋兵從之。火發三晝夜不熄。初英使巴夏里已拘刑部。和議成以禮釋囚。於是巴夏里仍爲統帥。陳兵仗至禮部。訂約五十七條。予海關稅三千六百萬。英人亦抵償圓明園銀二十萬。而王公覆奏未敢斥言。卽文豐與主事惠豐同死於園。亦不稱殉難。但言遭兵燹而已。未幾文宗晏駕。熱河。穆宗時國家益多故。未敢暇豫。園自是荒廢。仍令宮監管守。兼設參將駐焉。光緒初。頤和園成。故園遂無復問者。今清華學校其

遺址也。清世宗爲皇子當花時迎聖祖至賜園。而高宗年十二以皇孫侍左右。後乃增拓爲圓明園。御製詩常誇樂之。然猶殷殷踵事之戒。勒記園石。仁宣繼世日憂國貧。游豫不屢。文宗稍復園居。慈安后嘗有脫簪之諫。帝亦未嘗不敬納也。庚申之變。遂委榛莽。同治初雙鶴齋尙存。若天地一家春。鏤月開雲臺。朗吟閣諸勝。則皆不可訪尋矣。天地一家春者。慈安后所居。鏤月開雲臺。卽所謂牡丹春也。又園未焚前一歲。相傳上坐寢殿。見白鬚老者。自稱園神。請辭而去。上夢中加神二品銜。明日至祠諭祀之。王湘綺圓明園詞。有句云。妖夢林神辭二品。卽指此也。果未一祺而遭燬。豈與廢固前定歟。同治八年。御史德泰請按戶畝。鱗次捐輸復修。而大臣以侈端將啓。請旨切責謫戍。未行。忿悔自死。自此莫敢言園居者。光緒中葉。赫那拉后移海軍費八千萬。築頤和。鉅麗過疇曩。而不修故園。重違先朝戒也。

記三海 鐵笛亭瑣記

餐英居士

三海中有所謂圍城者。承光殿卽在其上。老栝數株。大可合抱。皆元時物。殿中祠胡神。目光兇射可怖。此佳勝之地。乃崇淫祀。彌復可惜。余凡兩至其地。意皆屬灑台。右轉過

儀鸞殿又過紫光閣。閣中本藏前清勳舊畫象。今則空櫺立壁。間百無一存。庚子時敵兵闌入。撕裂而焚燬之。然其中有和珅象。雖燬之亦無惜。紫光閣前石路宛宛入綠陰中。枯柳半僵。柯葉尙鬱茂。搖蕩半空之上。時方秋初。荷花半殘。綠葉尙彌望。垂至灑台。則長橋虹偃。過橋始得路。階級修廣。可丈許。趣涵元殿路也。橋斷。接以薄板。厚僅指許。稍踐卽動。搖弗甯。橋南北立警察所四。晝夕持械防衛。非防盜也。風景帝自禁中逸出耳。殿中簾幔四垂。積塵盈寸。左右各有配殿。殿廊左轉深黑。似西湖紫雲洞。皆靈石。疊爲小山。上蔽蘿薜。桐栝雜植。不辨柯葉。穿洞而出。石犖确如天然。而補桐書房卽背此山而構。開窗面水。頗幽闐。有山林意。其下水次作數亭。亭柱皆絳。想隔水望此亭。在萬綠中出深紅。足增無數畫境矣。瓊筆島微有山居氣象。奇石皆輦自良嶽。必在金之完顏亮時。彼元帝儉俗。不足以語此。最高有瓊島春陰碑。則乾隆手書也。承露盤絕小。小殿中仍祠胡神。座旁列四泥虎。神人手槎枒。怪狀可笑。殿頂磚塔刻梵字。行人於官墻外已望見之。五龍亭列峙水上。就金鰲玉螭橋觀之。了了。余竟未之到。以日暮匆匆歸。三海中僅歷其二。用待後遊耳。初咸豐帝屬意圓明園。數遊燕其間。庚申爲外兵焚燬。

毅帝既親政。奉東朝旨修圓明園。御史沈淮抗疏力爭。以爲糜費。姚百川繼之。言三海在禁園之下。便於宸遊。毅帝召對。言曰。爾家獨無老母耶。老母偶欲遊適。亦人子分耳。今太后欲少修圓明園避暑。汝獨不肯。問心安乎。姚奏言三海佳。毅帝授與硃筆。曰。汝細疏三海風物果勝於圓明否。姚遂草草對答。時隆寒。皮袖口與筆爲梗。毅帝爲姚上袖口。令竟書。書竟。毅帝曰。吾卽以汝書爲憑。信矣。越日下詔修三海。圓明之役遂罷。嗚呼。栢梁災後宜春起。孰知頤和園之役。乃盡覆海軍之費於其間。此又沈姚二公之所料乎。

慶親王外傳 譯清宣統三年上海泰晤士報

慶親王爲中國最有名望之人物。其在政界。歷有年所。彼二十七年來之歷史。卽爲中國近二十七年之歷史。亦卽爲中國國家歷史中最衰弱不幸之時代。中國由此衰弱不幸之時代。今已稍稍警醒。漸有振作自強之象。政府既百事更新。將來自大有希望。然此等詭譎寡斷卑鄙無能之衰頹老人。是否能導行憲政。使人皆滿意。乃一亟待研究之問題也。設立資政院之舉。早爲國民所稱許。以勤敏之親貴如溥倫者。爲該院總

裁自係正當辦法。及將溥倫調去。而代以年長守舊之滿大員。如世續者。則大爲國人之有思想者所不許可。此則慶新王之爲之也。現在人民皆稱親內閣爲軍機處之改名。軍機領袖慶親王爲新內閣總理大臣。蓋卽俗語所謂換湯不換藥者也。

慶親王者。本非近支宗室。不過一皇族耳。西歷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二號。生於北京。十三歲時。承嗣爲乾隆皇帝第十七皇子之孫。名雖承繼。而其所得權利確與嫡子無異。於是與咸豐皇帝恭親王醇親（王攝政王之父）輩。爲近支兄弟。

彼早年甚貧乏。以其爲中國繪畫山水之能手。兼擅長書法。嘗爲人教讀。且資書畫以餬口。藉以略增其所入。

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咸豐二年）彼爲四品官。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升爲三品。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升二品。一八九四年升頭品。至一千九百零八年（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光緒皇帝晏駕之日。彼竟有皇族領袖之資格。

慶親王之入政界。在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光緒十年）四月十一號。其時彼尙毫

無經驗。自恭親王被黜後。彼卽升授外務大臣。(卽前總理大臣)適值中法戰爭之始。及至戰敗議和。又失去安南之屬地。故彼於當時在大臣中并未得有榮譽。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光緒十一年)六月九號之和約。係由李鴻章簽押。慶王固未嘗親自與議也。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緒十二年)六月二十六號。彼又與康斯登君加訂條約。親自簽押。於是雲南之蒙自。遂闢爲通商口岸。自此四年後。各國公使覲見。彼曾勸皇帝在接見屬國之殿中召見。各國使臣以此爲藐視駐京外官。蓋不過欲使國人心目中。皆知皇帝地位爲至尊之詭計耳。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光緒二十年)二月。封爲王爵。因與日本宣戰之事。翁同龢所撰之大言宣戰書。亦爲彼所認可。致惹全世界人之嘲笑。率至戰敗乞和。光緒皇帝亦以福惠迭乘。對於彼之信任。因之搖動。是年九月二十九號。恭親王又蒙起用爲軍務副大臣。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號。恭親王逝世。彼遂有管理外務之部全權。不數星期。至西七月一號。與英國訂立條約。威海衛遂租與英。其租借期與俄國佔有旅順之期同。是年九月皇帝被廢。立於被保護之地位。一千八百

九十九年（光緒廿五年）之不靖。召董福祥兵進京。一千九百年（光緒廿六年）拳匪起事。時慶王爲總理衙門領袖。方拳匪圍困各使館時。慶王尙在京。故致被困各使館之文件。均有慶王及其他大臣署名。此等公文。後經刊布。然於此時之亂。慶王固不得爲無罪。是年八月十四號。各國聯兵入北京。翌晨慶王隨西太后奔至西安府。三日後抵懷來縣。（譯音）卽奉西太后懿旨。回京與各國議和。於是復入北京。自知有過。常覺胆怯。後幸英人赫德。告以無妨。并認保護之責。遂與各國議和。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七號。和約成。慶王與李鴻章同爲中國政府之代表。因以種種利權分獻各國。蓋和約之成。實出於彼之望外也。和約既訂。舊時總理衙門遂改建。以便與各國全權大臣接洽。如現駐俄京之美國公使勞克希爾君。彼時爲美國駐華專使。日本專使。則爲現任外務大臣之小村侯爵。時皆所謂全權大臣也。總理衙門卽改稱外務部。設尙書一員。侍郎二員。參贊二員。尙書一缺。又爲慶親王所得。故至今仍有管理公務之權。至一千九百零三年（光緒廿九年）四月十三號。榮祿逝世。彼之權勢乃愈大。遂升授軍機領袖大臣。居全國政界最高之地位。又繼榮祿得守陵大臣之要

差。今又簡爲內閣總理大臣。其勢力之大可見矣。彼又嘗爲海軍衙門總監督。觀今日中國海軍之情狀。即可想見當日窳敗之象。又曾充練兵處大臣。亦未有所振作。

中國之緊要條約。彼曾署名者。卽爲一千九百零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號之滿洲條約。此約之附款中。卽有將日本所築東安至奉天之陸軍輕便鐵道。改築一欸。後因中國違背此約。於是日本遂不待中國之許可。自由行動。改築該路。此乃慶親王對於國家之一大罪狀。因此一端。以致有今年俄國爲蒙古事下哀的美敦書於中國之影響。蓋彼雖爲外務大臣。然未嘗稍盡其職務。其待遇各國公使之態度。尤爲世界各國所共惡者。因各國公使之求見。與彼議商各種問題時。彼必不肯在外務部接見。彼爲外務大臣六年。其到部實不滿六次。卽在其邸第接見各國公使之次數。亦甚少。其一種驕矜之氣。求之今世界中。實未有可與比倫者矣。

彼之邸第在皇城之外。北京大小官員。無一不奔走於其門者。蓋卽中國所云其門如市者也。官吏之入邸求見者。又必先納門包與司關者。而後得入。彼之所得更無論矣。蓋彼於官場中實爲一罪大惡極之人。然因得西太后之信任。故得常蒙優遇。身受

格外之恩寵。綜彼之一生。固常與國家患難爲緣。今年已七十三歲。從未做一稍有榮譽之事。御史屢屢參劾之。然均無效。全國報章之於彼。除咒詛而外。幾不見彼之名字。乃彼仍生活如常。且其權勢日國漲大。彼之妻妾之多。卽在華人中。亦可謂僅見。故其家屬之生齒亦甚多。其姻親皆國中之王公大臣。其長子卽此次赴英慶賀英皇加冕之專使載振。爲陝西巡撫。滿人恩壽之婿。其又一子娶山東巡撫孫寶琦之女。是爲親貴中滿漢結婚之第一次。其女公子一嫁與裕祿之長子。裕祿於拳匪亂時爲直隸總督。一千九百年（光緒二十六年）聯軍以砲攻天津。裕祿父子均自盡。時此女尙在北京。爲西太后所寵愛。故常留侍宮中。遂隨西太后逃至西安府。旋又隨兩宮回京。卽居宮中。西太后駕崩。此女仍在宮內。現尙隨侍隆裕太后。彼又因一女與人結婚。遂與民政大臣肅親王有姻婭之關係。又一女嫁那親王。卽喀爾喀蒙古之領袖。又一女嫁蒙古親王普鐵肅（譯音）卽前曾偕達賴喇嘛喇來京覲見者也。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宮 闈 小 說

# 董小宛演義

真戀  
愛的  
風流  
佳話

極香  
豔的  
宮禁  
祕聞

董小宛爲造成清代開國艷史之第一人始則冒辟疆爲之秦淮脫籍後則順治帝爲之五台出家其實極哀艷其情節極離奇當時因文網嚴密僅有紅樓夢一書隱約寫其影事現由胡慈珠君將董小宛之香艷真跡及各方之戀愛痴情編成演義小說共分十六回詳叙當日之角劫情魔悲歡離合令讀者爲之迷魂落魄卷首附精製圖像六幀洵小說界罕觀之佳品也

【全書一冊】

【價洋六角】

分設北京漢口長沙開封廣東江西

# 附錄

以下兩篇不專記清末事故收入附錄

## 多鐸妃劉氏外傳

胡蘊玉

清攝政王多爾袞與順治母結婚。世多傳者。豫親王多鐸之妃劉氏。係虞邑黃氏妻。知者絕少。康熙間。墅西逸叟誌此事。頗詳。刪節爲此篇。當亦清史一中段逸話也。

劉氏小字三季。虞邑之任陽人家。世業儒。伯賡虞守正不阿。不可以非禮于者。仲肇周。狡黠嗜利險人也。劉氏生而聰穎。六歲母死。卽自粧束。父教之書。目了了。捉筆作字。秀雅可愛。學爲筆札。朗朗成章。十歲父死。遂倚兩嫂以居。甫垂髻。嬌艷動人。鄉里稱爲國色。性明敏。遇難處事。一言立決。摒擋家政。過于健婦。兩兄亦善視之。苛于擇壻。十四歲猶未問字也。邑有黃亮功者。以權子母起家。亮功憑祖父之業。握籌持算。所積愈豐。儼然爲一邑之首富。固胸無點墨。大腹賈滿。貯金銀氣也。娶于陳而亡。年四十無子。謀娶劉氏爲繼室。遣媒妁致意賡虞。賡虞不允。且面斥之。肇周利黃多金。極力勸合。賡虞固執。不可。未幾賡虞應幕往山左。適訛言四起。謂朝廷遣使至江浙採民女。婚嫁者一夕。

數百。肇周乘訛言時嫁妹于黃。賡虞回家。肇周詭言官吏已將妹年貌登于冊。急切不能得婿。因黃前有成言。故歸之也。賡虞無可如何。默默而已。劉歸黃。居恒鬱鬱不樂。逾年生一女。劉愛之甚。曰此吾掌上珍。因命之珍。黃五十而無子。肇周子七常育于黃家。意蓋有所屬也。七長好勇鬪狠。喜與無賴遊。劉責之不聽。劉字珍于直塘錢氏。而招贅焉。意蓋因七不肖而託女以終也。七因之愈橫。劉怒逐之。會黃死。七斬衰號于柩前。欲分遺產。劉不與。命有力者擗之門外而閉之戶。七大呼曰。吾必有以報仇。越數日。七果引盜來劫。幸先有備。盜驚而逸。劉有戒心。遂將財穀盡遷直塘而徙居焉。珍在直塘司收。劉在任陽司發。五日而盡。劉擬于翌日起行。是夜難作矣。李成棟將滿洲。率兵縱掠。所過城邑。輒爲殘破。嘗擄婦十餘艘。過嘉定。鄉民焚其艘。婦女死者過半。成棟誓必掠取吳中美妹以償。繼破松江。擇大宅多掠婦女。置于中。旋奉虜命寇粵。令腹心將帥率旗兵千人。名爲松江。實則爲婦女計也。七方投旗下爲走卒。因與旗兵言。劉氏多財。可劫而有也。旗兵言于守將。守將以爲然。乃命偏裨率五百。以七爲鄉導。時劉方封鎖樓房。碌碌竟日。夜與張媪整理細事。件件俱畢。素服淡粧。坐而待旦。俄而炮聲轟天。牆戶

傾塌。旗兵數百人蜂擁而入。啓倉廩空。啓窖藏空。啓衣箱亦空。裨將怒甚。七忽擁劉氏至。于火光中望見劉貌。曰：賴有此耳。不然何以復旗主。遂擄劉氏而去。張媪從之。蓋七不知劉氏遷居。堅執劉氏多財。且欲搜珍。久之竟無獲。旗兵遂殺之。縱火焚黃氏之居。而投七尸于烈焰中。劉被擄至松。守將見其貌美。不敢私。遂留待成棟。居於大宅中。未幾成棟在粵中反正。松江宅中所留婦女悉送至南京。聽本旗發遣。婦三百餘人。劉亦在其中。歸黑都統承管。初至羣聚馬柵中。馬糞熏人。一息難處。劉忍痛雜衆婦女中。泣不欲生。越一日。滿洲媪來矣。滿洲媪者。豫王府中總管老媪也。年七十餘。能漢語。至則集婦女三百餘人。分爲十排。每排約三十餘人。上下睨視久之。選得三十人。令至別所。排列於前。諦視良久。曰：彼太長。此略短。彼過白。此微黑。三十人中復去其半。留十餘人。令至前。視其髮眉耳目口鼻指臂。一一細察。復隔衣而捫其乳。則又去其餘。存者僅五人。乃令五婦列坐。待以茶。殷勤問訊。而細審其音。有一婦音微澁。復去之。僅得四人。而劉與焉。擁四婦登輿。至王府。滿媪謂四婦曰：爾輩當特別看待。而侍婢者挈以來。無妨也。張媪從往焉。劉至王府。謂張媪曰：未亡人含垢忍辱而不死者。欲得與珍相見耳。今

已矣。吾其死乎。言罷大哭。張媪亦相向而泣。俄而王宴。命四婦侍酒。滿媪誠四婦曰。至前各叩首俯伏。命起乃起。慎毋哭泣。致王怒。以取鞭扑。三婦皆如命。伏地不起。屏息莫敢作聲。劉則倚柱而立。側其面不發一語。額光映燈燭。奔奔射人目。眼暈微紅。倍添嬌艷。王異之。問何籍。劉不應。問年幾何。亦不應。問有夫否。又不應。忽放聲大哭曰。我民間寡婦。被韃兵虜。以戀戀一女。故不能遽死。今至此。尙用生爲。盍速殺我。我良家女。決不肯爲奴婢。語罷。撞首于柱。滿媪抱持。且號且踊。鬢髮爲解。髮委地丈餘。王見而異之。諭滿媪曰。善護持。無令悲損。劉始終悲泣不食。張媪私謂滿媪曰。劉痛念女。故悲若此。前在松江。傳聞李兵復掠直塘。今已三旬。女之存亡莫卜。計得一當通信。問於其女。以慰其心。或可小進飲食。滿媪啓於王。王允之。滿媪告劉。命作書寄女。忽霽顏曰。爾累日之言。徒令人悲。惟此言差解意耳。乃作書寄珍曰。我生不辰。疊罹險難。向日送爾河干。竟成長別痛。何可言。自七獸肆毒。擄我往松。幸叨假母慈覆。寢食相依。且許送我歸虞。令母子完聚。按此當是李成棟之守將。恐劉不食而死。設此計以緩其死耳。非真情也。

一不期聖名眷籍。候遺省中。忽又送入掖庭。竟如墜崖之人。不能奮飛。嗟乎珍兒。汝母

至此尙能隱忍以求活哉。所以苟延殘喘。屢遭窘折而不死者。嘗與張媪言。汝是我一點血脈。若不相聞問。而泯泯以死。使汝抱無涯之感也。前在松江。驚聞直塘一帶村落。盡被兵燹。想七獸未遂所欲。故又發縱指使。以勢而揣汝家。亦爲破巢之卵。然究竟是眞是假。尙不免將信將疑。今吾書至。而汝有手書來。則吾知汝之幸。不死于七獸也。吾書至而汝若無手書來。則吾知汝之不幸。而竟死于七獸也。其生其死。決于片楮。專睨歸鴻。自我愁思。若夫煢煢嫠婦。給事掖庭。凡所慰計。皆所素審。彼若辱我下陳。使以鞭箠。非口唾其面。卽頭撞其胸。雖粉吾骨不計也。吾秉性高抗。不肯下人。拚却一死。彼且奈我何。珍兒珍兒。無爲我慮。珍接書未發封。泣曰。不意今日得見母書。發封讀未竟。悲泣不能聲。錢生誤之。泣謂珍曰。事已至此。該將奈何。論大義則妻不得二其夫。論情則女不得死其母。時肇周適至。極力囑珍作書勸劉從王。且言王之威與勢。以畏懼之。珍默默無言。只有啜泣而已。肇周私修書勸劉萬不可執拗。且言家室焚燬。歸亦無以爲生。墮外人萬不可靠云云。私付使者。使者待一日。索珍書急。珍大哭曰。一腔痛血。叫我從何處寫起。惟書母生則兒生。母死而兒死。付之以去。劉知王爲已發書。始飲糜粥。及

回書至。知珍無恙。不覺色喜。而志已稍移矣。適王之妃忽喇氏薨於京邸。訃至。爲位於中堂。凡本旗婦女。皆得臨哭。劉氏亦縞衣素裙。幽姿素質。更覺綽約。忽與王遇。王視之尤異。密語滿媼曰。此婦非長委道地者耶。可善視之。俄而王多賞賜。劉皆不一顧。滿媼跪告曰。王賜宜叩謝。劉忽倒臥於床不起。是日王命劉侍寢。劉大號泣曰。我難婦耳。必欲婢妾蓄我。我何惜一死。張媼惴惴力勸。毋號泣召禍。劉更大號曰。爲婢妾不如死。况未亡人而又爲人婢妾者耶。滿媼曰。王妃已薨。非婢妾也。劉曰。命我侍寢。非婢妾而何。滿媼會意。知劉志已移。特不肯苟且從事耳。越數日。王賜劉金鳳冠一品命服。劉不言。而手受其冠服。是夕張燈作樂。與王行婚禮。是時王年四十。劉年三十五矣。越歲生子。册立爲妃。壻錢氏得劉之奧援。任部曹焉。

樸庵曰。逸叟所記瑣碎。多言黃氏刻薄事。刪節與劉氏無關者。綴述成篇。亦飛燕外傳之流亞也。劉氏慷慨激昂。不顧一死。竟以愛女故。致失身虜酋。此古來盡節者所以貴割愛也。然能要挾立己爲妃。劉亦智矣哉。

二百六十年漢人不服滿人表(苗蠻回獠附)

胡蘊玉

樸庵搜羅二百六十年漢人不服滿人事實。分年列表。既竣作而歎曰。嗚呼。我漢人之國之亡也。至於今已二百六十八年矣。然國雖亡。國民之心終未嘗一日或亡也。夫民心不亡。則雖夷其國都。遷其社稷。廢其制度。戮其人民。而此耿耿不亡之心。足以光復疆土而有餘。况乎以多數民族。伏處於少數民族之下。其亡也不過一時之勝敗。而非帖爾服也。故二百六十年來。吾民族之屢敗屢起。初未嘗一日或息。而滿人仍靦然居我上者。非滿人能力足以支配我漢族四萬萬人。實我少數漢人爲之奔走先後。助桀爲虐耳。嗚呼。張賓執法於石胡之朝。許衡定儀於蒙古之族。漢奸之罪。可勝誅耶。雖然。滿人慣利以漢殺漢之手段。究竟能殺者漢人之身。而不能殺者漢人之心。心不死則國卽與之不死。雖謂二百六十八年吾漢人之國未嘗亡可也。世之讀此表者。可以知吾漢族特立之性矣。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六十一年（明永曆十七年清康熙二年）

四月。帝崩於瀛城。其臣鄭經奉正朔如故。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七十一年（永明曆二十七年清康熙十二年）

十二月吳三桂反正於雲南。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七十二年（明永曆二十八年清康熙十三年）

正月三桂奉崇禎三太子卽位。改元周啓。耿精忠尙之信皆反正。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七十六年（明永曆二十二年清康熙十七年）

三月三桂稱帝。改元昭武。國號大周。八月三桂歿。孫世璠立。改元洪化。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八十一年（明永曆二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

台灣鄭克塽降於清。明正朔亡。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八十五年（明亡後五年清康熙二十七年）

武昌親兵夏逢龍起兵據城。巡撫柯永昇投井死。逢龍自號兵馬大元帥。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零一年（明亡後二十年清康熙四十二年）

湖南鎮筵苗作亂。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零四年（明亡後二十三年清康熙四十五年）

明人李天極改裝長髮。稱文興三年。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十九年（明亡後三十八年清康熙六十年）

臺灣民朱一貴據臺灣稱中興王改元永和。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二十七年（明亡後四十六年清雍正七年）

湖南靖州生員曾靜以書致岳鍾琪說其舉事鍾琪併其書交之被殺。

黃帝元紀四千四百三十年（明亡後四十九年清雍正十年）

臺灣大甲番作亂雲南土司刁興國叛。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三十一年（明亡後五十年清雍正十一年）

貴州黔苗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三十三年（明亡後五十二年清雍正十三年）

下月黔苗後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三十八年（明亡後五十七年清乾隆五年）

湖南廣西猺同起兵。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五十二年（明亡後七十二年清乾隆十九年）

四川資州民陳昆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五十五年（明亡後七十四年清乾隆二十二年）

回酋和卓木叛。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六十二年（明亡後七十七年清乾隆二十九年）

回帝烏什民作亂。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七十二年（明亡後八十二年清乾隆二十九年）

兗州民王倫起義。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七十九年（明亡後八十八年清乾隆四十六年）

蘭州回教徒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八十二年（明亡後九十一年清乾隆四十九年）

甘肅回民張阿渾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八十五年（明亡後九十四年清乾隆五十二年）

台灣民林爽文起兵自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一年（明亡後百年清乾隆五十八年）

白蓮教徒劉之協等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三年（明亡後百二十一年清乾隆六十年）

貴州桐仁苗石柳脚起兵。湖南石三保應之。又鎮筸苗吳半生。乾州苗吳八月等同時並起。八月自稱吳王。

黃帝紀四千四百九十四年（明亡後百二十三年清嘉慶元年）

張正謨起兵湖北。王三槐起兵四川。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五年（明亡後百二十四年清嘉慶二年）

襄陽黃之富與白蓮教首林齊之妻王氏起兵四川。有衆數萬。四川徐天德太平王三槐冷天錄亦起兵應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七年（明亡後百二十六年清嘉慶四年）

江西會黨起於廣昌。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八年（明亡後百二十七年清嘉慶五年）

蔡牽起於閩海。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九年（明亡後百八年清嘉慶六年）

貴川石苗起事。十四寨及楚苗各寨響應。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零一年（明亡後百十年清嘉慶八年）

蔡牽入浙閩。與米潰合。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零二年（明亡後百十一年清嘉慶九年）

蔡牽攻殺清淵州。總兵胡振聲。旋與米潰合攻閩州。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零三年（明亡後百一十二年清嘉慶十年）

陳陝兵變。蒲大方因之起事。大敗清將楊芳。楊遇春之兵於南山。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十一年（明亡後百二十年清嘉慶十八年）

河南李文成直隸林清同時起義攻京師。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一十二年（明亡後百二十一年清嘉慶十九年）

明裔朱七里同胡秉耀謀恢復。不成而死。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念四年（明亡後百三十三年清道光六年）

回曾張格黃爾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二十九年（明亡後百三十八年清道光十一年）

永州錦田黃金龍起兵楚粵。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三十年（明亡後百三十九年清道光十二年）

連州八排獠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四十年（明亡後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二年）

字備李沅發叛清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四十五年（明亡後百五十四年清道光二十七年）

八月。天王洪秀全起兵金田村。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四十八年（明亡後百五十七年清道光三十年）

洪秀全盡克廣西諸城。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四十九年（太平天國元年清咸豐元年）

正月天王洪秀全建號太平天國。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五十一年（太平天國三年清咸豐三年）

二月天王建都金陵。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五十七年（太平天國九年清咸豐九年）

藍天順起兵雲南。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五十九年（太平天國十一年清咸豐十一年）

天王恢復中國十三省清咸豐帝出狩熱河而崩。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六十二年（太平天國十四年清同治三年）

藍天順死于熱屋。天王崩子福瑱嗣位太平天國亡。捻子大起于河南。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六十五年（漢族再亡後三年清同治六年）

捻子敗向回馬化龍起於金積堡。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九十三年（漢族再亡後三十一平清光緒二十一年）

興中會首領孫文謀起兵於廣州事洩不成。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九十八年（漢族再亡後二十六年清光緒二十六年）

五月。湖南志士唐才常謀起兵於漢口。事洩被擒。死之。同時哥老會起於大通。孫文復應於惠州。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一年（漢族再亡後三十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

三月。廣西良兵起。五月餘。杭章炳麟著書痛斥滿州不可爲君。四川鄒容作革民軍應之。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二年（漢族再亡後四十年清光緒三十年）

五月。廣西兵變於柳州。四方響應。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四年（漢族再亡後四十二年清光緒三十二年）

桐城吳樾炸五大臣於北京。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五年（漢族再亡後四十三年光緒三十三年）

徐錫齡槍斃恩銘於安徽。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六年（漢再亡後四十四年光緒三十四年）

態成基謀起兵於安徽不克而走。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八年（漢族再亡後四十六年清宣統二年）

汪兆銘謀炸攝政王於北京未成被拘。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興漢元年清宣統三年）

三月溫生材槍斃孚琦於廣州廣東革命軍起兵不克八月十九黎元洪起義於湖

北克復武漢三鎮旬日間天下響應建立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二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六版

版權  
所有

分發行所

漢口  
廣東  
北京  
長沙  
開封  
江西  
永漢  
楊梅  
萬福  
府學  
前街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印刷者

廣益書局  
上海棋盤街

發行者

廣益書局

編輯者

廣益書局

涇縣胡寄塵

清季野史第一編

【一冊】定價四角

唐宋元明四朝演義

▲唐宋元明：四朝歷史

▲原原本本：莫不詳備

●分回演述：最有興味

●詞意明顯：雅俗咸宜

唐史演義

全書六冊  
定價六角

宋史演義

全書六冊  
定價六角

元史演義

全書四冊  
定價五角

明史演義

全書四冊  
定價四角

小說中更有價值者莫若歷史小說而歷史小說尤以演義為最高尙取材皆由正史立義務在嚴明不假浮夸力求真實其於正史中略者詳之闕者補之不泥於史亦不背於史也卽演義究係小說體裁演釋歷史故事實於翔實中見新穎精警中含趣味簡潔了當明白淺顯方為歷史演義之傑構本局為近今社會通俗計特編唐宋元明四朝演義全書統括前後千餘年之歷史包羅於百數十回之內刪繁就簡兼費剪裁總期購者不嫌其繁重閱者不厭其冗長至每回之緊要處更有精緻圖畫使當時之情事如在目前實足為通俗教育之一助况此種演義尤妙在可合可分合之則四朝銜接一氣相貫分之則每朝起訖各具綫索故分購合購悉無不可



101043283



中華民國捌拾捌年陸月貳壹日購



國家圖書館



001685973

籍